# 弗洛伊德著作选

VISIT…

2 020 8375 2

# 弗洛伊德著作选

约翰·里克曼编
贺明明 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图书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安庆国
封 面 图：朱 岩
插 图：曹 力
装 帧：盛寄萍

走向未来丛书

**弗洛伊德著作选**

贺明明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1/32 印张10.875 插页6 字数1.7千
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7118·155 印数：1—55,500
定价：1.55元

本书根据 1957年 Doubleday Company Inc版译出

**弗洛伊德著作选**

约翰·里克曼 选编

贺明明 译

## 《走向未来》丛书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包遵信　严济慈　杜润生　张黎群　陈一咨
陈翰伯　钟沛璋　侯外庐　钱三强

## 《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金观涛

副主编：陈越光　唐若昕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学良　王小强　王岐山　王军衡
王晓鲁　王　焱　尹蓝天　乐秀成
朱嘉明　朱熹豪　刘　东　刘青峰
严家其　何维凌　张　钢　阮芳赋
陈子伶　陈越光　易小冶　金观涛
秦晓鹰　贾新民　翁永曦　唐若昕
陶德荣　黄江南　董秀玉　樊洪业
戴士和

#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

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页。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 作者简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精神分析的奠基者。他于1856年生于摩拉维亚（现属捷克斯洛伐克），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维也纳度过的，并于1881年在那儿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他在巴黎的夏尔科（J.M.Charcot)的指导下，完成了医学训练（1885—1886），以后与布罗伊尔（J.Breuer）合作发表了第一本著作《歇斯底里现象的心理机制》。他研究了可以转化为意识的隐蔽的情绪能量，先后发表了《梦的解释》（1900）、《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1901）和《性欲理论三讲》（1905）。1906年起与布洛伊勒（E.Bleuer）、荣格（C.G.Jung）、阿德勒（A.Adler）等人合作，同心协力地创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 标题系编辑所加。

（1910），荣格任主席。荣格和阿德勒因为反对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现象根源于性的理论，很快又退出了这个协会。弗洛伊德面对众人的反对仍然坚持自己的理论，创办并编辑了几份精神病学的杂志。他还把对个人的精神分析方法推广到社会与文化，这表现在他以后的著作《图腾与禁忌》（1912—1913）、《错觉的未来》（1927）、《文明及其不满》（1930）、《摩西与一神教》之中。他从纳粹占领区移居英国之后，于1939年去世。弗洛伊德的其他作品有：《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精神分析导论》（1910—1917）、《超越快乐原则》（1920）、《焦虑问题》（1926）、《精神分析导论新教程》（1933）、《精神分析概论》（1940）。

# 第一版前言（英文版）

这本选集的读者最好了解一下我们选辑的原则。

为了使本书成为名副其实的摘要，我们尽量把书的内容限制在精神分析的一般理论范围之内。它阐述了精神分析理论，其中涉及各种本能力量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机制和控制消除心理“张力”或心理紧张的原理。它还论述了心理器官的解剖结构，特别是与本能冲动有关部分的结构，论述了意识，论述了良心，还论述了心理机能的调节或执行。这里也收集了有关神经官能症、精神病以及性格障碍的专门理论的摘录，但只是出于帮助读者理解精神分析一般理论的需要。

我们不想把这种理论赖以建立的证据也包括进来，就是说不包括病例的记录；书中也不包括技术

性很强的讨论，因为离开病例材料的具体细节就无法适当地把握这种讨论的内容。

本书不包括治疗技术是因为别的原因。有不少人肆无忌惮地声称自己是精神分析专家，其实他们的精神分析疗法根本不符合这种医疗技术的精神分析训练原理，他们甚至没有细细研读过这方面的文献。因此我们认为，公开说明这种治疗的程序却不详细说明避免错误所需要的预防措施并不符合公众的利益，而在文摘中又无法兼顾。想阅读病例记录或治疗方法的读者最好直接去看有关的期刊文献和丛书；想学习治疗方法的人可以向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在该国的分会提出申请。

精神分析是具有双重含义的术语。弗洛伊德把它说成“既是治疗神经质和心理障碍的特殊方法，也是关于无意识心理过程的科学，最好称之为深蕴心理学。”这种治疗方法可以触及由于精神创伤而与意识隔绝的无意识部分。

精神分析认识到精神创伤的原因和后果，人们可以根据这一点粗略地把它与心理学其他分支区别开来。这决不意味着精神分析就不考虑快乐，恰恰相反，它阐明了个人由于焦虑和犯罪感如何被剥夺了快乐，剥夺的程度如何，以及如何克服引起焦虑

和犯罪感的心理冲突，恢复快乐的能力。人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心理学面临创伤问题时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精神分析忠于医学的传统，它发现了产生麻烦的根源后就进行最有效的补救——不是提供劝告、鼓励和关于将来的朦胧希望，而是与医学的其他分支一样根据因果关系进行诊断、治疗。

本书想要说明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过程。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标明了年代，以便读者记住每个概念产生的时间。我认为，弗洛伊德思想的演化过程在本书中比任何其他书中都表现得更加明显。

我们努力把精神分析中与心理问题有关的最有用的概念都包括进来。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就是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我们并不奢望在这里“解决全部问题”，只是寻找少量已被透彻研究过的因素，看看它们与新的研究领域有什么关系。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提出问题。弗洛伊德在医学和心理学应用的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仰仗于他能简洁地提出问题。

本书只描绘了主要的茎干，从上面可以生出一些分枝，它们本身无法枝茂叶盛，因为在这样小的篇幅里根本不可能做到既分析问题又对运用的理论工具作适当的解释。许多人对精神分析中最感兴趣

的部分与美学、性格、性生活、宗教、超自然现象、战争、死亡以及其他一些课题有关。

我们提供的这本摘要强调探讨问题的方法而不是那些结论，因为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科学方法是最有价值的贡献。弗洛伊德发展了一种新的理论工具，开辟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这就是人的内部生活。虽然这些发现是在解除精神创伤的过程中作出的，但它们依然有助于我们对日常活动的理解，因为我们的心理生活带有如此浓重的痛苦色彩。谁要是否认精神创伤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谁对心理学或自己的同伴就既不能作出很多贡献也不能得到很多益处。

在编排上还有四点要加以说明：①编者或(英)译者添加的词用方括弧标出；②重要的删节以“……”标出；③为了使译文连贯，有的地方把原著的脚注加到正文中；④文章开头采用印刷体是书或论文的题目，如果采用楷体则表明是一章或一节的题目。

由于句子与段落的删节而使作者本来流畅的论述变得不太畅达，这只好请原作者和读者谅解。我还要提醒大家一句，这本袖珍本只包括弗洛伊德著

作的约二十分之一。

约翰·里克曼

1937年10月

我的指导思想是不为表面的简练、完备与明确而牺牲其他方面，不要掩盖问题，也不要否认还存在缺陷与不能肯定的地方。

没有别的科学工作领域比这个领域更需要人们在提出自己主张时谦虚质朴。虽然任何一门学科都承认这一点，但公众并未有其他奢望。如果天文学的作者向读者表明，自己关于宇宙的知识含糊不清，读者不会因此而垂头丧气。只有心理学是个例外，在这里必须充分考虑到人们对科学探索有一种天生的无能。看来在心理学中，人们不是期望得到知识上的收益，而是想得到其他类型的满足。因此每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每一种不确定性的承认都会成为人们抱怨它的基础。

每一个热爱心理科学的人都必须承受这种困苦……

引自《精神分析导论新教程》

# 目　录

第一版前言（英文版）……（1）

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1910）……（2）
论心理机能的两条原则（1911）……（48）
精神分析中无意识的注释（1912）……（58）
否定（1925）……（70）
一个普遍的病因公式（1895）……（78）
神经症发病机制的类型（1912）……（84）
本能及其变化（1915）……（96）
压抑（1915）……（118）
精神分析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1916）（132）
论自恋：导论（1914）……（142）
悲痛与抑郁（191 ……（168）
超越快乐原则（1920）……（180）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224）
自我与本我（1923）……（274）

译者的话……（306）

# 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

## (1910)

为克拉克大学二十周年校庆而作的五次讲座。

马萨诸塞州，伍斯特，1909年9月。

**第一讲**　女士们，先生们：在新世界的学生面前举办这种讲座对我来说是新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使我感到为难。我有幸使自己的名字与精神分析联系在一起，我的演讲便以精神分析为题。我要对这项新的研究与治疗方法的起源和进一步发展，向你们作一番极其简要的历史回顾。……

当我还是学生，正忙于毕业考试时，一位维也纳的医师，约瑟夫·布罗伊尔博士〔正在试验治疗歇斯底里病人的方法(1880—1882)〕……布罗伊尔博士的病人是位21岁的姑娘，才智出众。她的病经过两年发展之后出现了一系列身心紊乱，需要认真

治疗。她的右侧肢体麻木、严重瘫痪，有时左侧身体也呈同样的病症，还出现了眼球运动障碍，视力也大大减弱。当她想吃东西时，难以保持头部位置，并伴随强烈的神经性咳嗽、恶心。有一次，她接连几个星期丧失了饮水的能力，尽管她遭受干渴的折磨。她的语言能力也减退了，甚至无法说自己的母语，也无法理解。最后，她处于一种“失神”、混乱、谵妄的状态，整个个性发生了改变。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论述这些状态……这些病症最初出现在她照料父亲的时候。她很爱自己的父亲，严重的疾病后来导致了他的死亡。但她被迫放弃照料父亲的义务，因为她自己发病了……

你们不要以为，诊断出病人患了歇斯底里而不是脑组织疾病时，最好采用药物治疗。对于严重的大脑疾病，药物往往无济于事。医生对于歇斯底里完全无能为力。他只能使其保持良性状态，但不知道何时能够治愈、如何才能治愈。因此，确诊一种疾病为歇斯底里，病人的处境没有多大变化，医生的态度却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歇斯底里病人采取的行动与对待器质性疾患的病人不同。他对前者没有对后者一样的兴趣，以为他们遭受的痛苦远不如后者那样严重，对这种看法有必要重新

作出认真的评价……

在这个病例中，布罗伊尔是无可指摘的。他对自己的病人表示同情和兴趣，虽然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帮助她……满怀同情的观察使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些办法，首次有可能为病人提供帮助。值得注意的是，病人处于“失神”或心理变态时，常常自言自语地重复几个词。这些词好象是从她那纷乱繁忙的思绪联想中泄漏出来的。这位医生听出这些词之后就让她处于被催眠的状态，一再对她重复那几个词，并观察由此引起的联想。这些提示使那些在“失神”状态时控制她思想的心理产物又重新出现了，并通过简单的言辞泄露出来。老实说，这是一种幻想，往往有诗一般的美。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白日梦。我们通常把它看成这位守护父亲的姑娘的转折点。每当她产生这些幻想时，她便获得解放，恢复了正常的心理生活。这种健康状况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第二天又出现新的“失神”状态，可以用同样办法与新的幻想联系起来而解除。这就给人留下印象，在“失神”时表现出来的心理变态是源自这类感情冲动的、激动的兴奋的结果。奇怪的是这位病人发病时能够理解英语，并且只能讲英语。这种新疗法被称为“谈话疗法”，或者被戏称为“打扫

烟囱”。

这位医生很快意识到，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暂时驱散重复出现的心理“乌云”，而且可以净化灵魂。如果在催眠时，病人能够回忆起它们最初出现的情形以及有关的联想，就能为它们所引起的情绪提供发泄口，从而使疾病的症状消失。“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病人渴得要命，却突然不能喝水了。并且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她手里拿着一杯水，可是一碰到嘴唇就把它推开，就象得了恐水症一样。显然，在这几秒钟内，她处于失神的状态。她只能吃水果、瓜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来减轻干渴的煎熬。约六星期之后，她终于在催眠中极其厌恶地谈到了自己讨厌的英国保姆。她说，当她走进那位保姆的屋子时，发现保姆的可憎的小狗从杯子里喝水。她出于礼貌保持了沉默。医生发现，在她表达了这种被抑制的强烈愤怒之后，她又想喝水了，而且毫无困难地喝了大量的水。当她从催眠中醒来时，杯子就在她的嘴唇旁边。那些症状就这样永远消失了。”

请允许我对这个试验再罗嗦几句。以前从未有人用这种方法治好过歇斯底里病，或者如此深入地理解它的病因。如果这种猜测能够进一步得到证实，那就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发现，很可能以类似方

式产生的主要症状都可以用这种办法解除。布罗伊尔不遗余力地证明这一点，并以井然有序的方式研究其他更严重症状的病理。情况的确如此，几乎所有的症状都是由带感情色彩的经验产生的，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残余物、沉淀物。我们后来称之为“心理创伤”。把这些症状与当时产生它们的情景联系在一起，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本质。用专业术语来讲，这些症状是留下记忆痕迹的情景“决定”的，不能作随心所欲的解释或者把它们描述成神经症莫名其妙的作用。

只有一种例外的情况我们必须提及。引起这种症状的往往不是一种经验，而是几种经验，也许是许多类似的、重复的心理创伤的共同作用造成了这种后果。这就有必要按照时间的顺序再现记忆中发病的全部过程，当然是以相反的顺序，最初的成为最后的，最后的成为最初的。在没有清除那些后来的记忆之前，要想直接触及最主要最基本的创伤是不可能的……

几年之后，我开始对自己的病人采用布罗伊尔的研究方法和治疗方法，我的经验与他的经验完全吻合……如果你们允许我加以推广的话——在简洁的表述中，这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

些结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歇斯底里病人受到记忆恢复的折磨。他们的症状是某种(创伤性)经验的记忆符号或残迹……他们无法摆脱过去也无法忽略对自己有利的现实。心理生活决定致病创伤的固恋，这实际上是精神病最重要的特点。我应该承认，当你考虑到布罗伊尔的病人的历史时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她的所有创伤都是在她照料自己病重的父亲时造成的，因此她的所有症状只能看成是他患病和死亡的记忆符号；认为与悲伤，与关于死亡的想法的固恋对应的症状，在病人死亡之后不久产生不能说是病理性的，而是正常的情绪行为。我承认：布罗伊尔的病人显示的创伤性情感固恋的确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迄今为止，我们只是解释了歇斯底里症状与病人生活史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进一步考虑布罗伊尔观察到的两个因素，这样可以获得这种疾病发病过程及其治疗方法的启示。先考虑第一个因素，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布罗伊尔的病人的发病情景几乎都是必须抑制强烈的兴奋，而不是用适当的言语和行为提供发泄口。在遇见保姆的小狗的那段经历中，她出于礼貌压制自己，不表露过于强烈的厌恶。她坐在父亲的病榻前，小心谨慎，不对病人流露出自

己的焦虑和痛苦的沮丧。后来，当她在医生面前又重新产生同样的情景时，她曾经压抑的情绪就以一种特殊的力量爆发出来了，象是长期遭受了禁闭一样。当医生努力使这种情景重现时，由该情景引起的症状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在它完全暴露之后，症状就消失了。另一方面，经验表明，当病人在医生面前重新体验与创伤有关的情景时，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情绪未能充分地展开，那么这种过程就没有什么效果。显然，病人的疾病和恢复健康依赖于这种情绪展开的过程。我们认为，把“情绪”看成一个量是合理的，它可以增强、派生和转移。这样就迫使我们得出结论，病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在致病的情景中，情绪无法以正常的方式发泄。疾病的本质在于这些被“囚禁”的情绪发生了一系列反常的变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永久性结果被保持下来，成了心理生活中长期障碍的根源。另一部分变成对身体的反常的支配和抑制，发病时以身体症状表现出来。我们把后一种情形称为“转变性歇斯底里”。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部分心理能量通过支配身体的神经得到疏导，成为“情绪表现”。转变性歇斯底里则使这种带有情绪色彩的心理过程逾常，相当于过分强烈的情绪表现，它以一种新的途

径进行发泄。如果一股水流通过两条渠道，那么当一条渠道出现障碍时，另一条渠道就会溢流。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完成关于歇斯底里的纯心理学理论了，这里我们把情感过程放在第一位。布罗伊尔后来的观察迫使我们把它们归因于另一种意识条件，它在决定该疾病的特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病人在正常状态之外，表现出多种精神状态，“失神”、混乱和性格变化。当她处于正常状态时，完全记不起使她犯病的情景及其与症状之间的联系。她忘记了这些情景，或者说使它们与发病脱离关系。当病人被催眠时(这是有可能的)，可以很费力地使她回忆起这些情景，这种回忆可以使那些症状解除。若不是催眠的实践和试验，对这个事实的解释，将会使人感到极为困惑，通过对催眠现象的研究，一个初看起来有点怪的概念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这就是几种心理组合在同一个人身上是可能的。它们可以是相对独立的，彼此“完全不相干”，这就可能导致意识分裂……以同样的方式完全可以解释歇斯底里病例中的事实。布罗伊尔得出结论，歇斯底里的症状源自特殊的精神状态，他称为“催眠状态”。……以后，我还要说明除催眠状态外的其他影响和过程，但布罗伊尔仅限于这个

因素。

或许，你也会感到布罗伊尔的研究只是给了你一种不完备的理论和对你所观察到的现象的不充分的解释。但是，完备的理论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如果有人观察伊始就给你提供一种没有漏洞的圆满理论，那么你就有更充分的理由表示怀疑。这样的理论只可能是他思辨的产物，而不是对事实公正研究的成果。

**第二讲** ……伟大的法国观察者夏尔科本人并没有创造心理学的理论的意愿。我在1885——1886年曾经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P·雅内首先尝试深入地探索歇斯底里的心理过程。当我们把精神分裂与个性作为理论核心时，我们是在学习他的榜样。雅内根据在法国流行的、有关遗传和退化的理论，提出了一种关于歇斯底里的理论。按照他的观点，歇斯底里是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形式，表现为心理综合机能的先天性“弱点”……

我继续解释布罗伊尔开创的研究，很快形成了关于歇斯底里分裂（或意识分裂）的根源的另一种观点……布罗伊尔所采用的精神发泄法（宣泄

法），预先假设病人必须处于深度的催眠状态中，因为只有在催眠状态中才能获得致病联想的知识，处于正常状态时，无法知道这些知识。催眠作为一种怪诞的、可以说神秘的辅助手段很快就使我感到不快了。当我发现，自己费尽心机也无法使所有的病人进入催眠状态时，就决定放弃催眠术而采用与此无关的精神发泄法。

因为我无法按照自己的希望改变大部分病人的心理状态，我就设法直接在正常状态下治疗他们。这在最初看来是完全没有意义、毫无目标地进行的。困难在于：要从病人那儿发现某些医生和病人都不知道的东西。人们怎么能指望这样的方法获得成功呢？对于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并有启发性的过程的回忆帮助了我，这是我在南希的伯恩海姆诊所里看到的。伯恩海姆向我们显示了，人们处在催眠梦游的情况下如何经历各种经验，然后明显地失去对这些梦游经验的记忆，这些记忆甚至在正常的状态下也能被唤醒。如果向他们询问梦游时的经验，他们一开始会说自己记不得了，但是如果伯恩海姆一直坚持、敦促、肯定他们是知道的，那么每次被遗忘的记忆都会恢复。

我也照此对付自己的病人。当他们宣称什么也

不知道时，我就肯定他们是知道的，让他们把它说出来，我还冒昧提出，当我把手放在病人的前额时，这种记忆就呈现了。我用这种方法而不是用催眠法，成功地从病人那儿知道了在被遗忘的致病情景和它们以后留下的症状之间联系起来需要哪些必要条件。这是一种麻烦的，使人精疲力尽的过程，并且不是一种完善的技术。但是如果我没能从数据中得出明确的结论，我是不会罢休的。我证实了，被遗忘的记忆并没有失去。它们仍然属于病人，准备再现或形成与其他心理内容的联想，但是他们受到某种力量的阻碍，不能成为意识，被迫处于无意识状态。对这种力量存在的假设是有一定把握的，把病人无意识状态的记忆变成有意识状态就要克服这种力，这时病人可以感觉到自己克服它所作的那种努力。人们可以通过病人的抗拒看到这种力的存在，它使病人维持病态。

我关于歇斯底里心理过程的理论正是以这种抗拒的思想为基础的。已经发现，为了治愈病人就有必要克服这种力。以这种治疗为起点，可以构造一种完全确定的理论。正是这种力在目前情况下阻碍被遗忘的思想进入意识，它本身也会导致遗忘，并受到致病经验的压制。我把这种催眠过程称为“压

抑”，并且认为，可以用抗拒的无可否认的存在来证明它。

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这些力究竟是什么，从我们能够认识的歇斯底里致病机制来看，这种压抑的条件是什么？精神发泄法提供的关于致病情形的比较研究，使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在所有这些经验中都产生过一种希望，它与个人的其他欲望尖锐对立，与伦理观念、美学观念、病人个性的自负都不一致。于是产生短时间的冲突，内心斗争的结果是对这种意识中的观念的压抑，来承受这种不一致的希望。于是这种希望因受到意识的压抑而被遗忘。在与“自我”有关的问题中，观念的不一致是产生压抑的动因，伦理与其他个人的自负则是压抑的力量。不一致的希望、冲突的持续会引起强烈的精神痛苦；这种痛苦可以通过压抑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过程就是保护个性的一种手段。

我不想举很多例子，我要告诉你们我处理的病例中的一段经历，其中压抑的条件和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当然出于我的个人原因，我省略了此例的病史，并且删去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考虑。这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深深地依恋于自己不久前死去的父亲，类似于布罗伊尔的病例，她也照料了父亲。当她

的姐姐结婚以后，她对自己的新姐夫非常有好感，这使她很容易感受家庭的温情。她的姐姐不久便得病死亡，当时这位姑娘和她的母亲都不在。在外的亲人很快被叫回来，但没有告诉她们悲痛的实情，当姑娘站在死去的姐姐身边时，不一会她的头脑中便涌现出这样的话："现在他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们可以肯定，这种念头泄露了她对于姐夫深情的意识，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后这种念头就受到了自己厌恶的感情的压抑。这位姑娘得病了，具有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状。我着手治疗这位病人，看来她完全忘记了在她姐姐病床前的景象，和那种曾经产生过的不自然的自我欲望。在治疗过程中她回忆起来了，重新产生了致病时刻深情的激动，于是通过这种方法把她治好了……

我们的理论与雅内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并不认为精神分裂是由于先天性地缺乏某部分精神器官来综合自己的经验，我们用对立的心理力量的冲突来动态地解释它，我们承认它是每一种心理情结抗拒其他情结而主动挣扎的结果。

这样一来，在我们的理论中马上产生了许多问题。心理冲突的情况经常发生，到处可以观察到自我为保护自己不受痛苦记忆的折磨所作出的努力，

其结果并不是精神的分裂。如果说冲突会造成精神分裂，那么我们必须假设它还需要其他的必备条件。我们必须承认，“压抑”的假设并不是心理学理论的结束，而是它的开始。但是我们可以暂时前进一步，而待将来，通过更多的工作使我们的知识完善起来……

根据对歇斯底里病人和其他神经症患者的研究，我们得出结论，他们未能成功地压抑与不相容愿望有关的观念。他们把它从意识和记忆中驱逐出去，从而使自己免除大量的精神痛苦，但是这种被压抑的愿望在无意识中仍然存在，只是在等待机会致活，并且终究会以一种伪装的、难以识别的、并与痛苦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代理人形式、进入意识而不再是一种受压抑的观念，使得病人认为自己通过压抑免除了痛苦。这种被压抑观念的代理人——症状——通过自我的防御而抗拒了进一步的攻击，它不再是一种短期的冲突而成为一种长期的痛苦。我们可以从这种症状中观察到，在剥去它的伪装后，仍可追寻到与原来被压抑的观念相似的残迹。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这种代理人建立的方式。而要治疗它，就必须沿着同样的途径追溯到受压抑的观念。如果这种受压

抑的东西再度进入意识，——这个过程要先克服相当大的阻力——那么就会引起心理的冲突，这正是病人力图避免的。在医生的引导下，冲突能够以比忍受压抑更加愉快的方式结束。有多种适当的方式使冲突和神经症得到愉快的结局，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尝试把几种方法结合起来。要么病人的个性可以相信，他排斥致病愿望是错误的，他本可以全部或部分地接受它；要么这种愿望本身可以指向不被反对的更高目标，即所谓的升华；或者承认这种排斥有正确的动因，是自动的，因而不充分的压抑机制就可以获得更高级的、富有特点的人类心理机能的加强，人们就可以成功地通过有意识的思想来控制愿望。

请原谅我没能更加清晰地表达今天被称为“精神分析”的方法的要点。这种困难不仅仅在于主题的新颖性。

不被接受的愿望尽管受到压抑，还是成功地对无意识留下了影响，关于在压抑失败时和产生代理人或症状时必然存在的主观因素和构造上的因素，我们以后将进一步谈论。

**第三讲** ……在我治疗的病人身上有两种相反的力量：一方面，意识竭力要把被遗忘的，存在于无意识中的经验拉回到意识中来；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抗拒阻止被压抑的观念或者它的相关物进入意识。如果这种抗拒不存在或者非常弱，那么被遗忘的材料就会不带伪装地进入意识。人们很自然会想到，对于一种观念的抗拒越强，伪装就越是彻底。侵入病人意识的思想代替了寻求出路的观念，成为一种症状。它们是受压制观念的新的、人为的、暂时的代理人，抗拒越强这些伪装越彻底。但是，这些代理人必然表现出与作为我们寻求的目标的观念有一定的相似性，因为前者是后者的症状。当抗拒不太强时，根据这种入侵有可能发现我们所要寻求的隐蔽目标。作为一种暗示，它必定与被压抑的观念有关，是对同一事物的间接描述。

我们知道，在正常心理学的例子里总是假定类似的情形会引起同样的经验。其中之一就是机智。根据我对心理分析技术的研究，我必须考虑机智的性质。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故事最初出自英语。

这段轶闻是："两个邪恶的商人投机获得成

功，积聚了大量财富，然后他们竭力挤进上流社会。他们使用的手段之一，是请该城最负盛名、要价最高的艺术家来画象，希望这些画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两幅昂贵的画最初在一次盛大的社交晚会上展出。两位主人把最有影响的鉴赏家和艺术评论家领到挂着肖象的会客室的墙跟前，期待着溢美之词。这位艺术家端详了半天，然后四处张望，好象在寻找什么东西，最后指着两幅画象之间的空处问道：‘那么救世主在哪儿呢？’”……

我们知道，批评家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一对恶棍，好象救世主是在你们中间被钉到十字架上去的。”但是他并没有这样说，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初看起来似乎漫无目的，与要谈的事毫不相干。可是过一会儿，我们就意识到，这是对所攻击目标的隐喻，是它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我们不能期望在这种机智中，去发现我们从理论上设想的病人入侵观念的根源的所有关系，但是我强调，在机智与入侵观念之间有着类似的动机。为什么这位评论家并不直接说出他对那两个无赖的看法呢？因为他除了想直接说出之外，还受到强烈的相反动机的影响。这就是意识到得罪主人的行为很危险，主人可以借助于大量仆人的暴力……因此，这位评论家

并不直接表示出蓄意的攻击，而是以一种伪装的方式，采取一种省略的隐喻。按照我们的假说，当病人产生入侵的观念作为被遗忘观念的代理人时，这一组观念就会开始起作用，而这种被遗忘的观念正是我们所寻求的目标……

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即设计一组观念，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情调，按照苏黎世学派（布罗伊尔、荣格和其他人）的习惯，可以叫做“情结”。于是我们可以说，如果从病人的最近记忆开始，去寻找被压抑的情结（这是我们想竭力发现的），只须病人同我们交流足够数量进入他头脑中的观念。我们让病人按照他自己的愿望讲下去，我们还坚持这样的假说，所有的一切与我们所要寻找的情结都有间接的联系。如果说，这种发现被压抑情结的方法带有太多的偶然性，那么我至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实际上，这种技术还会遇到一些麻烦。病人常常会中断，并声称自己脑中空空如也，没有什么可说了。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的程序就再次被证明是不适用的。但是更加细致的观察表明，这种万念俱尽的状态实际上永远不会出现，这只表明病人受抗拒的影响，撤回或者抛弃所知觉的观念。

伪装成批判这些观念的价值。如果预先告戒病人不要去批判这些观念，就能使病人避免这种情形。他必须说出脑子里想到的任何东西，完全不要有批判性的选择，即便他认为是不重要的、不相干的、毫无意义的，特别是令人不愉快的观念，都要讲出来。有了这些规定，我们才能保证自己可以追溯被压抑的情结……

这种对付病人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时进入头脑中观念的方法，在我们设法扩大意识范围时并不是唯一的技术手段。还有另外两种方法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就是对梦的解释和对病人的失误或者漫不经心的行为的评价……

你们一定记得，我们梦中产生的景象与精神错乱时产生的景象，不仅从表面看非常相似，而且有着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它又与清醒时的正常生活相符。如果有谁认为这些正常感觉形成的错觉，这些妄想和性格的变化是令人惊异和无法理解的，似乎不能算非常荒唐，但说明他对这些病态的心理产物不过是一些最普通的感觉一无所知。

我们在清醒时往往不重视梦，就象精神分析家要病人说出自己头脑中入侵思想时病人的态度一样。显然，我们抵制了它，因为我们很快就把它遗

忘殆尽了。我们对那些并非混乱和毫无意义的梦估价太低，因为是感到它对于我们的个性来讲太陌生……〔但是〕并非所有的梦对于做梦者的性格都陌生到无法理解、混乱不堪。如果你愿意考虑一岁到一岁半孩子的梦，你就会发现它是非常简单和易于解释的。幼儿所梦见的总是自己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这些愿望是在白天产生而没有得到满足的。你不需要什么解释的技能就可以发现这种简单的答案，你只要探索一下孩子在白天（做梦的那个白天）的经验就可以了。如果成年人的梦也和儿童一样，那么他们的梦也是为了满足做梦的那个白天所产生的欲望。这确实是关于梦之谜的最令人满意的解答。事实确实如此，通过对梦的分析可以一步步地排除寻找这种答案的途径上的困难。

在所有反对意见中，最有份量的意见认为，成年人的梦中一般都有无法理解的内容，这些内容很难说是满足哪一种欲望。我们的回答是：这些梦披上了伪装，梦中心理内容的原始含义和实际的表达完全不同。你必须区分梦的显在内容和潜在内容，前者我们只能在早晨模糊地回忆起来，很难用语言描述；后者我们必须假定它存在于无意识之中。这种梦的失真过程和研究歇斯底里病人时所揭示的过

程一样。它说明了，对立的心理力在产生梦和产生症状时起着同样的作用。

梦的显在内容是梦中无意识思想的伪装代理人，也是抗拒的防御力量所致。这些力量在清醒的生活中阻止被压抑的愿望进入意识。甚至在放松的睡眠中，仍然有足够强的力量迫使它们带上某种伪装来掩蔽自己。做梦的人只知道梦的很少一些含义，正如歇斯底里病人对于自己症状的意义及关系了解甚少一样。梦还有潜在思想，它和梦的显在内容之间存在着上述关系，你可以分析自己的梦来证实这点，这个过程正是精神分析的技术。你必须从梦的显在元素的表面联系进行完全的抽象，寻找入侵的思想，按照精神分析的规律，它们是自由联想时由每一个分离的梦的元素产生的。从这种材料就可以发现梦的潜在思想，正如从与病人的症状和记忆有关的幻想来猜测他那被掩盖的情结。当你用这种方法发现了梦的潜在思想时，你立刻会明白，以适用于儿童的规则来解释成年人的梦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替代梦的显在内容的材料就是梦的真实意义，它是通俗易懂的。把它与白天的印象联系起来，就会看到它是一种未得到满足的愿望的满足。于是，我们醒后回忆起来的梦的显在内容便可以描述为被

压抑愿望的伪装满足。

另一种综合的方法亦可洞察梦中无意识的思想伪装成梦的显在内容的过程。我们称这个过程为“梦的工作”。它能最充分地满足我们的理论兴趣，因为再无其他地方可以使我们研究无法预料的心理过程。这种过程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讲，存在于意识与无意识这两个分离的系统之间。在这些新发现的心理过程中，有两种最显著的心理特点的变化，即凝缩和移位，或者重新评价。梦是不同的心理组合彼此反应的一种特殊情形，就和精神分裂的结果一样。在所有的根本点上，它看来与伪装的作用一样，在压抑失败时，伪装使被压抑的情结变为症状。

你可以用自己认为最可靠的方法来分析梦，从而进一步发现，儿童期的印象和经验对人的发展过程有着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在成人的梦中保留童年的全部特性和愿望，包括那些在后来岁月里被迫放弃的愿望。这些在成年人的梦中依然存在，它可以通过发展、压抑、升华和反应的过程打印在你的身上，使你从带有特殊天资和倾向的儿童成长为所谓的正常人、一个受害者，并成为我们痛苦地得到的文明的牺牲品。还要注意这样的事实，从梦的分

析中发现，无意识利用了某种象征主义方法，特别表现在性的情结方面。这种象征主义的一部分性质会因人而异，但有些性质却很典型，看来与我们设想隐藏在神话和传说后面的象征意义一致。通过对梦的研究来发现对于这些象征意义的解释并不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必须提醒你们，不要被下面的反对意见引入迷途，认为焦虑梦的存在与我们关于梦是满足愿望的想法矛盾。除了考虑到在对焦虑梦作出评价之前也需要进行解释，还可以说，一般来讲，焦虑并不是以简单的方式依赖于梦的内容，就象一个人不了解更多的事实，不对神经焦虑症作更多的注意就进行设想那样。焦虑是在被压抑的愿望过分强烈时，自我摆脱这种愿望的一种方式，这在梦中很容易得到解释，就好象欲望过了头而满足了相反的欲望……

我现在谈论一组日常的心理现象，对它们的研究是精神分析技术上的补益。这就是失误（行为乖僻），它发生在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身上，但在后者身上一般没有什么意义。遗忘他本该知道并确实知道的事情（例如暂时遗忘别人姓名），经常出现的口误，在书写和阅读时发生的类似错误，在错误

的条件下完成有目的的行为，丢失或者打碎东西，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以前还没有人从中看到它们在心理上的确定意义。它们通常被看作一种偶然的经验，不留心，不在意或者类似的情形而忽略了。这里还包括那些人们不经心而完成的动作或者姿势。不用说，这些并没有什么心理上的重要性，例如，玩弄一些物体，哼小调，摸一个人的身体或衣服，等等。

这些小事，这些乖僻行为，象某些症状的行为和偶然的行为，在我看来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也象人们一般心照不宣所认可的那样。它们实际上具有某种意义，一般很容易并且肯定可以根据它们所发生的情况来加以解释。它们表示了一种被压抑的冲动或目的，如果可能的话，就隐藏在一个人的意识后面。或者它们完全出自一种被压抑的欲望和情结，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些被压抑的欲望和情结也产生了症状和梦。

由此可知，它们与一系列症状有关，对它们的观察和对梦的观察一样，可以导致我们发现心理生活中隐藏的情结。通过它们可以暴露一个人最深的个人秘密。这种情况在正常人中间能够如此容易，如此普遍地发生，对于这些人总的来讲，压抑是很

成功的。因为它们具有不引人注目、不易觉察的性质。但是它们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因为它们证明了，即使在正常人身上，也存在着压抑和代理人。你们早就注意到了，精神分析专家的特点在于对心理生活中的确定意义有特别强烈的信念。对他来说，没有一种心理表现是无意义的、任意的、没有规律性的……

**第四讲**　……精神分析的研究以惊人的规律性从疾病的症状追溯到来自性生活的印象，从而向我们表明，致病的愿望具有性冲动成分的性质，因而就有必要假定，性的障碍在疾病的致病因子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对两种性别都成立。我知道这种看法不会得到人们由衷的赞同，即使是那些乐于追随我做心理实验的研究者，也倾向于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性因素在致病因素中的地位。他们问我，为什么其他的精神兴奋就不会导致我所描述的压抑和代理人现象的出现。我这样回答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会。我不否认它们也会做到这一点，但是经验表明它们并不具有这种重要性，它们仅仅是加强了性因素的效果，但是无法替代它们……

病人的行为并不能使一个人更加容易地相信，我刚才所表达的观点的正确性。因为他们并不情愿把关于自己性生活的信息告诉我们，而是竭力把它们掩藏起来。对于性方面的事，人们一般是不坦率的。他们不会无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性欲，而是披上一件厚厚的外衣——用谎言编织成的衣服——来掩盖它，好象性世界存在着恶劣的气候。他们并没有错，在我们的文明社会里，太阳和风都不利于性生活的暴露。确实没有人能够无拘束地向邻居展示自己的性生活。但是，当病人懂得在治疗中，可以解除传统的约束，他们就会揭去这种谎言的面纱，这样你便处于唯一能对争论问题作出判断的地位。不幸的是，医生自己在与性生活问题有关的个人关系方面，并不比其他人来得好些。他们中许多人都受到假正经和淫荡的混合物的禁止，这决定了大部分有教养的人在性生活中的行为……

为了透彻地解释和彻底地治疗疾病，分析工作不能只停留在疾病发作时的经验上，而要在每一个案例中追溯到病人的青春期和婴儿期。我们必须找到对以后的疾病起决定作用的印象和环境。只有童年的经验才能解释后来创伤的敏感性，只有这些几乎总是被遗忘的记忆痕迹被发现和意识到，消除疾

病症状才有可能。我们在这里得出的结论与对梦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一致：是童年时期不一致的、被压抑的愿望导致他们的病症。没有这些愿望，对于以后创伤的作用就会正常地解除。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些儿童期强烈的愿望普遍地看成具有性的性质……

难道存在婴儿性欲？你一定这样问，难道童年不是人生中以没有性冲动为特点的阶段？不……性冲动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根本不象福音中的魔鬼进入猪那样。孩子一降临到世上就具有性的冲动和行为，而要通过许多重要的阶段发展才成为所谓成年人正常的性欲。观察这种儿童性行为的表示并不十分困难，然而需要某种技术才不至于忽略它们或者错误地解释它们。……

先撇开你的怀疑，让我们估价一下，早年的婴儿性欲。儿童的性冲动表现得非常复杂，可以分解成许多组成部分，它们有不同的根源，与后来重新产生它们的机能无关。它能够使儿童得到不同种类的快感，其中包括与性的快感类似或者有联系的那些快感。婴儿的性快感主要来自身体某些特定部位的自我兴奋。除了性器官外，还包括肛门和尿道口，以及皮肤和其他敏感的表面。由于在儿童性生

活的第一阶段，这种满足是儿童从自己身体上得到的，与任何其他对象无关，因此我们用哈夫洛克·埃利斯用的一个词“自我淫荡”来命名这个阶段。我们把能够给人以性快感的身体部位称为“性感带”。乳儿的吮吸手指或者动情地吸奶就是一种性感带的自我淫荡。首先科学地观察这种现象的是一位布达佩斯的儿科专家，他的名字叫林德纳。他正确地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性的满足，并且详尽地描述了它如何转化为其它更高级形式的性满足。这个年龄的另外一种性满足是以手淫使性器官兴奋，它对后来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许多人再也不会真正克服它。在这种那种自我淫荡的表现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儿童性快感的冲动成分，或者称作里比多的冲动成分，它假设了第二个人作为自己的对象。这些冲动是成对出现的，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这种组合的典型代表是从施加给人的痛苦中得到快乐（施虐狂），及它的对立面（受虐狂），这里既有主动的快乐也有被动的快乐。从这一对的前者分裂出了对知识的好奇，从后者则产生了对艺术和戏剧的冲动。儿童的其他性表现已经从对象选择的角度论述了，其中第二个人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是自我保存冲动的动机。但是性的

作乐在儿童身上不起什么重要作用。人们可以认为这是儿童的特点，不要因为有一点同性恋的倾向便责怪他们。

儿童的性生活是丰富的，然而是分裂的，每一个单独的冲动都能独立地引起快乐。在以后的发展中，它们会相互联系并按两种最一般的方向组织起来。这样，在接近青春期时，个人的稳定的特点实际上就最终确定下来了。这些单独的冲动服从于生殖器带的霸权地位，于是整个性生活就服从于繁殖后代，而它们得到满足的意义也仅仅在于有助于为真正的性行为作准备或者促进这种行为。另一方面，对象选择压倒了自我淫荡，于是在性生活中，所有性冲动的成分都在所爱的人身上得到了满足。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冲动成分都在性生活的最后定型中起作用。即使在青春期之前，有一些冲动就受到了最有力的压抑。压抑的力量有教育的冲动和羞耻、憎恶这些心理力量。此时，道德品行也得到发展，它象哨兵一样压抑着愿望使其处于屈服的地位。当青春期性欲的高潮来到时，它就遇到了这些作用和抗拒性所形成的堤坝。它们把过分的流量引入所谓的正常渠道，并且使被压抑的冲动不可能复活……

普通病理学中有一句这样的话：每一种发展过程都带有病理倾向的细菌，它可以被抑制、延迟或者完全清除掉。这句话对性机能的发展及其许多并发症来讲也是成立的。在一切人身上，性机能的发展都不是顺利完成的，它总是以倒退或退化的形式留下某种变态或者疾病的种子。完全有可能不是所有的部分冲动都服从于生殖器带的规则。这种冲动仍然保持分离就会产生我们所谓的反常，它可能取代正常的性目标，正如前面所说的，这样就可能无法完全克服自我淫荡，这点为许多障碍所证明。原来与性或性对象等价的东西，就有可能被保留下来使成年人的生活中具有同性恋的倾向。在适当的条件下甚至会上升为排他性的同性恋。这一系列的障碍相当于性机能发展的直接抑制，包括性生活的倒错和一般的幼稚行为，这些情况並非十分罕见。

神经病的倾向也会从性生活发展受到损害而来。神经病与倒错的关系就象正与反。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与倒错同样的冲动成分，情结的承受者有如症状的创造者。这种作用是无意识的。它们受到了压抑，但仍然保留在无意识之中。精神分析专家教导我们，幼年时期冲动的过分强烈的表示会变成一种固恋，从而成为性机能组带上的一个弱点。如果

在以后的生活中正常性机能的实现遇到障碍，那么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压抑就会发生断裂，断裂的地方恰好是幼年固恋产生的地方。

你现在大概会反驳："然而这些并不都是性欲。"我使用的这个词的含义比你们通常理解的含义广泛得多。这一点我乐于承认。但问题在于你们能否不把它的含义仅仅限于生殖这样窄的范围之内。你们牺牲性欲一词的含义，去理解倒错的行为，理解在倒错、神经症与正常性生活之间的联系，但是不肯在其真正意义上承认非常容易观察到的儿童肉体和精神的性生活萌芽。但是，既然你决定使用这个词，那就记住，精神分析家是从完整的意义上来理解性欲，他受到对幼儿性欲估价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儿童的性发展上来。我们还要说许多话，因为我们对于性生活的肉体表现已说了很多，但对其精神表现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儿童最初的对象选择出于他需要帮助。这引起我们进一步的兴趣。他首先依附于他所习惯的每一个人，但是很快就代之以对双亲的依恋，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和对成年人的分析研究，发现儿童与双亲的关系离不开性的辅助兴奋因素。儿童把双

亲，特别是其中的一位作为自己性欲的对象。常常依赖他们对他的刺激，他们的温柔带有非常明显的性欲特点。虽然必须考虑到其目的是受禁止的。一般的规律是：父亲偏爱女儿，母亲偏爱儿子。孩子也对这种情况作出反应，儿子希望自己能够取代父亲，女儿则希望取代母亲。这是双亲与儿女之间的感情。作为它们的结果，在儿童之间不但存在温柔的感情，而且存在敌对的感情。这样建立起来的情结注定会很快受到压抑，但它在无意识中仍会保持很大的影响。我们不得不这样认为，这种情结及其衍生物是神经症的核心情结，因此我们准备在其他的精神生活领域遇到它，其影响也不会小。关于俄底浦斯王的神话是说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赢得自己的母亲作妻子，这只是幼儿性欲的一种稍加变形的表示方法，后来则受到乱伦的阻碍与反对。莎士比亚关于汉姆莱特的故事也是根据乱伦的情结，虽然掩蔽得更为巧妙。当儿童仍然受到未加压抑的核心情结控制时，他就开始了自己精神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为了满足性的兴趣，他开始研究小孩从何而来的问题，并且从他所见到的迹象进行推论，猜测比成人关于真实关系的想象丰富得多的东西。他进行这种探索的兴趣一般是由与他切身有关

的利益引起的，家庭里另一个孩子的诞生，最初会被他看成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受在他身上激活的部分冲动的影响，他会得出一些“儿童性理论”，例如两种性别都有男性生殖器；通过吃东西可以怀上孩子；打开肚子则能生出孩子来；性交则被看成是一种敌意的行为，是压服。

然而正是因为他的性构造不完备，以及女性生殖道的隐蔽，造成他的知识缺陷，使得小探索者的工作以失败告终。这种幼稚的探索本身和由此产生的儿童性理论对于形成儿童的性格和以后的神经病的内容有决定性意义。

儿童把双亲作为首先选择的对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的里比多并不会固定在他首次选择的对象上，而仅仅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原型，在进行真正的对象选择时，从他们身上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只要年轻人结为伴侣在社会上不可避免，就不能回避孩子与双亲关系松懈的问题。当被压抑的行为在部分性冲动中作出选择时，以及后来双亲的影响（它以最基本的方式为压抑提供了材料）减弱时，大量的问题就成为教育的任务，目前确实不能总以最明智、最经济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你不要认为，我们对于儿童性生活和性发展的

解释离开精神分析和神经症的治疗太远。如果你愿意的话，完全可以把精神分析看成是一种克服童年残迹的教育的继续。

**第五讲** ……通过发现婴儿性欲和从神经症的症状追溯到性冲动成分，我们得到几种关于神经症的性质和倾向的意想不到的描述。我们看到，个人得病是由于性要求受到外部障碍和内部缺乏适应性，因为这种要求在现实中是被否定的。于是他逃避成疾，以便求助于代理人来满足他的被否定的愿望。我们认为，疾病的症状中包含个体性活动的全部或部分，我们发现脱离现实的主要倾向也是疾病的主要创伤。我们猜想，病人对于治疗的抗拒性并不是单纯的，而是由许多动机组成。不仅病人的自我竭力反对放弃这些把它从过去的构成变成现在形式的压抑，而且只要性的冲动无法肯定它在现实中得到了更好的东西，它就不会重新宣布它的代理人得到了满足。

从无法满足的现实逃避到我们所谓的疾病中去，（这样说是考虑到它的生物创伤性质），这种情况下个体并非永远得不到快乐。因为病人用倒退

的办法又回到了性生活的早期阶段，这时并不缺乏满足。这种倒退有双重的含义，首先，它是暂时的，这是指里比多或性欲的需要暂时回到了发展的早期阶段；其次是形式的，因为这是用原始的，基本的手段来表达这种需要。这两种倒退都集中在童年，它们的共同点是产生了一种性生活的婴儿条件。

你越是深入地了解神经症的致病原因，你对神经症与人类心理活动的其他产物之间的联系，就会知道得更多，甚至会揭示最有价值的东西。你必须记住，我们人类高度评价自己的文明却又从中受到压抑。我们常常发现现实无法完全满足我们的愿望，于是就保留了一种幻想的生活，我们在这种幻想里满足自己的愿望来弥补现实中的缺陷。在这些幻想中，常常有许多特殊的成分具有个性及其倾向的本质，并且在现实中受到了压抑。有活力的成功者能够通过努力把自己幻想的愿望转变为现实。由于外部世界的压抑和个人的弱点而无法获得成功者就脱离了现实。独自在以幻想满足的世界里避难。他仍然可能在合适的条件下发现在这些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其他联系，而不会由于幼年所受的压抑永远感到陌生。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感到不愉快、却具

有艺术天才，(这仍是一个心理学的谜)，他可以把自己的幻想转化为艺术的创造。于是他逃避了神经症的厄运，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赢回了与现实的联系。只要存在这种与现实世界的对立，而有价值的才能又未获成功或者被证明不够充分，那么随着原先的幻想而来的里比多就会通过压抑激活婴儿愿望产生神经症。在我们的时代，这种神经症代替了世外桃源，那里的人们往往是为了逃避现实，过一种不受欺骗的生活，或者感到自己在生活中太软弱了。让我们在这里指出精神分析在神经症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即：神经症本身并没有特殊的心理内容，它们在健康状态下也能发现，或者用C·G·荣格的话来讲，神经症患者致病的情结与我们健康人的内心斗争是一样的。这种斗争究竟导致健康还是神经症，抑或是对机能亢进的补偿，取决于这些彼此交织的力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关系的量值。……

我仍然没有把最重要的经验告诉你们，这些经验与我们关于神经症患者的性冲动力的假设是一致的。每当我们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在他身上就会出现所谓的移情现象，这就是说他对医生表现出大量的温情，常常也夹杂着敌意，这在现实关系中并没有任何基础，一定是来自病人过去幻想的

愿望，它已成为无意识了。他的感情生活的任何部分都无法在记忆中唤醒，因而只能存在于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中，并且只有在“移情”时，这种存在才能使他相信这些无意识性刺激的存在和力量。对这种症状可以采用一个化学的比喻：早期爱情经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的沉淀物，只有在移情的高温下才能熔解，并转化为其他的心理产物。医生在这种反应中所起的作用，用费伦齐的妙语说，是催化酶的作用，这是一种瞬时性的作用，在整个过程中本身的量保持不变。移情的研究也可以给你理解催眠联想的钥匙，我们最初对病人使用这种方法是作为一种研究无意识的技术手段。那时，催眠表明，它有助于治疗，但对得到有关病例真实性质的科学知识却是一种障碍，因为它在某些领域清除了心理的抗拒，把它们堆积在这些领域疆界那不可攀登的高墙边。你不要认为移情现象是受精神分析治疗的影响才产生的，遗憾的是我不能在这儿过多地谈论这一点。移情是在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自行产生的，当然也包括病人与医生的关系。它到处成为治疗的影响的特殊承受者，人们对它了解得越少，它的作用就越强。精神分析不是创造它，而是把它释放到意识中去，使它有助于心理过程达

到预定的目标。讲到移情，我不能不强调一下，这种现象对于病人和医生确立信念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所坚持的全部观点首先是根据有关移情的经验。我相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我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人只要不进行精神分析，只要没有亲自观察到移情的现象，他就不会承认这种判断……

我认为，从智力上讲，承认精神分析观点的价值有两个障碍：首先我们对于心理生活的严格确定性感到不习惯，这种确定性是毫无例外的；其次是缺乏对于无意识过程的特殊性的认识，它与我们熟悉的意识过程很不相同。对精神分析工作的最普遍的抗拒性都来自后一种因素，无论这项工作针对健康的人还是针对病人。一种抗拒是害怕受到精神分析的伤害，另一种抗拒对把病人被压抑的性冲动唤醒到意识里来感到忧虑，就好象存在一种危险会压倒更高的伦理努力和剥夺他的文化成果。人们可以看到，在病人的心理生活中有令人痛苦的地方，而人们害怕去触及它，这样只会使痛苦增加。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类比，如果触及这些伤口只会引起痛苦，那么最好不要去碰它。但是，一位外科医生情不自禁地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研究患病的位置，他这种侵犯的目的是恢复被延误的健康。没有人会为

这种研究所必然遇到的困难或者手术产生的反应去谴责他，因为这些麻烦只是伴随最终目标而产生的，暂时使病人的条件恶化，为了使他最后得到治愈。这种情况与精神分析酷似，甚至可说是一码事。这种治疗给病人增加的痛苦，比外科手术小得多，尤其是和严重的疾病相比简直可以说微不足道。人们所恐惧的是被压抑的冲动释放出来后会扰乱有教养的性格，其实根本不可能。说到这种焦虑，我们的经验明确告诉我们，一旦压抑失败，愿望的身心力量在无意识状态下会比在意识中强大得多，因此意识到它只会使它的力量削弱。对无意识的愿望是无法施加影响的，它们与相反方向的努力无关，而有意识的愿望则受到某些反对它的有意识愿望的禁止。因此，当压抑失败的时候，精神分析的作用要比最高尚、最有价值的文明努力更为出色。

如果精神分析把那些愿望释放出来会怎样呢？如何才能使它们无害于个人的生活呢？这里有好几种方法，最普通的结果是这种愿望被正确的心理活动消耗掉了，这些活动具有与它相反的更好倾向。用人们控制下的最好方法以谴责来代替压抑。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必须抛弃的绝大部分东西是自我在早期阶段的影响。就个人本身讲，只是压抑

了那些无用的愿望，因为那时他是软弱的，结构也不完备。现在他成熟了，强大了，能够克服那些对他有害的东西而不伤害自己了。精神分析工作的第二个成果也许是揭示了无意识冲动能得到有效的应用，在不受干扰的发展中可以更早地发现这一点。根除婴儿愿望决不是发展的理想目标。神经症患者由于自己的压抑，失去了许多心理能量的源泉，这些能量对于他的性格形成和生活行为非常有价值。我们知道有一种目的明确得多的发展过程，就是所谓的升华。婴儿愿望的兴奋能量通过升华就不会消退而能够得到应用。这时对于特定的兴奋就可以确立一种更高的，显然不再与性有关的目标，而不是一种无用的目标。性本能的成分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能够进行这样的升华，並把它们的性目标转变成为更有活力，更有社会价值的目标。我们也许应该把我们文化的最高成就归功于以这种方式释放的能量。早期的压抑会阻碍被压抑冲动的升华，只有把这种压抑去除，升华的道路才能再度畅通。

我们也不能忽略第三种结果，现在简述如下。被压制的里比多兴奋中确有一部分有权得到直接的满足，並在生活中占有它的地位。我们文明的要求使得很大部分人的生活过分艰难，而且导致对现实

的厌恶並成为神经症的根源，这种过分的性压抑并不会产生过多的文化成果。我们不应该完全忽略我们本性中原始的动物性成分，我们不要忘记，个人的快乐不应该成为我们文化目标的牺牲品。性成分的可塑性表现在它可以进行升华，通过不断的升华可以导致人们取得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文化成就。但是正如机器一样，我们只希望把一部分热量用于转换成为有用的机械能，因而我们不应该企图把性的冲动从它的全部能量与特定的目标相分离。这是做不到的，如果对于性欲的限制走过头，将产生掠夺的罪恶效果。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认为这种规劝过分专横了，我只是冒险以间接的方式表达我的信念。如果我联系到一个古老的故事，那么你们自己可以加以应用。德国文学中有一座名城叫席尔达，那里的居民中有各种各样高明的恶作剧者。故事说，一些自作聪明的人有一匹马，它的工作能力令人满意，美中不足的是它要吃掉许多昂贵的燕麦。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精心安排来改变它的这个坏习惯。每天减少几杯燕麦，直到它学会根本不吃为止。事情一度进展很顺利，这匹马的饲料每天减少一杯。它终于要在第二天不喂饲料去工作了。然而就在这一天的早

晨，人们发现这匹令人诅咒的马已经死了。席尔达的居民不能理解，为什么它会死掉。我们倾向于相信马是被饿死的，不喂一定量的燕麦就不能指望牲口为你工作。

“精神分析”一词在其发展过程中增添了新的含义，对抗这种发展过程是徒劳无益的。该词最初指一种治疗方法，现在却成了一门科学的名称，即关于无意识过程的科学。这门科学本身很难完满地解决问题，但是它似乎注定要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并有益于许多知识领域。精神分析的应用领域扩大到了心理学的各个方面，它构成了心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

摘自《自传研究》

# 论心理机能的两条原则

（1911）

我们早就观察到，每一种神经症都有一种后果，或者可以说是目的，就是迫使病人脱离现实生活，使他与现实隔膜。这一点并没有逃脱皮埃尔·雅内的观察，他把丧失“现实功能”看成是神经症病人的特点，但他并没有发现在这种障碍与神经症基本条件之间的联系。我们把压抑的概念引进对神经症的发生的分析，就能够洞察这种联系的某些方面。精神病人脱离现实是因为他完全或部分地感到现实无法忍受。这种与现实的疏远最极端的典型表现为幻觉精神病，其目的是否认特定事件的存在，有时则爆发为精神错乱。但是，实际上，每一个神经症患者与现实的某些方面都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要探索神经症患者或者一般人与现实关系的发展，从而把现实世界的心理学意义引

入我们的理论结构。

在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中，我们习惯于以无意识心理过程和它的特点为出发点。我们把这种过程看作较早的基本的过程，是发展过程的残迹，它们曾经是唯一的心理过程。这些基本过程所服从的倾向很容易认识，即所谓的快乐—痛苦原则，或者更简单地说是快乐原则。这些过程是要努力获得快乐，任何一种会引起不快（痛苦）的心理行为都会被拒绝（压抑）。我们夜间的梦，清醒时要去除不愉快印象的倾向，都是这条原则的至高无上的残迹，是它的权力的证据。

假设心理平衡状态最初受到内部需要的专横要求的干扰，那么我就要回到我在其他地方发展的思路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不管哪一种（欲望的）思想，都只是一种幻觉形式的想象，直到今天，我们每晚的梦中还发生这类事情。当以幻觉满足自己的方式达不到期望的效果时，心理器官便形成了外部世界实际环境的概念，并尽力改变它们。这样就引进了一条新的心理机能的原则，它不再是快乐而是现实，即使是令人不愉快的。这种现实原则的形成有决定性的意义。

1　首先，这种新的要求是随着心理器官必需

的适应性而产生的。我们对这种器官的知识是不完备、不肯定、粗略的。

外部现实的重要性的加强提高了指向外部世界的感觉器官以及依附于它们的意识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知道，后者除了理解快乐和“痛苦”的性质以外，还理解感觉的意义，并仅对此感兴趣。有一种特殊的机能已经形成，它周期性地探索外部世界，以便在有强烈的内部需要之前熟悉这些数据。这种机能就是注意。它的行为是在半途截获感觉印象，而不是等待它们的出现。同时可能引进一种新的符号系统，存贮这种周期性意识活动的结果，我们称其中的一部分为记忆。

压抑防止精神发泄产生大量“痛苦”，取而代之的是发展了一种公正的判断机制，它判定一个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就是说是否符合现实，这种判断是在与关于现实的记忆痕迹进行比较后作出的。

由于运动释放，形成了一种新的机能，它服从至高无上的快乐原则，目的在于减轻承受过多刺激的心理器官的负担，并且通过身体内部的精神支配来完成这一任务（即外表——感情的表露），用它来适当地改变现实。它就这样变成了行动。

对于运动释放（活动）的抑制现在又成为必

要，这是通过思想过程完成的，这种思想由观念发展而来。思想能使心理器官在释放过程的延迟阶段承受增强的紧张。这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行为的经验方式，它伴随着少量精神发泄的转移和较少的能量消耗（释放）。为此完全有必要把自由的精神发泄转变为“受束缚”的精神发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提高整个精神发泄过程的水平。很有可能，思维起先是无意识的，然后上升为观念，转变为印象之间的关系，再进一步通过与记忆痕迹的词的联系获得了可被意识知觉的特性。

2. 心理器官的活动有一种倾向，它出自节约能量消耗的经济原则，它似乎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当我们能够控制快乐的来源和难以抛弃它们时，都是如此。现实原则的引进使思维活动的方式分裂了，其中仍有一部分不受现实的检验只服从快乐原则。这就是产生妄想的行为，它早在儿童做游戏时便已经开始了，后来则继续成为白日梦而拒绝依赖于实际的对象。

3. 用现实原则压抑快乐原则会带来一些心理后果，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吧，它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也不是自行发生的。当它要发展成自我本能时，性本能就以显著的方式与它分离了。性本能最初是

自我淫荡式的行为，儿童在自己身上寻求满足，因而不会遭受挫折，这种挫折会加强现实原则的确立。以后，它们开始去发现对象，这种发展过程的潜伏期经受了长期的阻碍，它延迟了青春期之前的性发展。自我淫荡和潜伏期这两个因素引起的后果是性本能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从而使对至高无上的快乐原则的服从保持过长的时间，许多人永远无法摆脱它的控制。

结果，在性本能与妄想之间，在自我淫荡和有意识的行为之间，联系都得到了加强。这种联系对于健康的人和精神症患者的影响都是很深的，虽然前面提到的发生心理学的看法要我们承认并非如此。长期的自我荡淫行为有可能长久保留关于性对象的妄想满足而不是实际满足，后者需要努力并会受到阻碍。在妄想的领域里，压抑仍是强有力的，它使一种观念在尚未被意识到的萌芽状态便遇到障碍，这使它们的精神发泄成为释放“痛苦”的机会。这是我们心理结构中的薄弱环节，它可以使早已成为理性的思维过程重新回到崇高的快乐原则控制下。对神经症来说，心理素质的主要部分是延迟性本能对现实的服从。

4、正如要求得到快乐、避免“痛苦”的快乐

自我只是欲望一样，现实自我只是努力争取有用的东西，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实际上，用现实原则替代快乐原则并不意味着废除快乐原则，而只是保护它。暂时的快乐后果莫测，便被放弃，为了以新的方式得到可靠的快乐。这种取代所产生的内心印象如此强烈，在神话中也有反映。关于来世报应的教义，无论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地放弃尘世的欲望，都只是心理中的这场革命在神话中的反映。对这种原型进行逻辑的探索可知，宗教之所以能够让人们放弃此生的快乐，就是靠应允在来世加以补偿。但是，他们并不能以这种方式完全克服快乐原则。在这场征服中，科学是最为成功的。但是，科学也要在工作中提供理智的快乐并且答应在最后能有实际的收益。

5．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教育说成是对克服快乐原则并代之以现实原则的一种刺激。它为自我的发展提供帮助。其结果是用向被教育者提供爱作为报酬。如果被娇惯的孩子认为不管怎样都能得到这种爱，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去它，那么教育就失败了。

6．艺术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这两条原则取得一致的。艺术家原来是这样的人，他离开现实

因为他无法做到放弃最初形成的本能满足。在想象的生活中则允许他充分地施展性欲和野心。但是，他找到了一种方式，可以从幻想的世界回到现实中来，他用自己特殊的天赋把幻想塑造成新型的现实，人们承认它们是对现实生活的有价值的反映。于是他们通过一条特定的途径成了英雄、君王、创造者，并不需要通过在外部世界进行实际变革的曲折途径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但是他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别人也和他一样会对放弃现实的要求而感到不满足，还因为只是由于以现实原则代替了快乐原则才产生了不满，这种不满是现实的。

7．当自我从快乐自我转变为现实自我时，性的本能就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自我淫荡通过不同的中间阶段转变为服务于生殖的对象爱。这两个发展过程的每一步都可能成为以后精神病滋生的土壤。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形成哪一种病（哪一种神经症）取决于自我发展和里比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障碍。这两种发展过程的年代特性尚未加以研究，它们很可能具有不同的速度，从而具有意想不到的意义。

8．无意识（受压抑）的过程还有一种最令人惊讶的特点，每一个研究者只有通过自我控制的训

练才能熟悉它。这就是它们完全忽略实际的检验。把思维实在与外部实在相等同，把愿望与满足和实际发生的事件等同，就好象仍然服从原来的快乐原则一样。这里也有把无意识的幻想同成为无意识的记忆区分开来的困难。但是，人们永远不要使自己迷失方向，而把现实标准应用于被压抑的产物。这是因为过低估计了没有现实性的幻想在症状形成中的重要性，或者把神经症患者的犯罪感归为其他来源，因为这里并没有任何罪行的实际证据。一个人必须使用他在进行探险的国度流通的货币，在我们的例子里，它就是神经症患者的通货……

这篇短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是一篇引言而不是进行阐述，也许我只有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才能稍稍得到谅解。在论述适应现实原则的心理后果时，在那些贫乏的句子里我不得不谈到一些我宁可不提的观点，为它们进行辩护的确要花费很大力气。但是我希望仁慈的读者不至于看不到，即便在这本书中，现实原则的支配作用已经开始了。

# 精神分析中无意识的注释

(1912)

我希望能以少量语言尽可能明白地解释“无意识”这个术语在精神分析中的意义，并且仅限于在精神分析中的意义。

一个出现在我意识中的概念，或任何其他心理元素过一会儿就可能消失，再过一段时间则可能重新出现。由此，我们说，它在记忆中并没有发生变化，它的再度出现并不是我们感官重新感觉的结果。对于这一点，我们习惯于这样解释：假定在一定的时间里，概念只存在于心理中，却潜伏在意识里。至于它这样作时采取了什么形式，我们尚无法猜测。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准备遇到哲学上的反对意见，即认为潜伏的概念并不是心理学的对象，而是一种物理现象，即概念的重复出现的物理倾向。

但是我们可以回答说，这种理论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这只是以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意识”与“心理”两个术语是否一样。否认心理学有权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它最普通的事实（例如记忆）显然是错误的。

现在让我们把这样的概念称为“有意识”的概念：它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知道这个概念。我们把它看成是“有意识”的唯一含义。至于潜伏的概念，如果我们有任何理由假设它们在心理中存在，就象在记忆中那样，那么就用“无意识”来表示它。

因此，我们无法觉察无意识的概念，但考虑到其他的证据或迹象，无论如何准备承认它的存在。

如果除了记忆的事实或与无意识有关的联想外，没有其他经验能使我们作出判断，我们的工作就只能是毫无趣味的描述和分类罢了。但是著名的“催眠后暗示”的实验告诉我们坚持区分意识与无意识的重要性，这似乎增加了它的价值。

在这个实验中，正如伯恩海姆所完成的那样，一个人进入催眠状态，然后醒来。当他处于催眠状态时，医生要求他在醒后固定的时刻，例如半小时之后，完成确定的动作。他醒来后，意识健全，处

于正常状态，他记不起催眠时的事情。然而在预定的时刻，他头脑中会突然出现做这样那样事的冲动。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对于这种现象看来无法作其他解释，只能说这时一个人心理中的指令是处于潜伏的状态，或者说是处于无意识的状态，直到给定的时刻来临才成为意识。但它并不是整个进入意识，而仅仅成为要完成的行动的概念。与这个概念，即医生的影响、指令和对催眠状态的回忆相联系的所有其他观念即使在以后也仍然处于潜伏状态。

从这样的实验中还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们从关于这种现象的动态观点的纯粹描述出发。在催眠中命令行动的观念不但在某个时刻可以成为意识的对象，而且有更加突出的一点，就是这种思想会增加主动性：只要意识到它的存在就会转变为行动。对于行动的实际刺激是医生的命令，不难看到，医生命令的观念也会成为主动的。这种最后的观念并不会出现在意识中。它的结果，即行动的念头也是如此，它仍然是无意识的，因此它同时是主动的和无意识的。

催眠后暗示是实验室的产物，是人为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接受关于歇斯底里现象的理论（这种

理论首先是由皮埃尔·雅内提出来的，是布罗伊尔亲自进行实验的），那么我们就会对许多自然的事实束手无策，这些事实甚至更加清楚、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催眠后暗示的心理性质。

歇斯底里病人的心理中充满了主动的、无意识的观念，她的所有症状都出自这类观念。事实上，大部分歇斯底里的最明显的特点都受到它们的控制。如果歇斯底里的妇女呕吐，那么很可能是由于怀孕的观念，但是她并没有关于这种观念的知识，虽然采用精神分析的技术程序很容易从她的心理中测出来，并且使她意识到。好象她产生了痉挛或者完成“发作”的动作，她甚至无法设想要作的动作，但可以从旁观者的表情感觉到这些动作。不管怎样，分析表明她完成的动作是部分地、戏剧性地再现她一生中的某种意外，在发作时，这种记忆在无意识地变成主动的。通过分析揭示了主动性无意识念头的优势是所有其他形式神经症心理学的基本事实。

于是，我们通过对精神病人现象的分析，懂得了潜伏的、或者无意识的观念并不一定是软弱的，这种观念在心理中的存在有最有说服力的间接证明。也可以说，它得到了意识的直接证明。我们认

为，引进在两种潜伏的或者无意识念头之间的根本差别的概念，从而增加我们的知识并进行分类，是合理的。我们习惯于认为每一种潜伏的念头都是这样的，因为它是软弱的，一旦它变得强大，就会产生意识。我们现在相信，有一些潜伏的念头不管它如何强，也不会渗透到意识中去。因此，我们可以把第一种类型的潜伏念头称为前意识，而用无意识的术语指后一种类型，即我们在精神病中研究的那种类型。无意识这个术语以前只在纯粹的描述意义上使用，现在则包含了更多的东西。它不但指一般的潜伏的观念，而且特别是指那些具有一定动态性质的观念，是那些尽管强烈而有活性却仍然不会进入意识的观念。

在继续进行阐述之前，我想谈谈在这里有可能产生的两点异议。第一点异议可能这样认为：与其赞同关于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无意识观念的假说，还不如假设意识是可以分裂的，这样，一部分观念或心理活动就可以构成孤立的意识，脱离有意识心理活动的主体。著名的病理案例，如阿扎姆医生的病例似乎表明这种意识的分裂并不是一种空幻的设想。

我冒昧强烈反对这种理论，这是一种毫无根据

的假设，是对“意识”这个词的滥用。我们没有权利把这个词的意义推广到这种程度，使它能够包括那种自己无法意识到的意识。如果哲学家认为，一种无法意识的观念的存在是难以接受的，那么一种无法意识到的意识的存在看来就更有异议了。象阿扎姆医生描述成意识分裂的情形，如果看成意识的转移就更好了，这种机能，或者随便称它什么，是在两种不同的心理情结之间振荡，它们交替成为意识和无意识。

如果把我们的理论应用于正常心理学的结论，可能有人会提出别的异议，这些结论主要是从对病理条件的研究中得到的。我们可以用其他的事实来回答它，这就是从精神分析得到的知识。经常在健康人身上发生的某些机能的缺陷，例如失言、记忆和说话的差错、遗忘名字等等，可以很容易地证明，与神经症的症状同样依赖于强烈的无意识观念的作用。在后面的讨论里，我们还会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论据。

按照前意识与无意识念头的区别，我们就会离开分类的领域而形成一种有关心理行为的机能和动态关系的观点。我们发现，一种前意识的活动进入意识并没有什么困难，而无意识的活动只能保持自

身状态，被排除在意识之外。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两种形式的心理行为究竟是一样的，还是从它们产生时就有根本性的区别，但是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它们会在心理活动的过程中，变得不同了。对于后一个问题，精神分析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无意识活动的产物进入意识并非绝对不可能，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当我们想做到这一点时，就会明显地意识到一种被拒绝的感觉，必须将其克服。它在病人身上产生时，我们会毫无疑问地发现它的迹象，我们把它称为抗拒。于是我们懂得了，无意识的观念是一种被排斥在意识之外的活力，有一种力量反对它们被意识接受，但并不排斥其他的观念，即前意识的观念。精神分析毫不怀疑，对无意识观念的抗拒是由它们内容所包含的倾向引起的。于是得到了可以用我们现阶段知识来描述的最有希望的理论。在构成心理活动的过程中，无意识是一个正常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每一种心理行为一开始都是无意识的，它或者保持这种状态，或者发展成为意识，这取决于它是否受到阻碍。前意识与无意识活动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在拒绝产生后出现的。只在这之后，前意识观念与无意识观念之间的差别

才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前者可以出现在意识中，并且在任何时候都能重新出现，后者则做不到。这种意识与无意识活动之间的假设关系可以作一个粗略然而恰当的类比，就是通常照像中的显象。照像的第一阶段是洗“底片”，每一张照片都要进行“底片处理”，有些底片拍得好，就可以进行“正片处理”，最后洗出像片来。

但是，前意识与无意识活动的区别，以及认识到存在着将它们分离的障碍，并不是对心理生活进行精神分析研究的最后或者最重要的结果。有一种大部分正常人都会遇到的心理产物，它与精神错乱产生的最粗野的症状之间有明显的类似性，在这里，哲学家并不比精神错乱者显得更加理智。我说的是梦。精神分析是以对梦的分析为基础的。对梦的解释是一门新兴科学到目前为止所作的最复杂的工作。有一种最普通的梦的形式可以描述如下：白天的心理活动引起了一连串的思想，其中有些保持着活性，逃避了为睡眠作心理准备的一般压制。晚上，这一串思想成功地找到了与无意识倾向之间的联系，这种倾向甚至在做梦者的童年就出现了，但往往是受压抑的，被排斥在意识之外。借助于无意识的帮助，这些思想，这些白天心理活动的残迹又复

活了，并且以梦的形式出现在意识之中。这时发生了三件事：

（1）这种思想发生了变化，被上了伪装、发生了畸变，代表了伴随它的无意识部份。

（2）这些思想在它们不应该出现的时刻，出现在意识之中。

（3）部分无意识出现在意识中，它们除了采用这种方式之外别无它法成为意识。

我们学会了发现“残余思想”的技巧，即梦中的潜伏思想，把它们与梦的显相进行比较，就可以知道它们发生的变化以及产生的形式。

在梦中的潜伏思想与我们正常的意识活动的产物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可以称作前意识的思想，在清醒时候的某些时刻也可以被意识到。但是通过晚上与无意识的倾向联系在一起，它们就变得与后者相象了，尽管它是无意识思想的条件，并且服从于控制无意识活动的规律。这使我们有机会学到我们用思辨或者从其他的经验信息来源无法猜想的东西，就是与有意识活动截然不同的无意识活动的规律。详细总结一下无意识的特点，可以使我们在深入研究梦的过程中学到有关它们的更多知识。

然而这种要求连一半也没有得到满足，对于这

里所得到的结果进行解释，如果不能深入到梦的分析的最复杂的问题中去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在结束讨论前想指出，要理解无意识的变化和过程，就要靠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梦。

无意识初看起来只是一种心理活动的神秘的性质。现在我们清楚多了。这表明，这种行为是心理范畴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其他方面了解了它的性质，它属于心理活动的系统，值得我们充分注意。无意识的指示价值远比它作为一种特性重要。有迹象揭示了这样一种系统，它的某些部分是由意识不到的个别行为构成的。因为需要一个更好的不太含糊的术语，我们称这种系统为“无意识”……

# 否　　定

(1925)

精神分析时，病人联想的方式使我们有可能作一些有趣的观察。病人会说："你以为我要说一些侮辱性的话吗，其实我并没有这种企图。"我们马上可以看到，这是病人通过投射否认刚才出现的联想……

用这种最方便的方法，我们有时可以对无意识中被压抑的内容得到必要的洞察。可以问病人："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他中了圈套，说出自己认为最不可思议的东西，他无疑是在作真正的供认。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往往可以遇到与此相反的情形，这种病人领悟了自己症状的意义。"有一个新的强迫念头控制了我，它意味着立即要如此这般。这当然不可能是真的，起码我这样认为。"……被压抑的表象或思想

能以这种否定的方式进入意识。否定与被压抑的东西有关，它实际上是解除压抑而不是让被压抑的东西进入意识。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理智机能与情感过程有什么区别。否定仅仅有助于消除压抑的一种结果，即表象的主体无法进入意识。于是就采用理智的方式接受被压抑的东西，虽然实质上仍然保持着压抑。（该过程也是人们熟悉的在危险中夸耀的盲目性（Superstitution）的基础。“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头痛，真是太好了！”然而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新的打击，病人已经意识到了它的来临却不愿意相信）……

因此理智判断的机能是肯定或者否定思想的主体，我们进一步强调这种机能的心理起源。在一个人的判断中否认某些东西，从根本上讲就等于在说：“我宁可压制某些东西。”否定的判断就是压抑的理智替代物。用“不”来表示是一种压抑的标记，是商品产地的证明书，就好象“德国制造”一样。借助于否定的符号，思维的过程就能够使自己摆脱压抑的限制，并且以主观事物来丰富自己，而没有这些，它是无法有效地起作用的。

判断的机能归根结底涉及两种决定。它可以主张或者否定一件事物具有特定的性质，也可以肯定

或者否定在现实中存在特定的表象或者表现。要作出判断的性质，本来可以是好或者坏，有用或者有害。用最古老的语言即口头语言表达本能的冲动，可以采用这样的两种方式："我喜欢吃那个，或者我要把它吐掉。"在以后的阶段可以这样说："我要让它进到我的肚子里，或者我不让它进肚。"这就是说：它要么在我体内，要么在我体外。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说明的那样，原始的自我企图吸收每一样好的东西而排斥每一样坏的东西。按照这种观点，坏的东西、与自我不相容的东西、外部的东西是一致的。

判断机能所能作的另一种决定，是被反映物是否存在的问题，涉及最终的现实自我，它是从快乐自我发展而来的（检验事物现实性的能力）。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某种感觉到的东西是否能够进入自我，而是在自我中作为表象出现的东西是否能够在感觉中（即在现实中）重新发现的问题。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这仍然是内部与外部问题。不现实的、表象或者主观的东西只能是内部的；反之，现实的东西就是外部存在的。这个阶段不再重视快乐原则。经验告诉我们，重要的不仅在于一件事物（寻求满足的对象）是否具有"好"的性质，即它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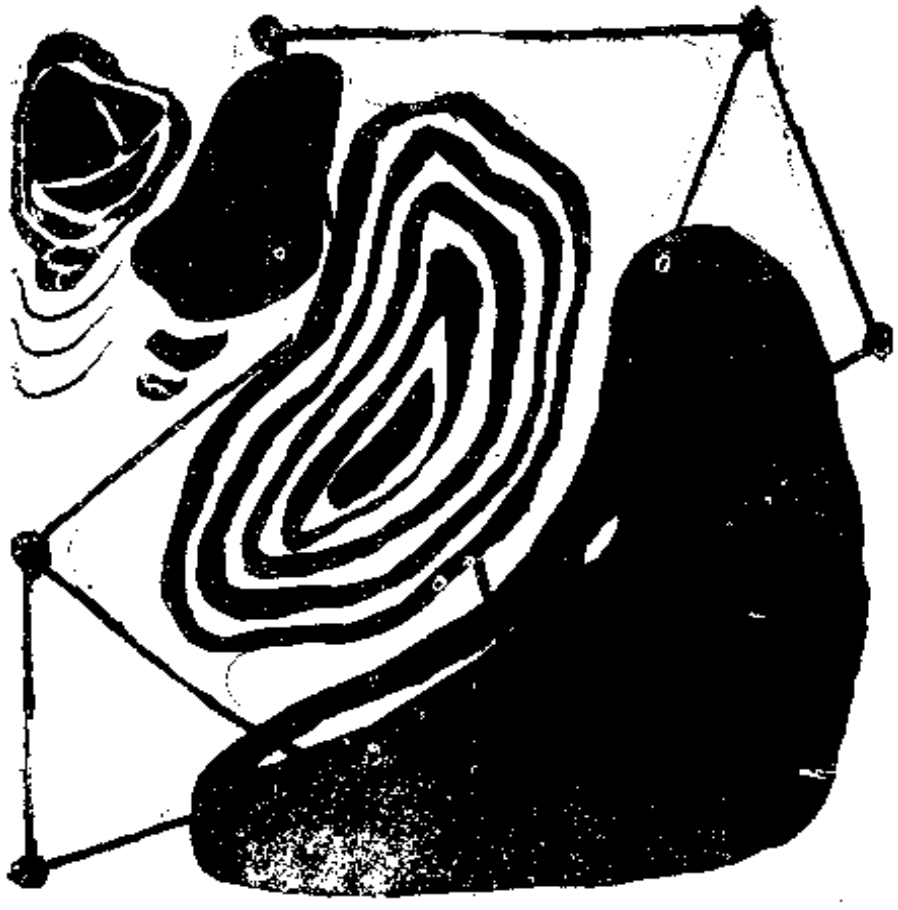
能够进入自我，而且也在于它是否在外部的世界里，一旦需要时就能撷取。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忆一下，所有来自知觉的表象，以及它们的复制品。因此，本来只有表象的存在才是被反映事物现实性的保证。在主观事物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对立一开始并不存在。它起源于这样的能力，思维具有这种能力就可以复现一件曾经被感觉到的事物，并在它不存在的情况下用表象重新产生它。因此，检验现实性过程的最初和直接的目的并不是要在知觉中发现与表象对应的对象，而是要重新发现这个对象，使自己相信它仍在那里。主观与客观的分化进一步得益于思维的其他能力。知觉物在表象中的重现并不总是忠实的，它可以因为对某些元素的忽略或混淆产生变形。检验事物真实性的过程就必须研究这种畸变的程度。但是，形成检验真实性机能的根本的先决条件显然是对象要失去以前提供的实际满足。

判断是一种智力行为，它决定动作的选择，结束思维过程的拖延，它连接思维与行动。我在其他地方讨论了思维的这种拖延特点。可以把思维看成是一种实验的行动，是一种向前摸索的行为，要花费最少的能量来获得释放。让我们考虑一下自我可

以在哪儿先使用这种摸索前进的方法，在哪儿可以学会现在思维过程中所用的技巧。这一定是在心理器官的感觉末端与感官的知觉联系在一起。因为按照我们的假说，知觉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过程，我们更相信，自我是周期性地向知觉系统输出少量的能量，并靠它们对外部刺激进行取样，这样摸索前进之后再收回。

对于判断的研究，也许使我们首次洞察到，由原始本能冲动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智力机能的衍化物。判断最初是从进入自我的东西或者自我按照快乐原则排斥的东西系统地发展起来的。它的两极性对应于两组本能的对立，我们假设这些本能是存在的。肯定作为结合的替身属于生存的本能(Eros)；而否定从排斥派生来的，属于毁灭的本能。普遍否定的热情，即许多精神病患者所表现出来的否定也许可被看作本能“摆脱”的迹象，是由于撤回了里比多的成分。但是，只是在产生否定的符号之后，才有可能完成判断的机能，思想才能摆脱压抑的结果，同时又不违反快乐原则。

对于否定的这种观点与以下的事实非常协调，我们在分析时从未在无意识中发现“不”这个词，而对自我中无意识的承认是用否定的形式表示的……



# 一个普通的病因公式

摘自《答对焦虑神经症的批判》

(1895)

我认为，我们能够描述也许是最复杂的致病条件，即神经症的病理，我们只须确立如下的病因概念：

（a）素质；（b）特殊原因；（c）辅助原因；（d）与前者有别的激发或者免除的原因。

为了考虑所有的可能性，我们假定我们所处理的致病因素能够发生量的变化，因而可以增加或者减少。

如果我们可以运用组合病因公式的概念，那么，只要产生效果的原因必须包括在公式中，因而只要出现在公式里的因素，我们都可以看成是激发或免除的原因，这样就会马上显示出它们的效果来。时间构成了发作的主要因素。在每个病例中，

*标题系编者所加。

其他因素都在发作中起作用，但即使在同一个病因混合公式里，这部分作用也是可以变化的。

所谓素质指这样一些因素，当它们不存在时，效果永远不会产生。但是它们无法单独地产生效果，不管它们存在的量有多少，因为这里缺乏特殊的原因。

特殊原因对于产生实际效果是必不可少的，只要素质的条件存在，特殊原因又达到了所需要的量和强度，就足以产生效果。

辅助原因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些原因，它们并非每次都要存在，也无法单独产生效果，只能协助素质和特殊原因构成病因公式。

辅助原因的特殊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何才能区分素质与特殊原因呢？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方都不足以单独致病。

在这种情况下，以下的考虑看来有可能作出判断。我们发现，在这些“必不可少的”原因中有一些也出现在焦虑神经症以外的病因公式里，这表明它们与个人的失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但是在这些原因中，有一个原因表现得特别突出，它在其他病因公式中没有出现，或者只在少量公式中出现，于是可以说它就是疾病的特殊原因。而且，素

质因素和特殊原因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可以明显地区分开来，前者有长期性，它们很少变化，而特殊原因则相应于暂时起作用的因素。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完备的病因公式：

效果：肺结核

素质：器官的大部分遗传性素质，

特殊原因：结核菌

辅助原因：抵抗力的降低，如情绪、感染、伤风。

# 神经症发病机制的类型

（1912）

根据经验印象所作的评论主张描述容易患神经症者条件的变化。我们关心的是发病的原因，很少考虑它的形式。下述观点与其他有关发病原因的描述显然不同，它把要描述的变化完全同人的里比多联系起来。精神分析向我们表明，里比多过程对于神经是否健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讨论这种联系不需要素质的概念。在精神分析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把神经症的素质追根究源到里比多的发展历史，并且表明，在这种素质中起作用的因素是先天的性成分以及婴儿期外部经验的影响。

（a）最直接、最容易被忽略、最难理解的神经症病因是一个外部因素，我们一般称为挫折。只要一个人的性欲可以从外部世界的实际对象那儿得到满足，他就是健康的。一旦他的这个对象被剥夺

了，又没有别的替代物，他就会得神经症。快乐与健康一致，不愉快则和神经症联系在一起。向失去满足源泉的人提供替代物，肯定比医生更容易治愈病人。

这种类型可以说包括人类的大多数。对于这种类型的人，要解除疾病，开始只能采用节制的办法。这启示我们，对满足的手段的文化限制造成了神经症的严重性。挫折的致病作用在于对里比多的抑制。这使人们忍受不断增强的心理紧张的能力和采取措施放松自己的方式受到考验。满足受到挫折时，只有两种方式能保持健康：第一种方式是把心理紧张转变为现实的能量，仍然指向外部世界，并最终从外界得到里比多的满足；第二种方式是放弃里比多的满足，使积累的里比多升华，用于非性欲的目的，从而避免受挫折。这两种方式都能在人的内部实现，这说明不愉快不一定导致神经症，挫折也不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健全的唯一因素。挫折最主要的作用是使素质因素活化，没有挫折那些因素就无法起作用。

如果这些挫折足够强，就会产生一种危险，使里比多指向内部，离开现实。由于无情的挫折，经验对这些人一钱不值，于是他们逃避到幻想的生活

中去，在那里形成新的愿望，并且重新激发早期已被遗忘的痕迹。由于幻想活动与无人不有的幼稚行为，压抑与无意识成分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由于幻想使里比多免除“现实的考验”，里比多就有可能倒退，有可能在倒退的过程中寻找早年的行径，有可能追逐相应的目标。这种努力与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心理状态不相容，因此达到足够强时，必然会引起与仍和现实保持着联系的个性其他部分之间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症状形成，最终表现为疾病。起源于实际挫折的整个过程可以清楚地理解为现实要求，通过症状而重新得到替代性的满足。

（b）第二种发病情况不象第一种那么明显，在进行分析研究之前难以觉察，这种研究受到苏黎士学派情结理论的刺激。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得病并不是因为外界变化造成挫折导致替代性满足，而是因为想要通过内部努力获得现实为其提供的满足。他得病是因为努力使自己适应现实，满足现实的要求，而做到这一点又会面临大量的内部障碍。

把这两种类型的病因对立起来是很方便的，这种对立程度比大部分观察到的证据更为尖锐。第一种类型主要是外部世界的变化，而第二种类型着重内部的变化。在第一种类型里，一个人得病是由于

事变，第二种类型则是由于发展的过程。第一种情形的困难在于放弃满足，得病是因为缺乏抗拒，第二种情形的目的则是要改变一个人满足的种类，病人由于自己的固执而遭难。在第二种情况下，在努力保持自己与努力按照已在他身上存在的实际的新目的、新要求改变自己之间存在着冲突，而在第一种情况下，冲突是该死的里比多选择了不相容的满足才引起的。里比多的冲突和前面所说的里比多固恋所起的作用在第二种类型里要比在第一种类型里明显得多，因为在第一种类型里，那种不合需要的固恋，可能只是由于外部的挫折才重新建立起来……

尽管这里所描述的两种致病类型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也有基本的共同点。不难发现，有一个公式对两者都适用。两者都是由于被剥夺（挫折）而得病，同样都是因为没有能力适应现实，这种无能又都是因为现实拒绝了里比多的满足。第二种类型，得病仅仅说明了挫折中的必然特点，所否定的不是在现实中满足的每一种形式，而只是这个人要求的那种形式，而且挫折并非直接来自外界，它首先来自自我内部的某种倾向。挫折的因素对于两者都是共同的，而且都是最重要的。作为冲突的

结果在第二种类型里是接踵而来的。两种满足，即习惯的和渴望的，同样受到压制，被压抑的里比多及其随之而来的后果和第一种情形一样。症状形成的心理过程在第二种类型中要比第一种更加容易发现，因为致病的里比多固恋在健康阶段时是潜在的，只是没有重新建立起来。里比多的内向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早已存在，向婴儿期的倒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很有节制的，因为整个发展过程从来没有完成。

（c）还有一种类型看来是第二种类型的夸大，这就是在现实的要求下屈从。我把它说成是通过对发展的压制而发病。把它与其他类型相区别没有什么理论根据，但是实际上需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必须治疗这些人，他们在无忧无虑的童年后就病了，因而从未有过健全的时期（所谓健全，一般指不受限制的工作能力与娱乐能力）。在这种素质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表现得非常明显，里比多从不抛弃它的幼年固恋。面对现实要求的决不是一个突然完全成熟或部分成熟的人，他是逐渐成长的，随着年龄不断变化。冲突不如无能重要，但是考虑到研究中的其他成果，我们只能认为这里存在着克服童年固恋的努力，否则，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永远不会

是神经症，而只会是顽固的幼稚病。

（d）正如第三种类型告诉我们的那样，素质条件存在于几乎隔离的形式中，由此，在第四种类型中，我们把注意力引向这一个因素，它的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缺少的，正因为如此，在理论讨论中很容易被忽略。我们会看到一个本来健康的人病了，他并没有获得什么新的经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没有发生什么新的变化，因此他的得病明显给人以自发的印象。更加详细的观察告诉我们，他身上发生的变化对致病都没有重要的意义。按照正常的生物过程，发展到某个生活阶段时，里比多在心理结构中增加到一定量就足以打破健康的平衡，形成神经症的条件。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这种里比多的突然强化通常与青春期和绝经有关，与妇女达到一定的年龄有关。在许多人身上还表现出一种未被认识的周期性。这里，被压抑的里比多是主要因素，它致病是由于外部世界的相对挫折，它只能满足低水平的里比多需要。这种没有得到满足、被压抑的里比多就为倒退开辟道路，并且激发冲突，这情况与外部的绝对挫折激发的冲突一样。它告诫我们，应付疾病的发作时，不能不考虑量的因素。所有的其他因素，包括挫折、固恋、发展的

障碍，只要不包括一定量的里比多和产生一定程度的压制就不会起作用。的确，我们无法测量致病必需的里比多究竟是多少，只能根据疾病表现出来的效果进行假设。我们只在一方面可以更加明确地定义它，可以假设这并不是一个绝对量的问题，而是有效的里比多量与自我可控的里比多量的关系问题，后者是可以中止、升华或直接利用的里比多。这样，里比多量的相对增长就和绝对增长有同样的效果。自我会由于器质性疾病或者对其能量的反常要求而削弱，从而产生神经症。否则的话，虽然有素质性倾向，这些因素仍然是潜伏的。

我们必须重视里比多的量在致病中的作用，这是根据神经症的新理论的两条公理，这种理论是在精神分析中得到的。第一条公理就是神经症起源于自我与里比多之间的冲突。第二条公理是，在健康和神经症的条件之间并不存在质的差别，可以说健康的人也和同样的困难作斗争，即要控制里比多，所不同的只是健康人作得较为成功。

我们还有必要就这几种“类型”与临床经验的关系说几句话。如果根据临床的分析材料来评论病人，我必须承认他们之中没有人单纯表现为四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我发现在每一种类型中，总有一

种挫折的因素与一定程度的无力适应现实在共同起作用；关于发展障碍的观点当然和对固恋的重视一致，这在各种类型里都要考虑到；而上面提到的里比多的量的重要性是永远不能忽视的。根据我的经验，这些病人中确有些人的病表现为发作，在发作之间有健康的间隔，每一次发作都可以找到不同类型的激发原因。因此，对于这四种类型的描述并没有什么理论价值，它们只是心理结构中可能形成的许多致病途径中的不同途径而已，是对里比多的抑制，对此自我没有办法加以控制而不受到伤害。这些情况成为致病的原因只是由于定量的因素，这在心理结构中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所谓“致病原因”产生的结果。

这些致病类型的某些实际意义容易为人们理解……第一种类型向我们揭示了外部世界强有力的影响，第二种类型揭示了抗拒外界影响的个人特性，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只要对病理的研究局限于判定这些影响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就永远无法把握神经症发病的问题。对于所有表明外部因素（在广义上讲）为主要发病原因的经验，病理学都能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情形，结果并没有得病。但是如果把个人特性看成得病或健康的

主要原因，那就必须屈从于这样的观点：具有某种特性的人可以永远保持健康，只要他们永远保持这种特性。精神分析警告我们不要把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把遭遇和体质对立起来，并教导我们按照正常的程序去发现在一定心理条件下神经症发病的原因，这种病可以由不同的方式引起。

# 本能及其变化

(1915)

人们常常为这样的观点辩护，科学应该建立在清晰的、严格定义的基本概念之上。实际上，没有一门科学，甚至最严格的科学，是从这样的定义出发的。科学活动的实际出发点应该是描述现象，然后进一步组织分类，再把它们联系起来。即便在描述阶段也不可能避免对手头的材料使用某些抽象的观念，使用从各种来源得到的观念，而不是只利用新的经验结果。对于这些材料作进一步加工时，更加离不开这些观念，它们后来就成为科学的基本概念。开始时，它们肯定有某种不确定性，但它们的内容无疑有清晰的界限。只要它们仍然保持这种状况，我们就可以通过重复参考观察的材料理解它们的意义。我们认为应该由此导出抽象的概念，但决不意味着事实必须服从概念。因此，严格地讲，它

们本质上是一种约定，虽然并非一切都能任意选择，而是由它们与经验材料的重要关系来决定。在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和说明它们之前，我们把这种关系看成是神圣的。只是在对有关问题的领域作进一步探索研究之后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描述在其背后的科学概念，并且逐渐地改进这些概念，使它们具有广泛的应用，同时又能在逻辑上保持一致。这时才能用定义限制它们。然而即使对这样的定义，科学的发展仍需要它们具有一定弹性。物理学提供了出色的例证，即使是那些以定义形式确立起来的“基本概念”，其内容也总在不断地改变。

有一个约定的、然而仍然是含糊的基本概念，它在心理学中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本能。我们准备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

首先从生理学来考察。本能使我们具有刺激以及与之配合的反射弧的概念。按照这种概念，外部世界对于活的生物（具有神经的实体）的刺激通过本能的对外部世界的行动而解除。这种行动的目的是排除刺激对生物起的作用。

那么，“本能”与“刺激”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不能把“本能”的概念包括在“刺激”里，本能就是对心理的一种刺激。但是我

们马上就会反对把本能与心理刺激混为一谈。显然，除了这种本能的刺激外，还有其他的心理刺激，它们的行为更象生理刺激。例如，强烈的光线照射到眼里，这种刺激并非起源于本能。但当食管的粘膜皱缩或者胃疼时，就是一种本能的刺激了。

我们现在有区分起源于本能的刺激和对我们的心理起作用的生理刺激的必要依据了。首先，本能的刺激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生物体的内部。因此它具有和外部刺激不同的心理效应，并且要用不同的行动排除它。外部刺激都满足这样的假设，它们是单个的冲击，因而要排除它们也要靠相应的单个行动……。本能的行为不是暂时的冲击，而是一种固定的力。它的攻击不能离开生物体，而是来自它的内部，由此可见不能用逃避来对付它。对出自本能的刺激有一个更好的术语就是“需要”。解除“需要”的状态是“满足”。这只有靠适当地改变内部的刺激才能得到……

现在……迫使我们进一步承认，我们不但接受某些约定的基本概念，并把它们应用于来自经验的材料，而且运用了各种复杂的假设来指导我们处理心理现象。这些假设中最重要的一个我们早已引用过，却仍要在此明确地强调它。它具有生物的性

质，并且利用了“目的”这个概念（有人可能会说这是用手段去适应目的）。这个假设可以表述如下：神经系统是一种装置，它有能力排除作用于它的刺激，或者把刺激的作用减小到最低程度。如果可能的话，这种装置会使自己处于完全不受刺激的条件下。我们暂时不要考虑这种不明确观念的例外，我们肯定神经系统的目的，从广义上讲，是要控制刺激。于是我们看到，极其简单的生理反射图式如何由于本能的引进变得复杂了。当外部刺激加在生物体上，生物体的唯一任务是用行动来摆脱它，这种行动由肌肉运动来完成，包括达到瞄准的目标，当然是采用最适当的方式达到目标，然后遗传给后代。那些来自生物体内部的本能刺激不能用这种机制处理。因而它们对神经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它采取复杂的结构和协调活动。它们对外部世界发生如此大的影响，使它能够对刺激的内部根源提供满足。首要的是，本能刺激迫使神经系统放弃它的理想意愿，即避开刺激，因为它们保持着一个源源不断、无可避免的刺激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本能而不是外部刺激，以其无可比拟的效率成为使神经系统发展为目前这种高水平的过程中的真正动力。当然，没有理由阻止我们假

设，本能本身，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各种形式的外部刺激促进的结果，这在心理发生的过程中影响到生物体的完善……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些使用时涉及本能的概念，例如它的原动力，它的目的，它的对象和根源。

我们把一种本能的原动力理解为驱动它的因素，是本能存在所需要的力的大小，或能量的多少。所有本能的共同特点是冲动，实际上也是它们的本质。每一种本能都是一种活动形式，这里我们不太严格地讨论被动的本能，只是指那些目的是被动的本能。

本能的目标总是寻求满足，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消除本能源中的刺激条件。每一种本能的最终目标虽然是不变的，但到达这一目标的途经却有多种。这使我们发现，每种本能都有各种相近的或者中间的目标，它们可以组合或者变换。经验还使我们能够谈论那些目标受到阻碍的本能。这种情况是在取得某些进展后发生了障碍或者偏向。我们假设，即使这样也能得到部分的满足。

所谓本能的对象，是说本能可以在它身上或者通过它达到目的。对本能来说，这是最容易变化的。对象与本能源本来没有什么联系，只因特别适

于提供满足而使本能依附于它。对象并不一定是外部的，它可以是主体自身。一生中，在本能经受变化时，对象可以多次改变，这种能力在本能的转移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对象也可以同时满足几种本能，阿德勒把这种现象称为本能的“汇合”。本能特别密切地依附于它的对象就称为固恋，这往往发生在本能发展的早期阶段，并使它丧失灵活性。固恋强有力地抗拒本能与对象的脱离。

所谓本能的来源，是指身体的某部分或器官中的肉体过程，它产生心理生活中以本能为代表的刺激。我们不知道这种过程是否为一般的化学过程，也不知道是否相应地释放出其他力，例如机械力。对于本能来源的研究并不属于心理学的范围。虽然它在体内的来源赋于本能以明显和基本的特性，但我们在心理生活中只能通过它的目的了解它。对于心理学的研究来讲，有关本能来源的更加严格的知识并不是非常必要的。来源往往可以从目的比较确定地推出来……

那么应该假设本能是什么和有多少本能呢？这里显然有很大的人为选择的余地。毫无疑问，任何人都可以运用游戏本能、破坏本能或者社会本能的概念，只要主观上需要它，心理学分析的限制又允

许。但是，我们不应该忘了问一下，本能动机是否如下，它在某一个方向上高度专门化以至不容许进一步分析它的来源，只有这种无法进一步分析的原始本能才可以说真正符合本能这个名称。

我要提出两组不相同的原始本能：自我保存的本能或者说自我本能和性的本能。但是这种命题还不能说是必要的假设，就象我们关于心理装置的生物“目的”那种假设（如前所述）。它只是一种辅助的构造，之所以保留它仅仅因为它有用，如果以其他的假设来代替它，对我们描述与分类所产生的结果并无太大的影响……

我全然怀疑，心理学的材料是否能够向我们提供有关本能的区别与分类的任何决定性指示。倒不如说，看来有必要把某些确定的假设应用于这种材料以便处理它，我希望这些假设能从其他知识领域得到，并移植到心理学中来……

由于从意识方面研究本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对于心理障碍的精神分析研究仍然是我们知识的主要来源。但是，这条研究路线产生的或多或少有确定性的信息全是有关性本能的，因为只有这组本能可以孤立地进行观察，就象对精神性神经症那样。我们把精神分析推广到其他神经症情感上就可

以肯定，我们也会发现有关自我本能的知识的基础，虽然期望在这个研究领域里也能有同样合适的观察条件未免过分乐观。

要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它们数量很多，有多种机体来源，开始时是相互独立的，到以后阶段才多少具有了复杂的综合。每一次努力的目标都是要得到“器官的快乐”。只有当综合变得复杂后它们才服务于繁殖的机能，从而被普遍承认是一种性机能。它们最初出现时，靠“自我保存”本能支持自己，由于这种本能，它们逐渐使自己孤立起来。他们选择对象时也是按照自我本能的指引。其中有些性本能一生都与自我本能联系在一起，并向它提供里比多的成分。这些成份具有正常机能，不容易被人们注意，只有发病时才被清楚地认识到。它们具有这种突出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彼此取代，更换自己的对象也很容易。由于刚才所提到的那种性质，它们可以采取与达到目的的原始形式相去甚远的活动（升华）。

我们对于本能在其发展过程中以及在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变化的探究只限于性本能。因为这是我们最熟悉的。观察向我们表明，本能可以经历以下各种变化：

走向反面

返回主体

压抑

升华

因为我不想在这里处理升华问题，而压抑需要专门的一章，因此我们只描述和讨论前面两点。考虑到有一种反对本能沿直线前进的倾向，我们把这些变化看成防御本能的一种方式。

一种本能走向反面可以细分为两种不同的过程：从主动向被动的变化和内容的倒转。这两个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不一样的，必须分别加以处理。

作为第一个过程的例子可以举两组对立面，施虐狂和受虐狂，窥阴癖和裸露癖。这里的倒转只涉及本能的目的。被动的目的（受惩罚或者被窥）替代了主动的目的（惩罚别人或者窥视别人）。内容的倒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例子中看到，这就是从爱变成恨。

本能的返回主体告诉我们，受虐狂实际上是施虐狂返回到主体的自我，而裸露癖也包括喜爱看到主体自己的身体。分析的观察进而使我们确信，受虐狂喜欢惩罚他人，而有裸露癖的人也喜爱看别人的裸体。所以，这种过程的实质是改变对象，其目

的并未发生变化。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在这些例子中返回主体自身与从主动转变为被动是一致的，或者说发生在同一个过程里。为了说明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进行更加透彻的研究。

拿施虐狂—受虐狂这一组对立面来讲，其过程可以表达如下：

（a）施虐狂坚持以他人为对象施加暴力。

（b）这个对象可以放弃，代之以主体自身。在发生返回主体的同时在本能目的中引起从主动到被动的变化。

（c）再次把另外一个人视为对象，这个人成为本能的目标，从而接替主体的角色。

情况.（c）一般称为受虐狂。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满足也是采用原来施虐狂的方式。这时被动的自我在幻想中使自己回到了前面的情况里，只是现在将它放弃给自身以外的另一个主体……。当我们观察强迫性神经症中的施虐冲动行为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假设阶段（b）并不是多余的。在这些情况里我们看到返回主体自身，却没有向着他人的被动姿态，倒转只是达到第二阶段。自我折磨和自我惩罚是出于一种折磨的欲望，而不是受虐狂。主动

的愿望发生了变化，不是变成被动的，而是变成了返及自身的中间愿望。

施虐狂的概念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复杂了，这种本能的一般目的是屈从对象或控制对象，除此以外似乎还要达到一种特殊的目的，即受到痛苦的惩处。现在的精神分析似乎表明，痛苦的惩处在本能最初寻求的目的中并不起什么作用……但是一旦发生了向受虐狂的转移，痛苦的经验就非常适合于为受虐者的被动目的服务。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痛苦的感觉就象其他的不愉快感觉一样，会发展成性的兴奋并产生令人快乐的条件。为此，主体甚至愿意体验痛苦的不愉快。而一旦承受的痛苦被作为受虐狂的目的体验到，它就可以被带回施虐狂的情景中去，从而在惩处痛苦的施虐目的中生效。然后主体把这种痛苦加到别人身上，通过把自己看成受苦的对象，而以受虐的方式来享受。当然，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痛苦本身并不能使人感到享受，而是靠伴随而来的性兴奋，这对于施虐者特别容易达到……。为使说明完整，还要补充一下，不能把可怜说成是施虐本能倒转的产物，而是对抗本能的一种反动形成的概念（其差别参阅下文）。

通过对另一组对立面的研究，其结果就更加简

单了，不过也有不同，这就是以窥视阴部（窥阴癖）和自我裸露为目的的本能（用到错的语言可以叫做“观淫者”与裸露者）。我们在这里假设它与前面的例子有一样的发展阶段：（a）窥阴癖的活动指向外部对象；（b）放弃外部对象，使窥阴癖的本能返回主体自身，从而发生被动性的转移，并确立新的观看目标；（c）构成一个新的主体，暴露自己是为了让别人观看。这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主动的目的出现在被动目的之前，窥阴癖在裸露癖之先。……考虑到前面考察的两种本能，应该说通过从主动到被动和返回主体自身的倒转而完成的转变，实际上永远不涉及附属于这种本能的推动力的总量。从某种程度上讲，原先的主动方向总是与以后的被动方向并列，即使这种转变是非常剧烈的……事实上，在发展的后一阶段，原始形式的本能与其对立面（被动的）可以同时观察到，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布罗伊尔提出的非常贴切的词：矛盾情绪……

本能的“内容”转变为它的对立面能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中看到：这就是从爱变成恨。这是非常普遍的，两种感情同时指向一个对象。它们共同的现象构成了矛盾情绪的最重要的例子。

爱和恨的例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违背了我们在关于本能的图式中进行的分类。毫无疑问，这两种矛盾的感情和性生活存在着最密切的关系。但是人们自然不愿意把爱看成一种特殊的性欲本能的组合，就象刚才所讨论的那些本能一样。人们宁可把爱设想成感情的性欲趋向的完整表达。但是这种观念并没有排除我们的困难，我们对于如何设想这种根本对抗的两方面感到束手无策。

爱有三个对立面，而不仅仅是一个。首先是对立面爱—恨，其次是爱—被爱，此外还有与爱和恨同时对立的中性或者无性别的情况。第二种对立，爱—被爱，严格地对应于主动与被动，可以用与窥阴癖本能同样的方式回溯到原始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是爱自己，我们把它看作是自恋的特点。然后根据自己究竟是主体还是对象变换的另一个人，产生爱的主动目的或被爱的被动目的，后者仍然与自恋有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心理生活设想成由三极控制的整体，也许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爱的对立面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有这样一些对立面：

主体（自我）—对象（外部世界）

快乐—痛苦

主动—被动

自我—非自我（外界）这组对立面，即主体—对象，在早期阶段作用于个体。这么说是根据经验，即肌肉的运动可以排除外部刺激却无法抵御来自本能的刺激。这种对立在我们的智力活动中仍然处在高于一切的统治地位，并为研究提供了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基本情况。快乐—痛苦的两极依赖于一系列感情，它在决定我们的行动（意志）时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这早就强调过了。主动—被动的对立不能与自我主体—外部对象相混淆。只要自我受到来自外部的刺激，它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被动的，当它采取行动时，就变为主动的了。它的本能迫使它采取特殊的对外部世界的活动。如果我们想要强调事情的本质，我们可以说，自我主体相对于外部刺激而言是被动的，但由于自己的本能又是主动的。主动—被动的对立以后与男性—女性结合在一起，这样便失去了心理学的意义。主动性与男性、被动性与女性融合在一起，确实被看成一种生物的事实，但这决不象我们假定的那样，永远是完备的、没有例外的。

这三种对立面联系在一起的方式非常有意义。确实在一些基本的心理状态中，两个对立面是一

致的。原先，在心理生活的始初，自我本能是指向自己的，这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自身得到满足。这种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的自恋，这种满足的能力被称为自我淫荡。这时的外部世界一般来讲不能引起任何兴趣，它与满足的目的毫不相干。但是在这个阶段，自我主体是与令人快乐的东西一致的，外部世界则无关痛痒（作为刺激源甚至是痛苦的）。我们暂时把爱定义为自我与其快乐根源之间的联系，那么自我只爱自己而且对外部世界毫不关心，这种情况就是“爱”的第一种对立面。

只要是自我淫荡，自我就不需要外部世界，但是由于自我保存本能所经历的经验，它就要找寻一个对象。毫无疑问它是做不到的，只是在一段时间里它会对内部的本能刺激感到痛苦。按照快乐原则，这时就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如果对象表现为一种快乐的根源，就被自我吸收，（按照费伦奇的说法就是心力内投）。另一方面，只要在自我内部引起痛苦，自我就向外部世界冲击（参阅后面的投射机制）。

于是原来的现实自我，用似乎客观的标准来区分外部和内部，现在则转变为纯粹的快乐自我，它推崇快乐。这种快乐自我，把外部世界分成两部

分，一部分可以引起快乐，就与其合并，其他部分则与之隔离。它自己的一部分也被分离了，并将其投射到外部世界，加以敌视。按照这种新的安排，两种对立面的一致性就更加确定了：

自我主体与快乐，

外部世界与痛苦（或者更早是与中性）……

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自我的对象最初是靠自我保存本能来发现，它来自外部世界。无可否认，憎恨最初预示了自我与隔离的外部世界及其刺激的关系。中性也可以归为憎恨的前身。因此，一开始，外部世界，对象和被憎恨的东西是一码事。以后对象表现为快乐的来源，它就成为被爱的而与自我合并，于是对于纯粹的快乐自我，对象再度与外部的，被憎恨的东西取得一致。

但是，我们现在注意到，正如对立面爱—冷漠反映了自我—外部世界的极性一样，另一组对立面，爱—恨重现了快乐—痛苦的极性，它受到前者的约束。当纯粹的自恋阶段让位于对象恋时，快乐与痛苦就表现了自我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当对象成为引起快乐感情的根源时，就有一种运动的倾向努力使对象更加接近自我，并与其合为一体。我们就说这是为对象所“吸引”，或者说是“爱”这个对

象。相反，当对象成为痛苦感情的根源时，就有一种要加大对象与自我之间距离的倾向，并且恢复以前的关系，即有一种原始的努力要逃避外部世界及其刺激流。我们感到了一种来自对象的“斥力”，并且憎恨它，这种憎恨可以增强到成为一种侵犯对象的倾向，就是要消灭它。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一种本能“爱”上了为了达到满足而追逐的对象，但是要说它“憎恨”对象就很怪了；于是我们就认识到爱与恨的态度不能说明本能与对象之间关系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一种口头的用法，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种爱和恨的意义限制。我并不是说那些我们所爱的对象是为了自我保存的利益，我们宁可强调我们需要它们，也许还可以在我们与它们的关系中加上其他元素，即用一些词来表示程度小得多的爱，例如：爱好、喜欢、赞同。

于是“爱”这个词就成为自我及其对象之间纯粹快乐关系中最深的一种，从狭义上理解最终使自己依附于性欲的对象以及能够满足升华的性欲本能所要求的对象。这种自我本能与性本能的区别是我们赋于心理学的，但可以看到它与我们所说的精神

是一致的。由于我们不习惯说单独的性本能成分在爱它的对象，又看到最合适的情况是把“爱”这个词用于自我与其性对象的关系，于是懂得，这个词用于这种关系只能是一开始就综合了所有的本能成分而以生殖器及服务于生育的机能为第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恨”这个词时，不会出现与性快乐和性机能过于密切的关系，相反，它的痛苦性质倒似乎是唯一确定的。自我憎恨、厌恶、甚至要消灭所有的对象，它们成为痛苦感情的根源。它没有考虑到它们是否意味着使性欲的满足或者自我保存需要的满足受到挫折。确实可以这样说，憎恨关系的原型并非来自性生活，而是来自自我为争取自我保存和自我维护的斗争。

于是我们看到，爱和恨虽表现为一组对立面，实际关系却远非如此简单。它们并非起源于共同的基本元素的分裂，而是具有不同的起源，并且经历了各自的发展过程，然后才受快乐—痛苦关系的影响构成了彼此对立的两面。我们的任务是把有关爱和恨的起源的知识结合成一个整体。

爱起源于自我的下述能力，它通过获得“器官快乐”来满足本能的某些自我淫荡。这在开始是自恋，然后就转移到那些与自我结合在一起的对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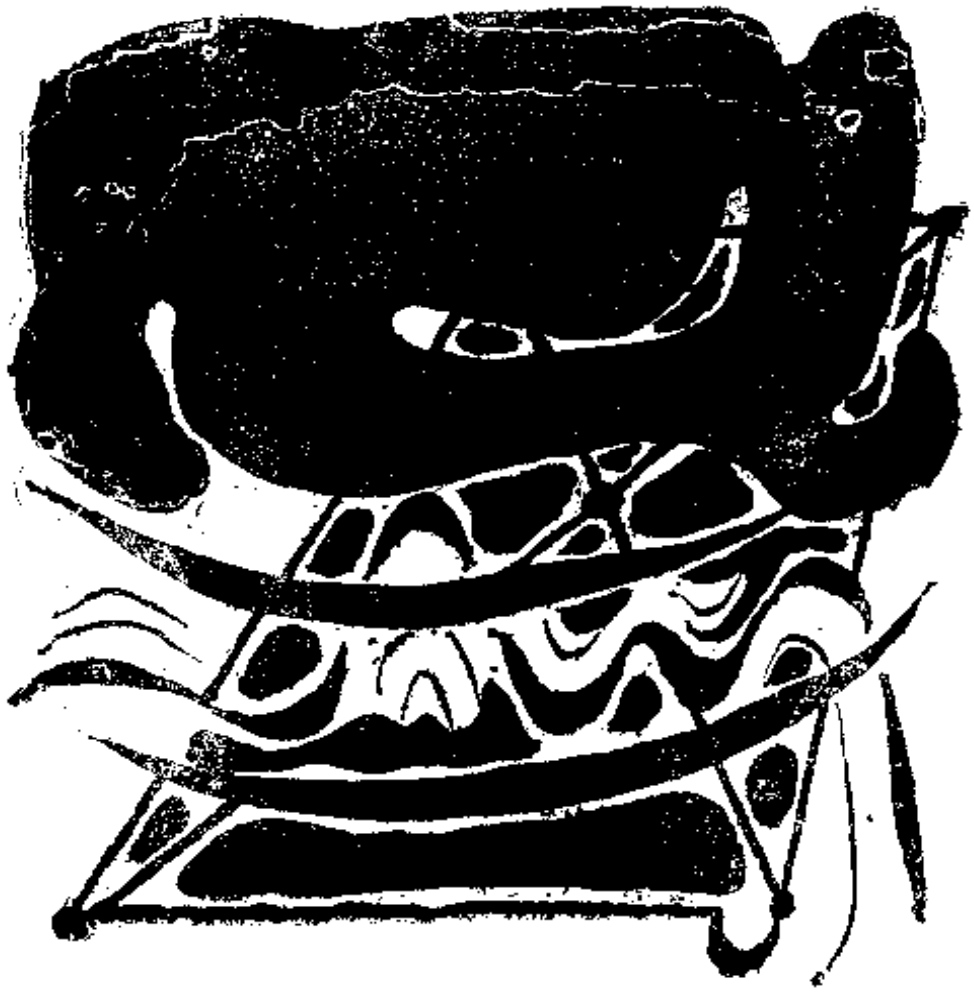
去，再进一步则表现为把对象作为快乐的根源而追逐的自我的运动。它与以后的性欲本能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完全综合在一起时，便与性的趋向一致而形成一个整体。爱的原始阶段表现为暂时的性目的，同时性欲本能则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其中，我们首先认识到的是结合或吸引的方面，这种类型的爱是与抛弃对象中的可分离部分一致的，因而可以说它们是矛盾情绪。在更高级的前性器期的肛门施虐形成阶段，追逐对象表现为要控制的冲动形式，这个阶段对于对象的伤害和消灭是不关心的。爱的这种形式和预备阶段，很难与恨区别开来。只有当性器官形成以后，爱才成为恨的对立面。

恨与对象的关系产生在爱之先。它来自自恋的自我对于产生刺激流的外部世界的原始拒绝。作为由对象引起的痛苦反应的表示，它们仍然与自我保存的本能保持着持久的亲密关系。于是性本能与自我本能很容易发展成为对立面，它是爱与恨的翻版。当性机能受自我本能控制时，它们的施虐肛门形成阶段也给予本能目的以恨的性质。

爱的产生与关系的历史使我们懂得了爱如何经常表现为“矛盾情绪”，也就是说总是对于同一对

象伴随着恨的感情。恨混在爱中可以部分地回溯到爱的那些早期阶段，那时爱并没有完全成熟，它部分地建立在厌恶与拒绝自我本能的反应基础上，这种本能在自我与爱的频繁利益冲突中受实际动机的支持。在这两种情况下，恨的掺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自我保存本能。在对给定对象的爱的关系破裂时，随之而来的常常是恨，从而我们获得了爱转变为恨的印象。这种特征的描述被下述观点所肯定：在发生这种转变时，恨是受到现实考虑的鼓动并被施虐早期阶段爱的倒退所增强。于是恨就具有性的性质，作为爱的关系的延续也就有了保证。

爱的第三个对立面，即从爱的主体转变为爱的对象，表现了主动与被动的极性转换，可以用与窥阴癖及虐待狂同样的方法来加以判断。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本能所经受的各种变化的基本性质就是它们都屈从于三种主要极性的影响，这些极性控制了心理生活。我们可以把这三种极性分别描述成：生物性的主动性—被动性；现实性的自我—外部世界；最后则是实用性的快乐—痛苦……



# 压　　抑

（1915）

本能冲动会经历一种变化，就是遇到障碍，其目的是使这种冲动无效。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冲动会进入被压抑的阶段，我们现在就对这种条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果起作用的是一个外部刺激，那么逃避显然是一种合适的补救办法，但本能是无法逃避的，因为自我无法躲避自己。以后会发现，根据判断作出的拒绝（谴责）是反对冲动的良好武器。压抑是谴责的早期阶段，介于逃避与谴责之间，在进行精神分析研究之前是无法描述这个概念的。

要从理论上推导出压抑的可能性并非易事。为什么本能冲动会遭受这样的命运？显然，它发生的必要条件是，本能若达到目的就会产生“痛苦”而

不是快乐。但是我们无法很好地想象这种可能性，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本能。本能的满足总是令人愉快的。我们必须假设存在某些能把满足的快乐变成“痛苦”的环境和过程。

为了更好地定义压抑，我们可以讨论一些与本能有关的其他情形。外部刺激有可能变成内部的，例如身体器官的耗损和毁坏会导致新的长期兴奋和增强紧张。于是这种刺激就和本能非常相似。我们所体验过的肉体痛苦就是这种情形……

肉体痛苦的例子也太含糊了，对我们的目的没有太大帮助。我们假定有一种本能的刺激是得不到满足的饥饿。它保持着需要状态并将变得如此紧迫，以至除了采取适当的行动使其得到满足外，别无它法。在这种情况下，与压抑毫无关系。

因此压抑并非冲动得不到满足而增强到无法忍受的程度的基本后果。生物为对付环境而使用的这种自卫武器必须在其他的联系中进行讨论。

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在精神分析的临床经验中。我们会看到受压抑的本能完全可能得到满足。而且这种满足本身总是令人快乐的。但是他与其他的要求和目的并不一致，因此它在心理的一部分引

起快乐，却在其他部分引起痛苦。我们看到压抑的条件(就是避免“痛苦”的元素)将获得比满足的快乐更大的力量。而且关于移情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经验迫使我们得出结论，压抑最初并不是一种保护机制，而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形成明显区别后才做到这点。压抑的实质在于拒绝的机能和把某些东西排除在意识之外。这种关于压抑的概念得到下述假设的补充，心理结构达到这一阶段之前，本能所发生的其他变化，例如走向反面和返回主体承担了控制本能冲动的任务。

看来，压抑与无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探索压抑的本质，直到对心理的各种结构和从无意识分化出的各种意识有更多的了解。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任务才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并描述我们在临床实践中注意到的压抑的某些特点。我们甚至要不加变动地重复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的那些话。

我们现在有理由假设一种原始的压抑，这是压抑的第一阶段，即拒绝代表本能的心理概念进入意识。它伴随着固恋。这种概念化代表以后保持不变，本能则始终依附于它。这是因为无意识的某些性质，我们以后再谈。

压抑的第二阶段是真正的压抑，它与被压抑的本能的心理派生物有关，或是这样的一连串思想，它们在其他地方产生并通过联想联系在一起。说到这种联想，这些观念经历了与原始压抑同样的命运。因此真正的压抑实际上是一种后驱逐。而且只强调意识对于被压抑东西的拒绝作用是错误的。我们还应考虑到，最初被压抑的东西对于它能与之建立联系的任何东西都是有吸引力的。如果没有结合力，如果没有一些已经被压抑的东西准备同化那些被排斥到意识之外的东西，那么压抑的倾向就很可能不起作用。

对精神性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了压抑的重要效果，由于这种影响，我们倾向于过高地估计它们的心理内容，而且容易忘记压抑并不妨碍本能的代表继续存在于无意识之中，并进一步组织起来，进一步派生和形成结构性联系。压抑确实只涉及本能代表与意识这个心理系统的关系。

精神分析向我们表明，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对于理解压抑在精神性神经症中的影响有重要作用。例如，它表明，如果本能代表受到压抑而不再受意识的影响，就会发展成难以觉察、极为丰富的形式。它象真菌一样在黑暗中分叉，并采取极端的表现形

式，对它转译和揭示的意义对神经症患者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是恐怖的，因为它们反映了本能的异常的、危险的力量。本能的这种力量的错觉是由于它在幻想中不受阻碍地发展和压制造成实际满足的欠缺的后果。后一种后果与压抑有密切关系，并为我们寻找它的意义指示了方向。

然而，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假设压抑禁止原始压抑的所有派生物进入意识是不正确的。如果这些派生物离开被压抑的本能代表足够远，那么不管是因为畸变的过程还是由于间接联想的原因，都可以自由地进入意识……

我们无法给出一般性的规律，说明要使意识的抗拒失效，必要的畸变程度和远离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种微妙的平衡，我们还不知道它的作用原理，但从它的作用方式推论，这是关系到无意识精神发泄的强度问题，超过这一限度就会使满足瓦解。因此，在每一种情况下，压抑的行为都处于高度专门化的状态，被压抑的东西的每一种派生物都有其特殊的命运。稍有畸变就会改变整个结果。从这种关系里可以理解，人们特别偏爱的那些对象与人们最憎恶的对象起源于同样的知觉和经验，它们之间的差别最初只是由于细微的变

化。确实，正如我们在物恋对象的起源中发现的那样，从两者的密切关系说，原始的本能代表可以一分为二、一部分受到压抑，另一部分则被理想化。

增加或减少畸变的程度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也就是说，通过条件的变化可以产生快乐与“痛苦”。为了引起心理力作用的变化，使通常引起“痛苦”的作用，也能引起快乐，就需要特殊的机制，每当这种机制对本能代表的压抑起作用时，通常的排斥就废除了。在这些机制中唯一有待深入研究的是玩笑。一般来讲，压抑的排除只是暂时的，它很快可以重新建立起来。

但是，对于这类现象的观察，是以使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压抑的一些更为深入的性质上去。正如我们所阐述的那样，它不仅是可变的，专门化的，而且是非常活泼的。不能把压抑的过程看得一成不变，它的结果也不是永恒的，好象活的生物一经杀死就再不能复活。相反，压抑需要持续地耗费能量，一旦这种能量中断，那么压抑的维持就会受到威胁，就需要采取新的压抑行为。我们可以设想，被压抑的东西，不断受到来自意识的拉力，平衡则靠相反方向的持续压力保持。然而保持压抑就必须

持久地消耗能量，而经济地解除它则意味着节约。压抑的活动性有时也表现在睡眠时的心理特点中，只有睡眠才使做梦成为可能。醒来时，梦中受到压抑的精神发泄就再次产生了。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归根结底，当我们说一种本能冲动被压抑时，我们对它只说出了极少的一些性质。只要不对压抑抱有成见，就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条件下发现冲动。它可以是不活动的，就是说以非常低的能量发泄，或者发泄的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活动能力）是可以变化的……〔被压抑的本能〕的派生物只要有少量的能量，就可以不受压抑，虽然就它的内容性质而言，会引起与意识控制之间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量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旦一个念头的冒犯超过一定量的限度，这种冲突便成为现实，正是这种观念的活化导致它受压抑……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了对本能代表的压抑，由此我们懂得了，一种观念或者一组观念是以一定的附属于本能的心理能量（里比多、兴趣）进行发泄。临床的观察迫使我们进一步分解那些迄今为止被认为是统一体的东西，因为它告诉我们，除观念外，还应该考虑其他的本能代表，这些其他元素所

受的压抑与观念所受的压抑完全不同。我们用情感负荷这个术语来表示心理代表中的其他元素。它代表本能中脱离观念的一部分，并根据它的量找到相称的代表，在这个过程中它可以作为情感而被知觉观察。在描述压抑时，我们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知道受压抑的观念的命运，它们脱离了依附于观念的本能能量而受到压抑……一般来讲本能的概念化代表受到压抑会产生下述影响，如果它以前存在于意识之中，就会从意识中消失，如果它正要进入意识，就会退回去……

当我们粗略地考察通过精神分析所作的观察，可以看到在本能代表中的定量因素的命运可以是三种之一：要么本能完全被压制，找不到任何痕迹；要么以伪装的情感出现，带有一种特殊的情调；要么转变成为焦虑。对于后两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向情感的转化上，特别是转化成焦虑，这是属于本能的心理能量的情感，是本能可能发生的一种变化……

如果我们把观察局限于它对本能代表的概念部分作用的结果，那么就会发现一般的压抑会产生一种替身形成。这种替身形成的机制是什么呢？我们是否必须在这儿区分几种机制呢？而且，我们知

道，压抑会留下症状。也许我们可以把形成替身与形成症状看成一致的过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形成替身的机制是否与压抑一致呢？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两者很可能大相径庭，即压抑本身无法形成替身和症状，但是后者构成了恢复被压抑的东西的标记，它们存在于不同的过程之中。看来在考察压抑的机制之前最好先考虑一番形成替身与形成症状的机制……我可以预言，（1）压抑的机制实际上与形成替身的机制不一致；（2）有许多不同的形成替身机制，（3）不同的压抑机制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收回能量的发泄（如果关系到性本能，那就是撤回里比多）。

我所谈的只限于这三种熟知的精神性神经症的形式，我要用一些例子来说明在这里引进的概念如何在压抑的研究中获得应用。我要在焦虑歇斯底里中选择一个例子，对它进行透彻的分析。这是一种动物恐怖症，是屈服于压抑的本能的冲动，是对父亲的里比多态度与对他的恐惧的结合。受到压抑之后，这种冲动就在意识中消失了，父亲不会作为里比多的对象出现在意识中。我们发现替代他而处于相应地位的是某种动物，它们程度不等地适合于成为恐惧的对象。概念元素形成替身的方式是沿着一

连串联系的观念变移，这些观念是以某种特殊方式确定的。定量的元素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成焦虑。其结果是以对狼的恐惧来代替对父爱的要求。当然，这里所采用的方法即使对于最简单的精神性神经症病例也不足以提供完整的解释，总有其他的观点需要考虑。

动物恐怖症中的压抑极不成功。它所做的不过是为了逃避"痛苦"而排除一种观念，并用其他观念代替它。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神经症的功能远没有结束，而是进入"第二阶段运动"，可以说它要达到直接的、更加重要的目的。于是就努力逃避真正恐怖症的形成，逃避一些东西以防止焦虑的爆发。更加专门的研究将使我们能够理解这种机制，恐怖症通过它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我们考虑到真性转换性歇斯底里的情形，会导致关于压抑的完全不同的观点。这里最突出的一点是它不可能使情感负荷完全消失。于是病人表现出夏尔科所谓的"歇斯底里冷漠"的症状……

本能代表的概念性内容完全来源于意识。替身形成——这里表现为症状，——会有过度的神经支配，（在典型的情况里是身体的神经支配）有时呈现感觉的特点，有时呈现运动的特点，或者兴奋，

或者抑制。对于被压抑的本能代表作更细致的观察证明了过度神经支配的区域会吸收全部的精神发泄，就象凝缩的过程一样。当然这些论述并没有囊括转换性歇斯底里的全部机制。特别要考虑倒退的因素，它们在其他关系中是被肯定的……在转换性歇斯底里中，象在焦虑性歇斯底里中那样，压抑的过程最后会形成症状，不需要进入“第二阶段运动”，或者严格地讲，不需要无限多的“运动”。

在第三种情感里显示了压抑完全不同的方面，我们提到它是为了在强迫性神经症里进行比较。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把被压抑的本能代表看成什么，是里比多还是敌意的倾向。产生这种怀疑是因为受迫性神经症是以倒退为前提的，由于这种倒退施虐的倾向代替了温柔的倾向。这是一种对受到压抑的爱人的敌意冲动。这种压抑功能的早期阶段的作用完全不同于以后的作用。首先，这种压抑是完全成功的，概念性的内容被排斥了，情感也消失了。就象形成替身一样，在自我中产生了变化，良心变得更为敏感，这很难说是一种症状。在这里，替身形成与症状形成是不一致的。我们也从这里学到了一些有关压抑机制的知识。压抑必然会引起里比多的撤回，若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它就会采

取反动形成的方式了，即加强对立面。于是在这里替身形成有着与压抑相同的机制，并且从根本上讲是与它一致的，从时间和内容上讲，与形成症状有所不同。很可能是由于矛盾情绪的关系而使整个过程成为可能，在这种关系中，施虐的冲动是注定要受压抑的。

但是，最初成功的压抑是无法保持的；在以后的过程中，它的失败就变得越来越明显。矛盾的情绪通过反动形成而产生了压抑，它也构成了被压抑的东西能成功地再度突破的关键点，消失的情感毫无损耗地转变为对社会的恐怖，意识的痛苦或自我谴责。拒绝的念头为其他替身所代替，通常是转移到某些微不足道或者不引人注目的东西上去……把观念排斥到意识之外的状况会顽固地保持，因为它能保证避免采取行动，防止冲动表现为运动。于是，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压抑功能的最终形式是一种毫无结果，没有休止的挣扎。

# 精神分析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

(1915)

当医生对神经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他的兴趣起初决不在于病人的性格。他更感兴趣的是症状的含义、哪种本能潜伏在它们后面并从中得到满足，哪些冲动通过什么神秘的途径变为这些症状。但是他必需采用的技术很快就迫使他把好奇心直接转向其他目标。他发现自己的研究受到抗拒的威胁，这种抗拒是病人对抗他所造成的。他完全可以把它归因于病人的性格，这样，性格问题首先引起了他的兴趣。

反对医生工作的那些性格特点，并不总能为病人自己所认识，而周围人又对他持这种看法。病人的某些特点看来好象很温和，却常常有令人惊讶的强度，或者会表现出一些在生活的其他关系中难以暴露的态度来。下面就要描述和追溯性格中某些令

人惊讶的特点的起源。

# I "例 外"

精神分析工作者总是面临这样的任务，要诱导病人放弃立即可以直接得到的快乐源。他不必放弃所有的快乐……不，病人只须放弃这类会加害于他的满足，他只须暂时放弃它们，只要学会把直接的快乐源换成能得到更好保证的快乐源，虽然时间有所延迟……

因此，当人们要求病人暂时放弃任何快乐源时，这是一种牺牲，是为了一种更好的结局而承受暂时的痛苦，甚至只是服从于一种为了全人类的必要性，人们将碰到由于特殊原因而坚持自己要求的人。他们会说他们放弃得够多了，也忍受够了，因而不能再接受其他要求了。他们将不再屈从于任何不能同意的必要性。因为他们是例外，所以要这样保持下去。在病人身上，这种要求会变成一种信念，他觉得自己处于一种特殊的优越地位，可以不再作任何痛苦的牺牲……

毋庸置疑的是每个人都渴望把自己看成"例

外”，并要求对于别人的特权。正因为这样，如果有人声称自己是例外，必定有特殊的理由，而不会出于相同的原因。理由可能不止一种，在我研究的病例中，曾经成功地追溯出这些病人生活的早期经验中的共同怪癖。他们的神经症与他们幼年时期的事件和痛苦的经验联系在一起。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无辜，好象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伤害。他们所要求的特权就是这种不公正待遇的结果，是由此造成的反叛，丝毫不能归咎于冲突的强化导致神经症的发作……一位年轻人相信自己得天独厚，他在幻想中成为自己奶妈传染的牺牲品，于是他以后的全部生活都靠“保险费救济”，就是说他要求补偿，却不知道这些要求根据什么。在这个例子中，分析从模模糊糊的记忆中重新构造了这个事件和这种症状的解释，并且得到了来自家庭信息的客观肯定。

由于很容易理解的原因，我不能就这种病历和其他病历谈更多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能在没有提到妇女对特权的要求和在同样基础上的许多强求时就结束“例外”的论述。我们从精神分析的工作中知道，妇女认为自己从小就被错待、受到压制和贬低。有许多女儿对母

亲抱有怨恨归根结底是责备母亲把她生成一个女孩而不是男孩。

## Ⅱ 成功带来的灾难

精神分析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由于挫折而得神经症的规律。挫折是针对满足里比多欲望而言，在这条定律为人们所理解之前，采用迂回的噜苏说法是有必要的。这就是说，神经症的发病必需有里比多欲望与我们称为自我之间的冲突，后者是自我保存本能的表现，其中也包括他关于自己性格的理想。致病的冲突仅仅发生在里比多追逐那些早为自我所克服、蔑视并已将其排斥的欲望之时。里比多也仅仅在与自我一致的理想没有得到满足时才这样做。因此，现实满足的剥夺和挫折是神经症发病的先决条件，虽然决不是唯一条件。

因此当医生发现，有时人们恰恰在衷心渴望、长期追求的希望得到满足时发病就更加令人惊讶和迷惑了。这种情况下，满足与发病间的因果联系是毫无疑问的，看来病人似乎是无法承受自己的幸福……

这种经验与致病规则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解决的方法就是区分内部挫折与外部挫折。当能使里比多得到满足的对象在实际中仍然存在时，这就是一种外部的挫折。但除非有内部的挫折参与，它单独是不起作用、不致病的。自我干涉里比多想占有其他对象的权力。只有冲突产生之后，神经症发病才有可能，即采用压抑的无意识方式迂回地得到替代性满足。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内部挫折总是存在的，但只在现实的外部挫折为其提供基础以后，它才起作用。在那些例外的情况中，疾病随着成功而来，这时只有内部挫折在起作用，并且只在外部挫折为愿望的满足所取代时才表现出来。初一看仍有些地方令人费解，但更仔细地观察就会使我们感到并非无法理解。一个愿望只要无害地存在于幻想之中，并且似乎远达不到满足，自我就能容忍它，一旦它接近满足，威胁将要成为现实，那么自我就会捍卫自己，竭力反对这种愿望。这种情况与我们熟悉的神经症形成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一般情况下是里比多发泄的内部强化，这种发泄把迄今认为是无足轻重、可以容忍的幻想变成了死对头；而在我们这些例子里，是外部环境的实际变化给出冲突爆发的信号。

分析工作向我们表明，是良心的力量阻止一个人从现实中的幸运变化获得长期盼望的欢乐。然而，要发现这些责难和惩罚的倾向的本质和根源，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这种倾向往往出现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 III 出自犯罪感的罪行

一些非常正直的人在有关自己早年生活的陈述中，特别是关于青春期之前的陈述中，告诉了我们他们所犯下的违禁行为，例如偷窃、诈骗甚至纵火。我不能认为这些陈述说明了当时生活中道德禁止影响的薄弱，我也不想使它们在有关的故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我显然被迫对这类情况作更加基本的研究，因为在一些显著的，更容易理解的例子里，当病人接受我的治疗时，当那些人是成人时，发生了越轨行为。于是分析工作提供了令人惊异的结论，出现这些行为恰恰因为它们受到禁止，因为这些行为会使人得到一种精神解脱的快感。他忍受着犯罪感的压制而并不知其根源为何。在他犯下这些罪行后，压制就会减轻。这种犯罪感至少能

以某种方式说明其原因。

这看来似乎是自相矛盾，但我必须坚持，犯罪感出现在越轨行为之前，而非由此产生。相反，越轨行为是由犯罪感产生的。我们可以公正地把这些人说成是由于犯罪感而犯罪。这种犯罪感觉的预先存在当然可以用一系列其他的表现和效果加以说明。

但是，科学的工作并不满足于确定对于规范的偏离。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在行动之前的这种模糊的犯罪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种原因是否可能在人类的越轨行为中起相当大的作用……

在孩子身上，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往往为了招来惩罚而“调皮”，在被惩处之后就安静和满足了。后来的分析研究常常可以找到犯罪感的痕迹，它促使他们去寻求惩罚。在成人的罪行中，人们也许必须排除那些有越轨行为却没有犯罪感的例外，他们要么在成长时没有道德的约束，要么由于与社会的对立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然而对大部分其他罪犯来说，虽然存在惩罚他们的法律手段，但这种犯罪动机仍然存在。这样可以弄清楚犯罪心理学中的许多含糊之处，并且为惩罚提供一个新的心理学基础……

# 论自恋：导论

(1914)

I 自恋这个词原来是临床术语，由奈克在1899年开始采用，指一种人对待自己的身体就象对待有性关系的对象的身体一样。他可以通过注视、抚摸、玩弄自己的身体而体验到一种性的快乐，直至达到完全的满足。自恋发展到这种程度，就具有了倒错的意义，它吸收了主体的全部性生活。因此当我们处理它的时候可想而知会遇到在研究一切倒错时看到的类似现象。

使那些从事精神分析观察的人感到惊讶的是，自恋态度的孤立特点可以在许多有其他异常行为的人身上看到，例如萨德格所说的同性恋。总之自恋有一种里比多的素质，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考虑它。它在人的正常发展过程中也占有一定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自恋并不是倒错，而是利己

主义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种里比多补充，可以说是每一个生物都具有的手段。

当我们企图使自己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知识符合里比多理论的基础假说时，就会有一种压力迫使我们承认自恋是原始的和正常的。妄想痴呆病人有两个基本特征：夸大狂和失去对外界（人和事物）的兴趣……一个患有歇斯底里或者强迫性神经症的病人只要发病就会摈弃与现实的联系。但是分析表明，他并没有切断与人或事物的性联系。他仍然在幻想中保持这种联系，就是说，一方面在记忆中找到想象的对象来代替实际的对象，或者把两者揉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不再采取行动使自己的目标与实际对象发生关系。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采用里比多的内向性这个术语才是合理的。否则就应该用妄想痴呆这个词。荣格则不加区别地运用它。患者实际上好象是从外部世界撤回里比多，而没有在幻想中以其他东西来代替它们。这种过程似乎有次级过程使里比多重新指向一个对象，一部分努力是要恢复原来的对象。

新的问题产生了：在精神分裂症里，里比多离开外部对象后的命运如何呢？这些情况下的夸张性质提供了一个线索。夸张无疑要消耗对象里比多。

里比多离开外部世界指向自我，就会导致自恋状态。夸大狂本身并不是新东西，相反，正如我们所知道，这是对于早已存在的情况的夸张与抱怨。

……

里比多理论的这一发展在我看来是合乎情理的，它得到了第三方面的支持，即我们对原始民族及儿童心理活动所作的观察和形成的概念。我们在原始民族发现的特征如果单独出现的话都与夸大狂相似，即过高估计愿望和心理过程的力量、认为“思想万能”、相信语言的神奇力量，以及把处理外部世界的方法，即“魔术”般的技能看成是这些夸张前提的合乎逻辑的应用。至于儿童，我们对他们的发展更不清楚，我们设想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与此类似。

在根本没有关于本能的任何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辨清方向时，我们可以或只能提出一种假说，然后根据它的逻辑结论否定或肯定它。关于在性本能与其他本能，即自我本能之间存在基本差别的假说，除了在分析移情神经症时极为有用外，还有一些地方也有利于这种假说。我承认，如果只有前一种考虑，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完全有可能是相同的能量在心理中起作用，只是由于对象发生了转化

为里比多。但是，与这两个概念差别对应的首先是饥饿与爱之间的区别，它是如此之大。其次，从生物学角度看也有利于这种观点。个体实际上具有双重的存在，他一方面服从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又被栓在一条链上，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意志。个体把性欲看成目的之一，但是从另一种观点看，它又依赖于细胞原生质，他为此付出能量，得到的报酬则是快乐，这是用非生命物开动的生命之车，就好象遗产的继承人，他暂时占有一笔财产维持自己的生存。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区别只不过反映了个体的双重机能。第三，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心理学中所有暂时性的想法，总有一天会建立在有机结构的基础之上。有可能是特殊的物质和化学过程控制了性欲的作用，并使个体生命得以延续。当我们用心理的特殊力代替特殊化学物质时，我们想到了这种可能性。

因为我想使心理学摆脱那些严格来讲是其他领域的东西，哪怕是生物学的东西，所以我想在这里说明，将自我本能与性本能分开的假说（即里比多理论）没有什么心理学的基础，但是从本质上讲，得到了生物学事实的支持。如果精神分析的工作能够提出有关本能的更有价值的假说，那么我完全可

以放弃目前的假说。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生这样的事。当我们越来越深入时，有可能会发现，性能量即里比多只是对心理起作用的一般能量分化的产物。但是这种说法没有什么意义。它所涉及的东西离开我们考察的问题如此遥远，而且不能提供有用的知识，因此反对它或者肯定它都没有用处。我们没有兴趣分析这种原始的同一性，就象人种的原始亲缘关系与遗嘱检验法庭所需要的亲属关系证明一样不相干。所有这些思辨都得不出什么结论，因为我们无法等待其他科学为我们提供有关本能的现成理论，如果我们想通过对心理现象的综合来洞察生物学的这个基本问题，那么目前离这一目标还相去甚远。让我们充分认识犯错误的可能性，但是不要被我们最初采用的自我本能与性本能对立的假说的逻辑结论所吓倒（对移情神经症的分析迫使我们得出这种假说），应该看看它是否一致并能得到有用的结果，是否也可以适用于其他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

Ⅱ

直接研究自恋的方式看来有些特殊的困难。我们理解这种情况的主要工具也许仍

然是对妄想痴呆的分析。就象可以通过移情神经症追溯里比多的本能冲动一样，我们可以通过精神分裂症与妄想狂洞察自我的心理。而且很简单，为了再次弄清什么是正常的，我们显然应该根据它的畸变和夸大来研究其病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有关自恋的知识，我现在依次谈论这些来源，它们是对于机体疾病、疑病症和两性之间爱的研究。

在估计里比多对于机体疾病的影响时，我遵照了S·费伦奇的建议，这是他在与我交谈时提出来的。众所周知，当一个人承受机体的痛苦和不适时，就会失去对外界事物的兴趣，直到他们不再在意自己的苦难。更细致的观察告诉我们，他同时也撤回了对自己所爱对象的里比多兴趣。只要他在受苦，他就停止了爱。有关这一事实的陈词滥调并不能阻止我们用里比多理论的术语解释它。我们可以这样说：得病的人把里比多发泄撤回到自我，恢复健康后又送出去……这种爱的方式不管有多么强烈，都会由于身体所受的痛苦而消失，并且突然为完全不同的情感所代替，这是喜剧作家写得淋漓尽致的题目。

睡眠的情况和疾病一样，意味着以自恋方式将

里比多撤回主体，或者更确切地讲，只是满足睡眠的愿望。梦的利己主义与此极为合拍。对这两种状态，我们都有一些关于里比多分配变化的例子，它们是自我变化的结果。

疑病症和机体疾病一样表现为肉体的痛苦感觉，并一样会对里比多的分配产生影响。疑病症同时撤回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里比多（后者尤为明显），使两者都集中在引起注意的器官上。疑病症与机体疾病间的区别也很明显：后者的痛苦感觉来自可证明的机体变化，前者则没有这种变化。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疑病症应该与神经症过程的一般概念一致，它就也该有机体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是在哪儿形成的呢？

我们可以回顾自己的经验，在其他神经症中也有可以和疑病症相比的肉体痛苦。我以前曾经说过，我倾向于把疑病症和神经衰弱、焦虑归为第三种“真性神经症”。也许不必走得这么远，而说在其他神经症中一般也有少量的疑病症症状。也许我们可以在焦虑性神经症及其附属的歇斯底里中找到最好的例子。这是我们熟悉的对痛苦敏感的器官原型，它可以发生某些变化，但并不算病，这就是处于兴奋状态的生殖器。它充血、膨胀、有分泌物，

是多种感觉的机体。我们把能够将性兴奋的刺激传入大脑的身体部分的活动称为性感活动，如果我们考虑到早已习惯的有关性欲理论的结论，想到身体的某些部分，即性感带能够替代生殖器产生类似的行为，我们还只是冒进了一步。我们可以把性感活动看成是所有器官都具有的一种性质，于是可以说，身体任何部位都不同程度地受这种性质的影响。器官中性感的变化有可能与自我的里比多发泄的变化相互平行。在这些例子里可能包含着对疑病症的最终解释，以及它如何象真正的器官疾病那样影响里比多的分配……

我在这里想进一步探讨妄想痴呆的机制，并把那些似乎值得考虑的概念汇总。在我看来，妄想痴呆症与移情神经症之间的差别在于环境。前者由于挫折使里比多不再依附于幻想中的对象，而是返回到自我，夸大狂就是对这大量的里比多的控制，它相当于创造幻想的内倾性格，可以在移情神经症中看到。妄想痴呆的疑病症类似于移情神经症的焦虑，是心理器官这种努力的失败引起的。我们知道，神经症的焦虑可以通过心理的“功能转换”解除，例如转化、反动形成和防御形成（恐怖症）。妄想痴呆中的相应过程是努力复原，该病最明显的

特症也由此产生。妄想痴呆也常伴随有部分里比多脱离对象的现象，虽然并非一定。因此，我们可以在临床中区分三组现象：（1）代表正常状态或神经症残余的现象（残迹现象）；（2）代表病态过程（里比多脱离对象，进一步是夸大狂、疑病症、情感障碍和每一种倒退）；（3）代表复原的努力。在（3）中，里比多在歇斯底里（精神分裂症或妄想痴呆）或被迫性神经症（妄想狂）后再次依附于对象。新的里比多发泄产生在与原来不同的层次和条件之下。在这种方式的移情神经症形成与相应的自我正常形成之间的差异使我们最深刻地洞察了心理器官的结构。

研究自恋的第三种方式是观察人们在恋爱时千差万别的行为。大多是这样：对象里比多首先隐藏在自我里比多后面，因而在考虑儿童（成人也如此）的对象选择时，我们首先注意到，他从得到满足的经验里选择自己的性对象。最初体验到的自我淫荡性满足与服务于自我保存的生命机能相联系。这种性本能得到自我本能支持，只是到了后来才不依赖于它们，即使这样，我们也能从一点上看到原来的依赖关系，即对儿童进行抚养、关怀和保护的人成为他最初的性对象。也就是说最初是他的母亲或者

替代母亲的人。我们把这种类型和对象选择根源称作依赖型，与它并列的还有第二种类型，我们虽然没有设想它的存在，但精神分析的研究却揭示了出来。我们发现，特别是那些里比多的发展受到过障碍的人，就象倒错和同性恋一样，在选择自己所爱的对象时可以用自己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作为模型。他们明确地把自己作为恋爱的对象来追求，这种选择对象的类型可以叫作自恋……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即根据他们对象的选择究竟符合依赖型还是自恋型。我们宁可假设两种类型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虽然有所侧重。我们认为，人原来有两个性对象：自己与照料自己的女人，因而我们主张每个人都有原始的自恋。它可以长期左右人的对象选择。

进一步把男人和女人进行比较说明，在对象选择的类型方面，男女有着根本的差别，虽然这些差别不太普遍。完全的依赖型对象恋是男人的特点，它表现为性崇拜。这无疑源自童年的原始自恋，而现在转移到了性爱对象上。这种性崇拜是爱的特殊状态的根源，是神经强迫的暗示状态，可以追溯到自我倾注于所爱对象的里比多的枯竭。在女人中最常见的类型有不同的过程，这也许是纯粹的真实的女

性类型。随着青春期的发展，女性性器官成熟起来（这之前它一直处于潜伏状态），看来会引起原始自恋的强化，不利于真正对象恋及其伴随物性崇拜的发展。在女人中产生了一定的自信（特别是在变得漂亮时），补偿了她在选择对象方面的社会限制。严格地讲，女人自爱的程度可以与男人爱他们的程度相比。她们并不需要在爱别人的方向上发展，只需要被人所爱。男人的倾心满足了这种条件。必须承认，这种类型的妇女对人类的性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女人对于男人具有极大的魅力，这不仅是因为美的缘故（一般来讲她们是非常美的），而且是因为某种有趣的心理丛。看来非常明显，一个人的自恋对于已经放弃了部分自恋并寻找恋爱对象的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个儿童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自恋、自信和难以接近，就好象有些动物的魅力在于它们对我们漠不关心，例如猫和受宠的大动物。的确，在文学作品中，即便重犯和幽默家也会因为自恋自大而引起我们的兴趣。他们自以为无所不能，而这样会减低他们自我的重要性。这就象是我们忌妒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保持一种得天独厚的心理状态，我们自己却已经抛弃了这种无懈可击的里比多地位。但是自恋妇女

的巨大魅力也有其反面：情人的不满、他对女人爱情的怀疑、对她那种高深莫测性格的抱怨有很大一部分都根源于对象选择类型之间的这种不一致。

也许再肯定一下并不是多余的，在这种有关性生活的女性形式的描述中，我丝毫没有贬低妇女的意思，贬低女人的倾向与我毫不相干。此外我还知道，这种不同的发展路线对应于在高度复杂的生物联系中的不同机能。而且我要承认，有无数的妇女是以男性的类型来爱的，其特点是她们发展了对性对象的崇拜。

即使那些对男人冷淡的自恋型妇女，也有达到完全的对象爱的方式。在她们所生的孩子身上，作为异己的对象，她们可以慷慨地从自恋变成对象爱。其他妇女则不必等到有孩子就可以从（次要的）自恋发展成为对象爱。在青春期之前，她们就有类似于男人的感情，并在某种程度上沿着男性的路线发展。当她们的性成熟之后这种倾向有所减弱，但她们仍然保留那种渴望男性理想的能力，实际上是她们一度具有的男孩性格的残迹。

对导致对象选择的途径作简短的总结可得出如下看法。

一个人可能爱的对象有：

（1）按照自恋型：

（a）他自身（实际的他）；

（b）过去的他；

（c）将来的他；

（d）曾经是他自己一部分的某人。

（2）按照依赖型：

（a）倾心的女人；

（b）保护自己的男人。

这些替身是依次相继的。对第一种类型中的情形（c）我们将在以后的讨论中加以阐述。

自恋的对象选择对于男人同性恋的意义必须在其他的关系中加以评述。

我们所设想的儿童的原始自恋，形成了我们关于里比多理论的一种假说，对此直接的观察要比从其他考虑中推导出来更不容易把握。如果我们考察慈爱的父母对自己孩子的态度，我们只能认为这是他们早已抛弃的自恋的复活或重现。众所周知，他们感情的特点是崇拜。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自恋在对象选择上的特点的明确迹象。于是，他们把儿童看成十全十美，掩饰和遗忘他的缺点，这是清醒的观察无法赞同的。这种倾向的确与儿童性欲的否定联系在一起。而且他们总是怀疑通过培养学到的东

西对儿童是否有利，虽然他们自己被迫尊重这些东西，但现在则在儿童身上恢复了对自己早已放弃的特权的要求。儿童在有些地方比双亲更为优越，他们不会屈从于被认为控制生活的必要性。疾病、死亡、克制自己的享乐、用意志控制自己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不理会自然和社会规律。他实际上是创造的中心。正如我们自己曾经幻想自己是“孩子陛下”一样。他要满足自己双亲从未实现的梦想和愿望，要成为一个替代自己父亲的伟人和英雄，或者娶一位公主来勉强作为母亲的补偿。在自恋中地位最薄弱的是自我的不朽性，它受到现实的无情攻击，只有在儿童身上才会感到安全。双亲的爱是如此动人，从根本上讲如此富有孩子气，它只不过是双亲自恋的再生，虽然已经转化为对象恋爱，它表明了这种性质的持久……

## III

……我们已经懂得，里比多的冲动如果与主体的文化和伦理思想发生冲突，就注定会受到致病的压抑。这决不是说，这些个人只具有这些思想的理智知识。我们认为，他承认这些思想是适用自己的标准，并且接受它们对自己提出的要

求。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倒退源自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来自自我的自尊心。一个人热衷的，或者在头脑中精心构造的印象、经验、冲动和欲望有可能受到别人极度义愤的否定，甚至在没有进入意识之前就被窒息了。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即压抑的条件因素很容易用里比多理论的术语来表达。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确立理想是根据对自己现实自我的估量，其他人未必有这种理想。从自我来看，形成理想是产生压抑的条件。

这种理想自我会引起自爱，这是现实自我童年时喜爱的。于是自恋替代了新的理想自我，它和婴儿的自我一样，相信自己是完美的化身。只要涉及里比多，人们便一再表现出难以放弃曾经喜爱的满足。他不愿失去自己童年时自恋的完美；如果随着他的成长，受到别人告戒的干扰并唤醒自己的批判，就会寻求恢复早年的自我理想形式的完美，这种完美后来被剥夺了。他向自己表明，好象他的理想只是失去的童年自恋的替代物，童年时，他的理想是自己。

这启示我们，应该考察形成理想与升华之间的关系。升华是一个与对象里比多有关的过程，是把本能引向不同于性满足和远离性满足的目标。在这

个过程中强调了对于性欲目标的偏离。理想化是一种与对象有关的过程，对象通过这一过程在心理中被夸大和提高了，但性质并未改变。理想化可以发生在自我里比多中，也可以发生在对象里比多中。例如对一个对象的性崇拜是对它的一种理想化。升华是与本能有关的过程，理想化与对象有关，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

自我理想的形成往往与升华混淆，不利于人们清楚地理解它们。一个人用自恋换取对高级的自我理想的崇拜并不一定是在里比多本能升华之后产生的。的确，自我理想需要这种升华，但是它不能强迫升华。升华仍然是一种特殊的过程，它可以受到理想的促进，但是它的实现却不依赖于这类刺激。就在神经症中，我们发现了在自我理想的发展与原始里比多本能升华方式之间达到的最大程度的紧张。一般来讲，要使理想主义者相信自己里比多隐藏地点的欠妥远比在这方面要求不高的普通人困难得多。而且，自我理想和升华的形成与神经症病因有完全不同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理想的形成加强了对自我的要求，是最有利于压抑的因素。升华则是一种方法，通过它可以达到自我的要求而不受压抑。

如果我们发现在心理中有一种特殊的情况能使我们看到自恋的满足得到自我理想的保障，自我理想不断地监视现实自我并用理想衡量它，我们不必奇怪。如果这样的情况存在，我们决不会没发现它。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良心就具有这些性质。认识这种情况就使我们能够理解所谓的“观察妄想”，或者更正确地讲是被观察的妄想。这在妄想狂疾病中是显著的症状，可以说是一种孤立的疾病形式，或者穿插在移情神经症中。这种病人抱怨他们的所有想法都为人所知，他们的活动受到注意和监视。这种心理结构的机能用第三人称的声音不断谈论病人：“她现在又往那儿想了”……“现在他要出去了”。这种抱怨是有道理的，它说明了一种能力的存在，它注意、发现和批评我们所有的意图。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被观察的妄想呈现一种受压抑的形式，从而揭示了这种机能的产生过程和病人反抗它的理由。

双亲批评的影响（通过声音的媒介而传递）促使一个人形成自我理想，而良心对此保持警觉，时间的推移又使它得到强化。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并且通过所有其他人（同胞、公众的意见）训练和教育孩子。

大量的里比多本质上是同性的，并且以这种方式参与自恋式自我理想的形成，从中得到发泄与满足。良心的建立首先体现了家长的批评，然后是社会的批评。在第一种情况下，当外部产生了要求和禁止，并由此发展出压抑的倾向，就会发生上述过程。疾病又把病人带入这种情景好象有无数的人在对他说话。于是良心就倒退地重现。但是对于检察官的反抗出自人们（与他的疾病的基本特点一致）为了使自己摆脱所有这些影响的欲望，一开始是摆脱父母的影响；也出自从那些影响下撤回同性里比多，于是良心在他面前就表现为一种倒退的形式，就象来自外部的敌意影响。

妄想狂的悲哀也表明，良心的自我批判的深处与自我观察是一样的，并以它为基础。这种心理活动替代了良心的机能，并为内省服务，这种内省靠智力对材料进行探究。它肯定与形成思辨系统的妄想狂的特征有关……

我们可以在这里回顾一下自己的发现，梦的形成受到检察官的影响，它迫使梦中思想发生畸变。我们并不把这种检察官描述成一种特殊的力、一种实体。我们选择这一术语是为了谈论这种控制自我的压抑倾向的一个特殊方面，即它们对于梦中思想

的态度。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自我的结构就会再度认识在自我理想和良心的动态表述中的梦的检察官。如果这位检察官甚至在睡眠时也处于一定程度的警觉状态，我们就可以理解它的活动——自我观察和自我批判——影响了梦的内容，例如这样的思想："现在他已经困得不能再想了……现在他醒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进入正常人和神经症病人的自尊问题的讨论。

首先，自尊的感情就象是对自我的估量。究竟是哪些成分形成了这种估量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所具有的，或者我们所做到的一切，以及为经验所确证的万能的原始感情的残余都有助于提高自尊。

应用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区别时，我们必须清楚，自尊里比多与自恋里比多有密切的联系。在这点上我们得到两个基本事实的支持：自尊在妄想痴呆中被夸大，而在移情神经症中被贬低。在性关系中，不为人所爱时就会削弱自尊的感情，为人所爱又会使这种感情得到加强。我们已经说过，被人爱是自恋式对象选择的目的和寻求的满足。

而且，人们很容易观察到，里比多的对象发泄并不会提高自尊。依赖于所爱对象的结果是削弱这

种感情，爱的人是谦卑的。爱上别人就丧失部分自恋，并由所爱对象来代替。在所有这些方面，自尊的感情似乎保留了与性生活中自恋因素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无能，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去爱，便会造成心理或身体的障碍，会极大地降低自尊心。依我看，这是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的根源之一，移情神经症病人常遭受这种痛苦并向我们抱怨。但是这种感情的主要根源在于自我的枯竭，在于撤回了大量的里比多发泄，也就是说由于不再受控制的性欲倾向使自我受到损害……

在自尊与淫荡（里比多的对象发泄）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如下：有两种情形，第一种的性欲发泄是“自我和谐”的，与自我倾向一致；第二种则相反，那些发泄受到压抑。前者（里比多所采取的方式可以被自我所接受），爱在自我的所有其他活动中都占有地位。爱采取渴望和剥夺的形式降低自尊。但是被人爱，得到爱的报偿、占有被爱对象，又会使它提高。当里比多被压抑时，性欲发泄会使自我产生耗尽之感，不能得到爱的满足，只有从对象撤回里比多才能重新充实自我。里比多从对象回到自我，转变为自恋，就会恢复快乐的爱。相比之

下，一种实际的快乐的爱与那种对象里比多与自我里比多无法区分的原始条件相对应。

也许由于问题的重要性和评论的困难，我还要作一些注解把它们较为松散地联在一起。

自我的发展偏离了原始自恋，于是竭力去恢复它。这种偏离是由里比多转移到从外部加入的自我理想而引起的，并满足对这种理想的依恋。

与此同时，自我产生了里比多的对象发泄。并由于发泄和自我理想的形成而变得枯竭。通过对象爱的满足和满足自己的理想，它会再度被充实。

有一部分自尊是原始的，是童年自恋的残余，另一部分来自为经验所证实的无限权力（自我理想的满足），第三部分来自对象里比多的满足。

自我理想通过对象对里比多满足添加了一些条件，因为它通过检察官拒绝了那些与自己不一致的东西。如果没有形成这类理想，那么所谈到的性欲倾向就不会发生倒错形式的变化。就象在童年一样，性欲倾向再度成为自己的理想，这是人们努力想得到的快乐。

爱的状态就是自我里比多过多地流向对象。这种状态有能力摆脱压抑并纠正倒错。它把性欲对象夸大到性欲理想的地位。因为当爱是依赖型或者对

象型时，这种状态会从童年的爱的条件得到满足，我们可以说只要这种条件得到满足，爱就能理想化。

性欲理想可以成为自我理想的有趣附属品。只要自恋的满足遇到了实际的障碍，性欲理想就可以成为替代物来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一度爱（与对象选择的自恋型一致）自己，但后来不爱了，或者爱的人具有许多优点是他根本没有的（参阅前述之(C)）。我们可以作出与前面类似的描述：谁具有自我作为依恋的理想所缺乏的优点，谁就可以成为爱的对象。这种办法对于神经症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们的自我由于过度的对象发泄而耗尽，因而无法成为自己的自我理想。于是他寻找一种方法从里比多大量耗费在对象上变成自恋，即按照自恋型选择性欲理想，对象具有自己所没有的优点。这是用爱来治疗，而一般情况下他倾向于分析的治疗。的确，他无法相信其他的治疗机制；他往往对治疗抱有这种期望，并把这些期望寄托在医生身上。病人没有能力爱很自然就成为这种治疗方法的障碍，这种无能是因为受到过度的压抑。通过治疗，他部分地摆脱了压抑，这通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为了选择爱的对象而放弃进一步的治

疗，希望与爱人的共同生活会使他恢复。如果这样并不会使他过分依赖于他所需要的帮助者而产生危险，我们就可以对这种结果感到满意。

自我理想对于理解群体心理学极为重要。它除了具有个体的一面外，还有社会的一面。它也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阶级或者一个民族的共同理想。它不仅结合了自恋的里比多，也有相当数量的同性里比多，这种里比多以同样方式返回到自我。不满是由于这种理想释放同性里比多未能得到满足，就转变成为犯罪感（对团体的恐惧）。本来这是惧怕双亲的惩罚，或者更确切地讲，是恐惧失去他们的爱。现在，双亲为无数同胞所代替。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妄想狂往往由自我的创伤引起，由于自我理想所要求的满足受到挫折而引起，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理想形成与升华在自我理想中的一致性，升华的破坏有可能使理想转变为妄想痴呆障碍。

# 悲痛与抑郁

(1917)

我们已经阐明，可以把梦作为自恋心理障碍的正常原型，我们认为，设法把正常的悲伤感情与悲痛中的表现进行比较，会使我们对于抑郁的本质有所洞察。这次我们必须预先提出某种警告，不要对这种结果期望过高。即使在描述性精神病学中，抑郁的定义也是不明确的。它可以采取不同的临床形式(其中有些更象是机体的疾病而不是心理疾病)，肯定不能把它们归于一类。除了每个观察者都能得到的印象而外，我们在这里所用的材料限于很少一些病例，它们的心理发生性质是没有争议的。任何要求我们的结论有普遍正确性的主张最后都要放弃，因此，我们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以我们今天处理病例的研究方法，很难发现什么东西不是典型的，即使不是整个一类失常，至少一小组失常

也是典型的。

抑郁和悲痛间的关系看来为两种情况的一般描述所证实。而且不管是否有可能排除生活中引起它们的外部影响，这种激发的原因被证明对于两者都是相同的。悲痛一般是对于失去所爱的人的反应，或者是失去某种抽象的东西，例如祖国、自由、理想等等。同样的影响，在有些人身上则发展为抑郁而不是悲痛。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他有一种病理素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悲伤意味着大大偏离正常的生活态度，但是我们永远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而对悲伤的人进行药物治疗。我们确信，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克服它，因而我们认为对它的任何干预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有害的。

抑郁的显著特点是深深痛苦的沮丧，患者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失去了爱的能力，抑制了所有的活动，降低了自尊感，以至于最终成为自我谴责和自我辱骂，达到顶峰时是在妄想中期望自己受到惩罚。考虑到在悲伤中也会遇到同样的迹象，那么这种描述就会更加明瞭。在悲伤中不会陷于自厌，但其他特点是相同的。深度的悲痛是对失去爱人的反应，包含着与悲伤同样的痛苦感情。它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因为无法使死者复生；它失

去了接受新的恋爱对象——这意味着替代悲痛的对象——的能力。每一个主动的努力产生的转变，与死亡的想法没有关系。很容易看到，自我的这种抑制和限制是悲痛特有的表现，它排除了其他的目的或兴趣。因为我们如此清楚地知道如何解释它，在我们眼里这种态度才不是致病的。

我们认为只要作一番比较就可以把悲伤的性质称为“痛苦。”当我们用元心理学的术语定义痛苦时，也许可以提供例证来证明这种比较的合理性。

那么在形成悲痛时，究竟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呢？我并不认为以下的表述有什么牵强附会的地方。现实的检验表明，爱的对象不再存在，这就需要把所有的里比多从它依附的对象收回。反抗这种要求当然就会引起斗争，可以普遍地观察到，人们永远不会自愿地放弃里比多地位，甚至在替代物已经向他招手时仍是如此。这种斗争可以激烈到脱离现实，使对象在幻觉中继续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愿望。正常的结果是尊重现实获得机会。但是它的命令不会一下子就服从，而是通过大量消耗时间和发泄能量逐步实现的。在这段时间里，失去的对象仍然在心理中存在。把里比多与对象束缚在一起的每一个单独记忆和希望都要提出来，并得到过度的发

泄，于是里比多与对象脱离了。这个逐步执行现实命令的过程，其本质是妥协。为什么它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很难用心理经济学的术语来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痛苦在我们看来似乎很自然。然而事实是，悲痛的功能完成以后，自我又变得自由和不受抑制了。

现在让我们把从悲伤那儿学到的东西应用到抑郁上来。在一类情形中这是很明显的，抑郁同样可以是对于失去爱人所作的反应。当失去的对象更带有理想色彩时，这种激发的原因就无法觉察到了。对象也许实际上并没有死亡，只是不再成为爱的对象了（例如一个被遗弃的新娘）。在其他情况下，有理由得出结论，失去的东西是可以体验到的，但是无法清楚地认识到失去了什么，而且可以更加容易地设想，病人无法有意识地感觉到究竟失去了什么。的确，完全有可能病人意识到失去了什么也会引起抑郁，这时他知道自己失去了谁，但是并不知道在他身上失去了什么。这意味着抑郁以某种方式与无意识地失去所爱对象有关，这与悲痛不同，在悲痛中并没有失去什么无意识的东西。

我们发现，在悲伤中，自我的抑制状态和兴趣丧失完全可以用悲痛的吸收功能加以解释。在抑郁

中，未知的丧失也是同类因素内部作用的结果，这相当于抑郁性抑制。只是抑郁的抑制在我们看来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看不到是什么把他完全吸收了。因此，抑郁表现出一些在悲伤中没有的东西。极度地陷入自重，自我极度匮乏。悲伤时，世界变得贫乏空虚，抑郁时则是自我变得贫乏空虚。在我们看来病人的自我表现为毫无价值，无法作任何努力，在道义上是卑鄙的。他谴责自己，辱骂自己，希望自己被抛弃被惩罚。他在每个人面前贬低自己，并且怜悯自己的亲属与自己这个没有价值的人联系在一起。他并没有意识到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只是把自我批判扩展到过去，宣称他从来也不比现在更好些。这种妄想式的自我贬低主要是道义上的，它是在心理特征明显的失眠、厌食、抛弃本能之后形成的，这种本能维持着每一种生物的生命。

用科学和治疗的方法反对病人的自我谴责是无效的。他在有些地方的确是对的，并且说出了他所思考的东西。对于他的某些说法，"我们应该立即表示同意。"正如他所说的，他实际上失去了兴趣，无法去爱，无法做什么事，但是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是次要的，是内部痛苦消耗了自我的结果，对此我们

一无所知，只能与悲痛的功能进行比较。在其他的一些自责中，他似乎也有道理，只是他洞察真理的目光比一般人更苛刻。当他为自责而烦恼的时候，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渺小的、自私自利的、卑鄙的、没有主见的人，是一个只想掩盖自己本性缺陷的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也许是他非常接近于自知。我们只是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个人在发现这类真理之前会得病。因为没有疑问，每当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坚持或者表达出这种有关自己的看法，就象汉姆莱特谴责自己和所有的人一样，那么他就是一个病人，不管他所讲的是真理还是多少有些歪曲。我们所能判断的是，不难看出在自我贬低及其真实评价之间没有相应关系。一个出色的、有能力、有良心的妇女在产生抑郁之后不会把自己说得比无用的人更好些。而她们比那些我们没法夸奖的人更容易得病。最后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归根结底，抑郁的行为并非都和一个热衷于悔恨与自责的正常人一样。正常人的特征首先是羞耻，这在他身上并没有，或者至少是迹象甚微。甚至可以说，在抑郁症中占主要地位的恰恰是相反的迹象，即坚持对别人谈论自己，并因暴露自己而感到快乐。

因此最本质的东西不在于抑郁病人苦恼的自我

贬低是否合理。问题在于他正确地描述了自己悲哀的心理状态。他失去了自尊，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这样作。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个矛盾，它提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与悲伤的类比使我们得出结论，抑郁所承受的损失是一个对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失去的正是他本人。

在论述这种矛盾之前，先让我们谈论一下抑郁有助于构成自我的论点。我们看到在这种条件下，自我的一部分如何与另一部分发生矛盾，批判地评价它，把它视为一个对象。我们怀疑心理中批判的成份是从自我分裂出来的，也可以表明它在其他情况下是独立的，并为进一步的观察所证实。我们会发现，把这种情况与自我的其他部分相区别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们承认这是一种通常称为良心的心理能力。我们将会……发现其他的证据，表明它也会独立地致病。在抑郁的临床描述中，对自己的道德不满远不是最突出的特点。自我批判很少涉及机体的疾病、丑陋、孱弱、社会地位低下，在这些毛病中，病人害怕或者承认贫困的思想尤为突出。

有一种观察，一点不难进行，它可以提供对于上述矛盾的解释。如果一个人耐心地听完抑郁病人各种各样的自我谴责，他必然得出这样的印象，往

往反对自己最甚的说法根本不适用病人自己，但是只要稍加更动就可以适用于另一个人，这人是病人所爱的、爱过的或者应该爱的人。每当人们考虑事实时，都会肯定这种假设。于是我们就掌握了临床描述的关键，可以认为自责就是责备所爱的对象，他已经转移到病人的自我里。

一个妇女大喊大叫，可怜她的丈夫和自己这样穷的人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是责备丈夫在某种意义上讲是贫穷的。在这种转移中也会混杂着真正的自我责备，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把这些强加在自己身上是因为有助于伪装其他东西，使人无法识别真实状态。它们的确源自冲突中所包含的“为了”和“反对”，这使他失去所爱的对象。于是病人的行为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他们的抱怨实际上是在合法的意义上抗议世界；因为他贬抑自己所说的一切从根本上讲都和其他人有关，所以他们既不感到羞耻也不把自己遮掩起来。他们远没有显示出对于周围人的谦恭与屈从，无价值的人本来只配这样做。相反，他们总是制造麻烦，不断侵犯别人，行为举止象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一切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在他们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应仍然是来自反抗的态度，这种心理从通过一定的过程转

变为抑郁的懊悔。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重构这一过程就没有困难了。首先存在着对象选择，里比多使自己依恋于某人。然后由于与所爱的人有关的实际伤害和失望，这种对象关系变得不确定了。其结果并不是正常地从这个对象撤回里比多，并将其转移到新的对象上去，而是转移到别的东西上去，这需要各种条件。事实证明对象发泄的抗拒能力很小，从而被抛弃了，但是撤回到自我的自由里比多并没有指向其他的对象。它并没有以几种可能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找到应用，而只是确立了自我与被抛弃对象之间的同一关系。这样，对象的影子就落到了自我身上，后者就象被遗弃的对象一样受到心理力的批判。通过这种方式，对象的失去就转变为自我的失去，在自我与爱人之间的冲突就转变为自我批判能力与由于上述认同作用造成的自我之间的分裂。

考虑到这种过程的必要条件和效果，可以直接推出某些结论。一方面，它表现出对于所爱对象的强烈固恋，另一方面则与此相反，对象发泄的抗拒能力很小……

我们在某些地方论述过，对象选择如何从认同的原始阶段发展而来，其方式是自我首先接受一个

对象，表现出对它的矛盾情绪。自我希望把对象与自己结合在一起，采用的方法是口唇期和原始阶段使用的吞食方法。在关于厌食与严重抑郁之间的联系这点上，阿伯拉罕无疑是正确的……

在强调这篇文章的同时我承认，研究所依据的经验材料并不能提供我们所希望的一切……一方面，抑郁和悲痛一样是对丧失所爱对象的反应，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与一种条件有关，这在正常的悲伤中是没有的，出现这种条件时，失去所爱对象就变成一种致病的因素。失去所爱对象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恋爱关系中的矛盾情绪被人感到和变得突出。因而就有成为受迫性神经症的倾向，矛盾情绪的冲突在悲伤中投下了致病的阴影。迫使它表现为自责的形式，结果是悲痛者本人因为失去所爱者而受到谴责，也就是说表现出对它的需要。在爱人死后出现的这种沮丧的受迫状态向我们表明，这里并没有里比多的倒退撤回，矛盾情绪本身就会引起冲突。它引起抑郁的机会大大超过了因对象死亡而引起抑郁的例子，它包括创伤、损害、忽视、失宠或者失望。它会在自我与对象的关系中加入爱和恨的对立感情，或者加强早已存在的矛盾情绪。现在，对矛盾情绪的冲突及它的根源有了更多的实际

经验，弄清了它的更多性质，在抑郁的条件因素中再也不能忽略它了。如果逃避到自恋的同一中的对象恋无法放弃，而对象本身被放弃时，憎恨就扩展到这个替代对象上，辱骂他，贬损他，使他遭受痛苦，并且由此得到施虐的满足。抑郁病人的自我折磨无疑是快乐的，有意义的，就象在受迫性神经症中的相应现象一样，有憎恨和施虐倾向的满足都与一个对象有关，然后都返回到自己身上。在两种失常中，受迫害者通常都会在最后，采取自我折磨的迂回方式向原来的对象进行报复，并且用病来折磨他们，病情的发展是为了避免必须公开表示他们对于所爱对象的敌意。归根结底，伤害病人感情的人就是病人反对的目标，通常可以在他周围的人中间找到。于是抑郁病人对其对象的性欲发泄就有双重的命运：它的一部分倒退到对象与自我的同一，另一部分则在矛盾情绪冲突的影响下，被引向与冲突相近的施虐。

只有在这种施虐中才能解开自杀倾向之谜，它使得抑郁症既迷人又危险。我们必须承认，自我的自爱作为产生本能活动的原始条件是如此重要，在死之威胁所引起的恐惧中，释放的自恋里比多数量也是如此之大，致使我们很难想象自我会将自己毁

灭。我们确实早就知道，没有一个神经症患者隐藏自杀的思想，这并不是谋杀别人的冲动返回到自身。但是我们从未能够解释究竟什么力的相互作用可以使这种目的得以实现。现在关于抑郁的分析表明，只有当对象发泄撤回到自我，它才会把自己看成对象；当它能够以对于对象的敌意来反对自己时，它才有可能杀死自己。这是自我对外界所有对象的原始反应。因此，由于自恋对象选择的倒退，对象的确消失了，尽管一切都证明它比自我更加强大。在强烈的爱和自杀这两种对立的情况里，自我都为对象所压倒，虽然采取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期望发现抑郁症的一个显著的派生现象，表现为对贫困的恐惧，它可以倒退到肛门性欲，完全脱离了原来的前后关系而发生了变形。

抑郁症使我们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使我们为难。这种方式过了一段时间就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大的变化痕迹，这是与悲伤共有的特点。在悲伤时，为了逐一执行受现实检验所发出的命令，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一工作完成之后，自我就能成功地使里比多从失去的对象那儿解放出来。我们可以设想在抑郁的过程中，自我也有类似的任务。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无法洞察

展的实际过程。抑郁的失眠特点显然表明这种情况缺乏灵活性，无法使发泄全面撤回以满足睡眠的需要。抑郁情结的行为就象未愈合的伤口，它从各方面吸收发泄的能量（在移情神经症中我们把它称为“反精神发泄”），从而消耗自我的能量，直到它筋疲力尽。这证明很容易使自我撤回入睡的愿望。在接近晚上时，这种条件一般都有明显的改进，很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而无法用心理学解释。这些问题还进一步关系到，与对象脱离是否构成自我的损失（自我的纯自恋创伤），这点足以提供抑郁的临床描述。自我里比多是否匮乏的直接原因是对某些病不起作用的毒素。

抑郁症最显著也是最需要解释的特点，是它有一种转化为与症状完全相反的躁狂症的倾向。就我所知并非每一种抑郁症都会有这种结局。有许多病例的发展过程中有间歇期，在这些间隔里，没有躁狂症的迹象，或者极为轻微。其他人证明，抑郁症与躁狂症的正常交替，可以归为循环神经错乱。如果精神分析的方法无法成功地解释和用治疗改善这类疾病中的一些病例，那么就会有人企图否认这些病例具有心理发生的根源。实际上这不仅是可以做的、而且我们有义务把关于抑郁症的解释推扩到躁

狂症上去。

我无法保证这种努力能完全令人满意，它初看起来似乎如此，实际上很难做到。我们可以从两点出发，第一是精神分析的观点，第二点也许可以说成元心理学中的一般观察问题。精神分析的观点是一些分析研究者早已详细描述过的，那就是躁狂症的内容与抑郁症没有区别，两者都是与同一“情结”纠缠在一起的障碍，只是在抑郁症里，自我屈从于情结，而在躁狂症中自我控制了情结或者把它排除在外。另一种观点是根据观察与躁狂对应的所有正常状态，例如玩笑、胜利、狂喜都有同样的条件。首先，总是存在长期消耗大量心理能量的状态，或者靠长期的习惯力量建立起来的状态，在这基础上，伴随着某些影响，会使能量消费成为多余，于是大量能量就可以有多方面的应用，并且有许多种释放方式。例如有的穷光蛋，赢得一大笔钱，就突然摆脱了每天对面包的不断焦虑；如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获得成功；再如一个人发现自己一下子摆脱了某种沉重的负担，摆脱了他长期地承受的那种虚伪状态，等等。所有这些情况的特点都是高度兴奋，具有流露喜悦激情的迹象，愿意采取任何行动，它完全象躁狂症，与抑郁症的沮丧和压抑

相反。人们可以冒险断言，躁狂症不过是这样一种胜利，自我曾经屈服而现在却胜利了，逃避了它。酒精中毒属于同样的情况，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它也是由得意洋洋的状态构成的。这也许是由于毒素的作用而将压抑中消耗的能量释放出来。这种通俗的观点很容易证实，一个人处于躁狂状态也会乐于运动和行动，因为他如此“精力充沛”。实际上是上面所说的条件得到了满足。这就是为什么躁狂症如此高度兴奋，对行动不加抑制。

如果我们把两种途径得到的看法结合在一起，就会得出以下结果。有躁狂症伴随发生时，自我必定曾经屈从于损失的对象（或者是为损失而悲痛，或者就是屈从对象本身），从而抑郁症痛苦承受的所有的“反精神发泄”都来自自我，“束缚”也就成为可能。此外，躁狂症病人明白地向我们表示，他摆脱了使他痛苦的对象，因为他象一个饿鬼追逐面包一样，追逐着新的发泄对象。

这种解释看来很有道理，但是，第一它是如此不确定，第二它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和疑虑，这是我们无法回答的。我们不回避这种讨论，即使我们并不奢望它会使我们有更清楚的理解。

那么，首先，在正常的悲伤中也有对象的损

失，它无疑是被克服了，而这个过程只要存在就会吸收自我的所有能量。那么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之后不会形成胜利阶段的条件呢？我发现要立即回答这种异议是不可能的。它再度提醒了我们，我们甚至还不知道用什么来作为悲痛功能的测度。但是，也许有一种假设可以在这儿帮助我们。如果对象不再存在，现实便根据单个记忆和希望进行裁决，而里比多正是通过这些记忆和希望依附于失去的对象的。同时自我面临这种决定，是否会有与对象同样的命运。它为自己全部的自恋满足所说服，切断对不存在对象的依恋而继续活下去。我们可以想象，由于这种切断的过程是缓慢的、逐渐的，因此为达到目的需要消费的能量很多。

我们想根据有关悲痛功能的猜想尝试描述在抑郁中完成的功能。我们在这里一开始就遇到了不确定性。迄今为止我们很少考虑在抑郁中的心理位相，也没有探讨在心理中什么系统或哪些系统之间完成抑郁的功能。疾病有多少心理过程仍然被已经放弃的无意识的对象发泄所占据，又有多少心理过程在自我中为认同所代替？

现在论述“里比多抛弃的对象的无意识代表”是很容易的。然而，实际上这种代表是由无数单个

印象（它们的无意识痕迹）组成的，因而这种撤回里比多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逐渐的过程，象悲伤那样并不能一下子完成。很难判定它们是否在几个点上同时开始，或者按照某种确定的序列。分析往往表明，记忆的活化是逐个开始的，悲哀却总是一样的，单调而乏味，每次发生时有一些不同的无意识根源。如果对象对于自我没有重要的意义，只是因为上千种联系而强化，那么失去它并不会引起悲痛或者抑郁。里比多逐渐撤回的特点对于悲痛与抑郁是同样的。两者大概是为了同样的目的，通过同样经济的安排维持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抑郁的内容要比正常的悲伤多。在抑郁中与对象的关系不是单一的，矛盾情绪的冲突使这种关系复杂化了。后者或者是构造性的，就是说它是由这种特殊自我形成的每一种恋爱关系的元素，或者它就是来自那些有失去对象的坏兆头的经验。因此激发抑郁的原因要比悲痛广泛得多。悲痛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由于真正失去了对象，由于对象的死亡而造成的。在抑郁中，爱和恨交织在无数单个的冲突中，它们为对象而斗争。有的要使里比多脱离对象，其他的则要保持里比多的地位而防御攻击。这些单个的冲突不可能在其他系

统里存在，只能存在于无意识系统、事物记忆痕迹的区域（成为语言发泄的对照）。悲痛时，该系统里也有里比多的脱离，但没有什么东西妨碍这些过程以正常的方式通过前意识进入意识。而抑郁的这种渠道大概由于某些原因或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被堵死了。构造性的矛盾情绪就其本质讲是受压抑的，与对象有关的创伤经验可以激活某些被压抑的东西。因此与这些矛盾情绪的冲突有关的任何东西都在意识之外，直到出现那些抑郁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它存在于受到威胁并最终抛弃对象的里比多发泄，但只是恢复了它在发祥处自我中的地位，于是爱逃避到自我中，避免了毁灭。该过程在里比多倒退之后可以成为有意识的，它在意识中表现为自我的一部分与它的自我批判能力的冲突。

因此认识到抑郁的功能是什么并不重要，我们认为哪一部分的影响引起最后的苦难也不重要。我们看到自我贬低自己，愤怒地反对自己。我们和病人一样很少知道这会导致什么，它会如何变化。我们更容易把这种结果归于功能的无意识部分，因为不难设想在抑郁与悲痛的功能之间有着类似性。正如悲伤的功能那样，宣布对象的死亡并向自我暗示

继续生存之利，迫使自我放弃对象，于是矛盾情绪的每一个单独冲突通过贬损、诋毁对象、甚至杀死它而松弛里比多对它的固恋。因而有可能在无意识过程中产生一种结果，使愤怒消耗殆尽，或者使对象被抛弃而不再有什么价值。我们无法说这两种可能性中，究竟那一种是正常的，哪一种经常在最后导致抑郁，也无法说它对病例的未来情况产生什么影响。如果自我意识到自己优于对象，它会于此满足并感到高兴。

即使我们接受有关抑郁功能的这种观点，依然无法解释我们希望弄清楚的一点。通过与其他各种情况的类比，我们希望在抑郁中占优势的矛盾情绪里发现抑郁的发展过程中躁狂症出现的条件。但是没有一个事实可以满足我们的期望。抑郁的三个条件因素是失去对象、矛盾情绪和里比多倒退回自我。前两个因素在爱人死后的强迫性责备中也可以发现。在这些因素中，矛盾情绪无疑促进了冲突。观察表明在完成这一过程之后并没有留下什么具有胜利性质的东西或是躁狂的状态。于是我们把第三个因素看成唯一能够产生这种效果的因素。精神发泄的积累最初是被“束缚”的，在完成了抑郁的功能之后，才获得自由，而要使躁狂成为可能，只有

使里比多倒退到自恋中去，自我中的这种冲突在抑郁症中代替了激荡在对象周围的斗争，其行为很象是一个痛苦的伤口，它会引起异常强烈的反精神发泄，不过我们在这里最好暂时不对躁狂症作进一步研究，直到我们对它的条件有某种洞察。这种洞察首先是对肉体痛苦的条件，然后是与其类似的心理痛苦。因为我们早已知道，由于心理问题的复杂和相互依赖，我们的研究被迫在某些地方中断，直到其他地方努力的结果能够提供帮助。

# 超越快乐原则

(1920)

I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心理过程自动受到“快乐原则”的调节。这意味着任何一种给定的过程如果源自不愉快的紧张状态，都必定采取使结果与这种状态的放松相一致的途径，就是说，要避免“痛苦”，产生快乐。当我们考虑到观察中的心理过程涉及这种结果时，就在自己的工作中引进经济学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一种值得推崇的表述不仅是位相的、动态的，而且包括经济因素，这是我们目前能够设想的最完备的表达方式，从而可以称之为元心理学。

我们对快乐原则的主张是否接近历史上建立的哲学系统或者能否被它们容纳并不感兴趣。我们探索这种思辨性假说采用的方式是努力描述和解释日常观察到的事实。优先性和原始性并不是精神分析

为自己确立的目标……

我们决定从心理生活中兴奋的量的关系来考虑快乐和“痛苦”，而不限于什么方式。按照这样的思路，“痛苦”相当于这种量的增加，快乐则相当于减少。因而我们不能同意在感情的强度与相应的变化之间只是一种简单的关系，至少根据心理生理学的经验，不能同意在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比例关系……

事实使我们相信快乐原则在心理生活中的霸权地位。这种假说指出，一部分心理器官力图把存在的兴奋量尽可能降低，或者至少保持不变……快乐原则是从守恒原则推导出来的。在现实中与守恒原则有关的事实也是我们假设快乐原则所必需的。在更详细的讨论中，我们将进一步发现，我们假设的一部分心理器官的这种倾向，可以归为关于稳定倾向的费希纳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形，他把这一原则与快乐—痛苦的感情联系在一起……

第一种情形是在正常发生的情况下检验快乐原则，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知道，快乐原则以原始的形式作用在部分心理器官上，为了在这艰难的外部世界保存生物体，快乐原则从一开始就是无用的、危险的。在自我的自我保存本能影响下，它

被“现实原则”替代了。现实原则并没有放弃最终得到快乐的企图，只是使满足延迟，放弃它的多种可能性，在漫长和迂回的道路上，暂时忍受“痛苦”以达到最后的快乐。但是，快乐原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性冲动的作用方式，它是难以教化的，会一再地发生，或者通过这些冲动的行为，或者在自我中起作用，它压倒了现实原则而伤害整个生物体。

同时，用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代替无疑只能解释一小部分而不是大部分痛苦经验。在自我向更加高度协调的组织发展的过程中，在心理器官的冲突与分裂中产生了另一个经常的“痛苦”根源。器官所承受的几乎所有能量都来自天生的本能，但并非都能发展到同一阶段。那些特定的本能或者它们的一部分在不断发生的过程中被证明与其他那些可以融合到自我统一体中的本能的目的和要求是不一致的。于是它们被压抑过程从这个统一体中分裂出去，保留在心理发展的较低阶段，失去了得到满足的可能性。就象对性冲动的压抑那样容易发生。如果它们获得成功，即通过迂回的道路得到直接或替代性的满足，那么这种成功会被自我体验为“痛苦”，否则的话，它会引起快乐……

这里所说的两个痛苦根源仍然无法包括我们痛苦经验的大部分。但是正如其他人会说的那样，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其他痛苦的存在并没有违背快乐原则的统治地位。我们所体验到的大部分“痛苦”是知觉的，要么是未满足的本能所驱使；要么是外部世界某种东西的作用，这些东西是痛苦的，或者可以在心理器官中引起痛苦的预感，并被心理器官认为是一种“危险”。对于这些冲动要求和危险威胁的反应，是心理器官实际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应，它可以受到快乐原则或对它加以改进的现实原则的正确引导。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对快乐原则作过分的限制。不管怎么说，正是对于外部危险的心理反应的研究，为这里提出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疑点。

## II

人们早已知道，机械性的严重冲击、火车相撞或者其他威胁生命的事故之后会出现一种情况，叫做“创伤性神经症”……。这种创伤性神经症的临床现象有大量与歇斯底里类似的运动症状，但通常被主体明显的痛苦所掩盖了，只能表现为非常广泛的一般虚弱和心理机能的破坏。

在这方面很象疑病症或抑郁症……

惊吓、恐惧、忧虑被不恰当地用作同义词，其实它们在与危险的关系中有明显区别。忧虑是对危险的预感，并为此作准备的状态，至于危险是什么并不一定知道；恐惧需要有确定的害怕对象；惊吓则表示没有思想准备而遇到了危险的状态，它强调惊奇的成分。按照我的观点，忧虑不会产生创伤性神经症，因为忧虑时，有某种东西在抵御惊吓，因此也是在防止惊悸性神经症的产生……

对梦的研究可以看作是最忠实地接近于对深层心理过程的探索。在创伤性神经症中，梦的生活有自己的特点：它总是把病人带回到灾难的情景中去，使他惊醒而心有余悸……可以这么说，病人象忍受创伤一样忍受着有形的固恋。

让我们先撇开创伤性神经症这一含糊不清的题目，来研究一下心理器官，在一种最早的正常活动中作用的方式。我是指儿童的游戏……我并不想对这类现象进行综合的研究。我有幸提供一个例证，是一个十八个月大的孩子发明的游戏。这不是一次偶然的观察，因为我和这个孩子及其父母在同一座房子里生活了几个星期。要弄清他那令人困惑的、不断重复的举动的意义，这是相当可观的时间了。

这个孩子在智力发展方面并没有过人的地方，……但他总能为父母及保姆所理解，并且因为行为“恰当”受到好评。他不会在晚上打扰父母；他一丝不苟地服从命令不去碰各种物体，也不到某些房间里去。最重要的是，当她母亲外出而把他留在家里几个小时，他也从来不哭，虽然他和母亲非常亲近。他母亲亲自喂他，亲自把他抚养大。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个行为良好的孩子有时表现出一种讨厌的习惯，他把所有能够抓到手里的小东西都扔到墙角或床底下去，因而把他的玩具收集起来往往颇费功夫。他这样做时很有兴致并感到满足，同时发出长长的大叫声：“喔……”按照他母亲的判断（与我的判断符合），这并不是一个感叹词，而是“走开”。有一天我用观察证明了自己的观点。这孩子有一个木卷轴，上面绕着一段线。他从未把它当作马和车那样在地上拉着走，他总是拉着绳子的一头，用相当的技术把它扔过小吊床的床沿，于是卷轴不见了，然后他按照自己的意思说：“喔……”再用绳子把卷轴从床下拉出来，并且愉快地叫声“达”（那里）来欢呼它的重现。这就是整个游戏，是消失和重现。一般的观察者只看到第一个动作，因为这孩子不疲倦地重复着它，虽然第

二个动作无疑能给他更大的快乐。

这个游戏的意义不难发现。这是与对孩子教育的显著成果——放弃一种本能的满足——联系在一起的，它是用游戏表明，可以让他的母亲离开，不会造成麻烦。他这样做，是用手中的东西使离开和归来戏剧化。当然这种游戏究竟是他自己发明的还是受到外界的提示，对于游戏的情感价值无关紧要。我们的兴趣在其他地方。母亲的离开对于孩子不可能是愉快的，也不是无所谓的事。既然如此，按照快乐原则，为什么他要重复这种痛苦经验并作为一种游戏呢？答案也许是这样：离开是愉快的归来的必要前提，而后者才是游戏的真正目的。但人们观察到第一个动作，即离开，要比带有愉快结局的整出戏更为频繁。

对这类情况，单个案例的分析并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在公正的考虑之后，一个人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孩子把这种经验变为游戏还有其他动机。他一开始是被动的，为经验所压倒，但当他把这种经验作为游戏重复时，虽然带有不愉快的性质，他却是游戏的主动者。这种努力可以归结为一种要驾驭形势的冲动（即“权力”本能），它不取决于回忆是否快乐。还可以尝试另一种解释。扔东西可能是

一种冲动的满足，即对现实生活中受压抑的报复，它针对母亲的离开而发，具有一种挑衅的味道："你可以走，我不需要你，我自己可以让你走开。"……

我们知道，其他的孩子也会用扔东西来代替对人表现出同样的敌对感情。于是人们怀疑，是否强迫行为在心理生活中的作用是产生深刻的印象，好象自己是主人，表明自己比快乐原则更为重要，可以不依赖于它。但在这里所讨论的案例中，这个孩子在重复不愉快的印象，只因这种重复可以获得一种不同的，但更为直接的快乐。……

我们看到孩子们在游戏中重复的每一样东西都对他们的实际生活产生过深刻的印象，他们就这样发泄自己的力量，使自己成为局势的主人。但另一方面也很清楚，他们所有的游戏都受到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愿望的影响，即想要长大，能够做成人所做的事，……如果一位医生检查一个孩子的喉咙或者对他作一个小手术，那么这个惊恐的经验肯定会成为以后游戏的主题。但这里不能忽略从另一个来源获得的快乐。从经验的被动性到游戏的主动性，孩子就把落到自己头上的倒霉事加到游戏伙伴身上了，在这个代理人身上为自己报了仇。

这里所讨论的一切都表明，没有必要假设游戏的动机是一种特定的模仿冲动。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成年人演戏和模仿的技巧，它和孩子的行为不同，是直接为了观众的。演员并非与观众一样痛苦，例如在演悲剧时，他也能感到非常愉快。这使我们相信，即使在快乐原则的控制之下，也有足够的办法使讨厌的东西成为记忆和心理偏爱的对象。从实用的观点来看，美学理论应处理这些其最终目的是要获得快乐的情况……

## III

二十五年的紧张工作使精神分析技术的较直接的目的发生了完全的变化。起先，精神分析医生的努力限于预言病人没有意识到的无意识，对于它的各种成分进行综合，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交流。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翻译的艺术。由于治疗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因而下一个目标是促使病人通过自己的记忆进行重构。在这种努力中主要强调病人的抗拒。为了引起病人的注意，这种技术要尽可能快地揭示它们，并通过人的影响教他放弃这种抗拒，就是通过暗示的“移情”作用。

以后就越来越清楚了，使无意识进入有意识的目的，用这种方法是无法充分达到的。病人无法回忆起所有被压抑的思想，甚至无法回忆起它的主要部分，因而就无法确信，呈现在他面前的结论是否正确。他被迫重复被压抑的东西作为现在的经验，而不是象医生要他做的那样，把它作为过去的一部分来回忆。这种再生令人讨厌，总带有童年性生活的成分，即俄底浦斯情结及其派生物，并且总是在移情的领域，即与医生的关系中起作用。治疗到这一步，就可以说，原来的神经症为新的神经症，即移情神经症所代替了。医生尽可能把自己的关心限制在移情神经症的范围之内，迫使病人回忆更多的东西，并尽可能不要重复……

精神分析专家在神经症的移情现象中所揭示的〔重复强迫〕，也可以在正常人的生活中观察到。给人的印象是企图把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命运中的一种守护神的痕迹。精神分析专家从一开始就认为这种生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施加的，由童年的影响所决定……因此人们知道，有一种人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恩人总以邪恶的意志将被保护人抛弃，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例如责备他们忘恩负义；一个人的友谊总以朋友的背叛而

告终；还有一些人总把别人看成权威，一定时间之后却又推翻这个权威，并以新的权威代替它；情人对妇女的亲密关系也经过同样的阶段，并且有同样的结局，如此等等。如果这些事都涉及人的主动行为，我们便不会对这种“同类事物的无限重复”感到惊异。如果我们在一个人的性格中觉察到不变的特点，那么它一定会在同一种经验中重复表现出来。更加突出的是那些情况，一个人并没有施加任何自己的影响，看来是被动地经历某种东西，却会一再地遭遇同样的命运……

考虑到这些观察结果……根据移情中的行为和人类的命运，我们可以冒险假设，在心理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重复强迫，它超越了快乐原则。我们现在也感到有必要把这种强迫的力量与休克病人的梦以及孩子的游戏冲动联系起来。当然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这种没有其他动机合作的纯粹形式的重复强迫功能，只出现在很少的案例中……

## Ⅳ

现在要讨论的是思辨，思辨往往难以把握，一切取决于承认还是否认的特殊态

度。或者可以把它称作对一种观念的出于好奇心的探索，看它究竟能导致什么。

精神分析的思辨是从研究无意识过程得到的印象开始的。意识不可能具有心理过程的一般特点，而只能是它们的一种特殊机能。……它主张意识是一个可以称为意识的特定系统的机能。因为意识主要产生对外部刺激的知觉和快乐与"痛苦"的情感，这种情感只能在心理器官内部产生，我们可以由此确定知觉—意识系统的空间位置。它一定在外部与内部的交界处，一定面临着外部世界而又包围着其他心理系统……

我们并不认为意识是〔知觉—意识系统〕中进行的过程的唯一特性……在其他系统中的所有的兴奋过程都留下了永久性的痕迹，构成了记忆的基础，这与成为意识的问题毫无关系。当一个过程把它们留在永远不会进入意识的地方，它们往往是最强、最持久的。但是我们难以相信在知觉—意识系统中也形成了这种兴奋的持久痕迹。如果它们永远保留在意识之中，那么它们很快就会限制该系统的适应性，以便记录新的兴奋。另一方面，如果它们成为无意识，我们就有任务去解释在系统中存在着无意识的过程，该系统的机能还要伴随着有意识的

现象……如果有人认为我们从其他来源对于意识的起源了解得如此之少，那么就要承认“意识产生于记忆的痕迹”的看法，至少承认这种说法在一定的范围内是重要的。

因此，意识系统的特点在于兴奋不象其他心理系统那样留下的永久性变形物，而是在成为意识现象时被释放和消失了。这种对于一般规律的偏离需要根据一个因素来加以解释，它只能在这个系统中加以考虑，这个因素在其他系统中是不存在的，因而可以说明意识系统的地位，这就是它与外部世界发生直接的接触。

让我们想想，生物可能采取的最简单形式是未分化的感觉物质的泡囊。它的表面向外部世界暴露着，它们的不同位置可以作为一种器官来接受刺激……很容易设想，由于外部刺激对于泡囊表面的持久影响，它的物质就会在一定深度发生持久性的变化，于是这个兴奋就会采取与更深层不同的过程。……把这种思想应用于意识系统，意味着它的元素对于兴奋的通过所产生的进一步的持久变化不再敏感了。因为它们早已在这方面发生了最大限度的变化。但是它们能够引起意识。这些物质及兴奋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对此可以采取许多观点，它

们是无法检验的。可以假设这种兴奋在从一个单元传递到另一个单元时克服了抗拒，而这种抗拒的减弱留下了兴奋的永久痕迹（一条路径）：在意识系统中不再存在对从一个单元到另一个单元的抗拒。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布罗伊尔的一个概念，即区分在心理系统单元中静止的（束缚的）与自由移动的“投入能量”。意识系统的单元无法传输“束缚”的能量，只有自由的能量才能被释放。但是，按照我的观点，目前最好是以约束最小的条件把它表现出来。不管怎样，我们通过这些思辨可以使意识的起源与意识系统的位置联系起来，与兴奋过程的特点联系起来。

关于活的泡囊及其作为感官的外表层我们还想多说几句。……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复盖物和薄膜可以把刺激排除在外，就是说使外部世界的能量无法超过一定强度而作用到外表层的里面，从而保持它们的活力……防御刺激对于生物几乎比接受刺激更为重要。这种保护屏障配备着自己的能量库，它首先必须努力保护自己的能量库，保护自己内部能量转变的特殊形式，从而避免对外部世界起作用的大量能量平均化和由此而来的毁灭性影响。接受刺激首先是为了得到关于外部刺激的方向和性质的信

息。为此必须能够对外部世界取样，就是以很少的量检验它。在高度发展的生物中，一度为泡囊的感受器外表层早已撤回到体内深处，但是它的一部分仍然留在一般保护屏障后的表面。这些部分就形成了感觉器官……它们的特点是只收集非常少量的外部刺激、只对外部世界采样。人们可以把它们与天线比较，天线接触了外部世界，并且不断地从那儿获取信号。

在这里我出于好奇论述一个题目，它需要进行最深入的处理。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思维的必要形式，今天我们用从精神分析所得到的知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是“无时间的”。这是说，首先，它们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的，时间对它们没有影响，时间的观念不适用于它们。这些都是否定的性质，把它们与有意识的心理过程相比就更明显了。我们关于时间的抽象概念似乎完全来自知觉—意识系统作用的方式，来自对时间的自我知觉。在这种系统的作用方式中，也许还有另外一种防御刺激的形式在起作用。我们知道这些说法看来都很含糊，但我必须把自己限于这样很少一些暗示中。

迄今为止，我们认为，活的泡囊具有防御来自

外部刺激的机制。以前，我们认为，在它之后的皮层，作为接受外部刺激的器官一定是分化的。但是这种感觉层（以后成为意识系统）也接受来自内部的兴奋。该系统位于外部与内部之间，在不同的条件下，这种双向的知觉作用就成为该系统及整个心理器官机能的决定因素。有了这道屏障的防御，外部刺激的作用便大为降低。对于内部刺激不可能有防御措施，深层的刺激竭力要通过某种方式直接地不损失地进入该系统，它们释放的特点产生了一系列快乐—痛苦的情感。来自内部的刺激自然比外部刺激在强度和其他性质（可能是幅度）方面与该系统的作用方式间的比例关系更强，但两者最终是由这些条件决定的：首先在所有外部刺激中占优势的是引起快乐与“痛苦”情感的刺激，它们是机制内部过程的指标。其次，内部兴奋行为的形成引起了过分的“痛苦”。于是该系统努力把它看作仿佛是来自外部，这样可以用防御刺激的屏障作为保护手段来对付它们。这就是投射的起源，其中一部分在致病状态中起作用……

让我们再深入一步。当这种外部刺激强到足以打破防御刺激的屏障时，我们称之为外伤。我的看法，外伤的概念涉及与有效屏障的关系。发生外部

创伤时，无疑会在生物能量的功能中引起强烈紊乱，并会引发各种保护手段。在这里，快乐原则开始不起作用了。承受大量强烈刺激的心理器官不再能起防护作用，相反，它有了另外的任务，就是对刺激加以控制，把闯进来的大量刺激“束缚”住，以便后来释放。

也许身体特别不舒服的痛苦是防御刺激的屏障被局部破坏的结果。从这种观点出发，从神经末梢通向中央心理器官的兴奋就好象是来自内部。我们期望心理生活对这种入侵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把各方面的“负荷能量”集中在突破口的周围产生相应的能量高“负荷”。配备大量的“反负荷”是为了利于其他的心理系统得到改进，使由此而来的其他心理活动能够广泛地得到麻醉或者减轻。

所有这些讨论，我们称为元心理学，它具有不确定的性质，这自然是基于如下事实：我们并不懂得在心理系统单元中兴奋过程的性质，对此作出任何解释都感到不够合理。因此，我们一直是在和一个巨大的X打交道，我们把它用在一个新的公式里……

我想，可能有人会冒险（尝试）把通常的创伤性神经症看成防御刺激障碍受到严重破坏的结果。

古老的“休克”学说就以这种方式重新盛行起来，这显然与后来心理学中更加自负的看法是对立的。后者不把病源的重要性归于机械力的作用，而是归于对生命的恐吓和威胁。但这些对立的观点并非无法调和，而精神分析关于创伤性神经症的概念与“休克”理论的粗糙形式大不相同。后者把休克的根本性质归因于分子结构的直接破坏，或者甚至是对神经元的组织结构的破坏。我们力求这样理解休克的后果，把它看成心理器官用来防御刺激的屏障被穿透，并把它与它所面临的任务联系在一起，恐惧在这里也仍有意义。认识机制未能作出适当准备，包括最初接受刺激的系统的过度负担，其条件是什么呢？由于这些系统负荷过低就难以束缚进入的大量兴奋，由于保护屏障被穿透，一切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因此我们发现，认识性的准备与接受系统的过度负荷是防御刺激的最后防线……创伤性神经症病人的梦往往使他们回到灾难的情境之中，它们确实不是为了达到满足愿望的目的。……但是我们可以假设他们有助于其他的目的，这些目的必须在快乐原则解除之前得到满足。这些梦是通过发展忧虑来恢复对刺激的控制，弥补创伤性神经症引起的忽略。于是它们使我们能洞察心理器官的机能，

这与快乐原则并不矛盾，虽然决不依赖于它，而且看来比达到快乐避免“痛苦”的目的有着更早的起源。

因此这是首次承认，梦就是愿望满足的原则有着例外。正如我一再重复，并详细说明的那样，焦虑梦并不是这样的例外，“惩罚梦”也不是，因为它们只是以适当的惩罚替代了被禁止的梦的满足，这是犯罪感的愿望满足对蔑视冲动的反应。但是上面提到的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梦不能划在满足愿望的这类梦里，也不能算作精神分析时重新回忆起童年心理创伤的那类梦。它们不如说属于重复强迫性的，它在分析中确实得到（并非无意识地）企图凭想象重复被遗忘或被压抑思想的那种愿望的支持……

V 感觉的表层没有保护屏障抵御来自内部的兴奋，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刺激的传递会增加实际意义并常常引起可以与创伤性神经症相比的实际障碍。这种内部兴奋最丰富的根源是所谓的生物体的本能，是体内产生的和传递到心理器官的所有的力的表现，这是心理学研究中最重

要、最含糊的因素。

也许我不会发现，作出这样的假设有多么鲁莽，即认为兴奋来自本能却并不符合“束缚”型而是符合自由型的神经过程，它争取释放。这些过程最可靠的知识来自对梦的研究。我们发现在无意识系统中的这种过程根本不同于在（前）意识中的过程，在无意识中“负荷”可以容易地全部转移、替代或者凝缩，而前意识的材料，却只能产生不完全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熟知的梦现中白天前意识残迹的特点能够按照无意识的规律进行详细的阐述。我把这种无意识的过程称为心理的“基本过程”，相比之下，把我们清醒时的过程称为次级过程。因为本能的兴奋都对无意识系统有影响，因此，说它们是基本过程并不是什么新的见解，也很难说具有自由移动负荷的基本过程与具有布罗伊尔所说的束缚的负荷或者紧张负荷的次级过程是一样的……

我们所描述的重复强迫，既表现在婴儿心理生活的早期活动中，也表现在精神分析治疗的经验之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本能的特点，因而与快乐原则形成对照，具有保护神的性质……但它并不与快乐原则矛盾，显然这种重复，这种同一性的重新

发现，本身就是快乐的源泉……

那么强迫的重复以什么方式与本能联系在一起呢？在这点上我们被迫接受这一看法：我们对一般的，迄今为止尚未清楚认识或至少没有强调的本能的性质（也许是一切生物生命的性质）感到迷惑。按照这种观点，本能应该是生物的天生倾向，它促进早期条件的恢复。那些条件是在外部干扰的作用下放弃的，这是生物灵活性的表现，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说，是生物生命力的表现。

这个本能概念使我们感到古怪，因为我们习惯于在本能中看到促使变化和发展的因素，而我们现在发现，需要承认它的反面，就是说表现为生命物体的保守性。另一方面，我很快会想到在动物生活中的那些例子，它们肯定了关于本能有历史条件的观念。当有些鱼类在产卵期进行艰苦的回游时，……它们只是在寻找它们这个种属以前的家……鸟类的迁徙飞行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记得在遗传中的现象和胚胎学中的事实，那就没有必要寻找更多的例子，我们具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生物行为的强迫重复证据。我们看到，在活的动物身上，生殖细胞被迫在发育过程中重复动物遗传的所有形式的结构，虽然采取一种简化暂短的形式，却不急于沿最

短的途径成为自己最终的形状。除非对于个别的细微特点，否则不可能作出机械性的解释，历史性的解释则是不可忽略的……

显然会有另一种意见，认为除了促使重复的保守性本能外，同样会有产生新的构成和进步的压力，这也是不能忽略的，下面我们就来考虑这点……

如果所有的生物本能都是保守的——在历史过程中获得并指向倒退，要恢复早期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把生物发展的所有结果都视为外部的干涉和烦扰的影响。那些原始的生物根本不要求发生变化，只要环境不变，就总会重复同样的生存过程。归根结底，由于地球的进化，在生物的发育过程中留下了印记，这种进化与太阳有关。保守的生物本能吸收了生命过程中被迫发生的每一种变化，并将其贮存起来以便重复。于是它们表现出一种努力变化和进步的力量的假象，同时它们只是用新旧两种方法努力达到原有目标，也可以说是所有生物的最终目标。如果这种生活目标是迄今为止没有达到的状态，那么它符合本能的保守性质。这应该是一个古老的起点，是生物很久以前的出发点，它要通过各种迂回的发展途径回到那儿去。如果作为一

种没有例外的经验假设，每一个生物都是由于自身内部的原因而死亡，并且要重新成为无机物，那么我们就只能说："生命的目标都是死亡"，并且回想起这句话："无生命的物质比生命更加古老。"……

如果这些结论在我们听来有点古怪，那么当我们研究在生物现象后面的一大批本能时也是如此。我们认为，每一个生物都有自我保存本能，它与另一种主张相对立，即本能的终生目的就是要引起死亡。采用这种观点，自我保存、能力、自我突出的本能也就失去了理论意义。它们是生物体特有的用来保证通向死亡道路的部分本能，又是避免回到无机物的可能性，生物体不管整个世界而要保存自己的神秘斗争都消失了，这种斗争无法与任何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于是出现了矛盾，生物用它所有的能量抵抗（危险），它们有助于通过捷径（可以说短回路）达到生活目标，但这只是具有纯本能特点的行为，它与理智的努力形成对照。

但是我们必须想到自己，这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神经症的理论对性本能采取不同的立场，使我们采取另一种观点：并非所有生物都是在外部的强迫下发展的。许多生物成功地使自己保持在低水平

而活到现在。不管怎样，今天存在着许多生命形式，如果不是所有的形式，它们类似于从高等动物到植物的初级阶段。同样，并不是所有的低等生物都形成生命高等形式的复杂机体并参与整个进化过程，然后达到死亡目的。它们中的一些，即生殖细胞，能够保存生命物质的原始结构，并且在一定时间后带着遗传和习得的本能素质与母体脱离。也许正是这两种性质使它们能够独立存在。条件合适时，它们就开始发育，重复原来的那种循环，其结果是一部分物质通过发育直到结束，另外一部分则作为新的原核，再度回到发育的起点。于是这些生殖细胞抗拒了生命物质的死亡，赢得了（在我们看来是）潜在的永恒。虽然这也许只意味着延长达到死亡的道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生殖细胞可以由于这种机能而得到增强，否则只有和其他类似的机能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到这一点。

有一组本能关系到这些原始生物的命运，它们维持生物个体的生存，在这些生物还没有防御外部刺激的能力时，为它们提供安全的屏蔽，并且最终使它们与其他生殖细胞结合在一起。这些都是性本能。它们重新产生生命物质的早期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与其他本能一样保守。但是它们表现

出高度抗拒外界影响的特殊能力，从广义上讲，它们更为保守，因为它们能使生命保持更长的时间。它们实际上是生的本能，与其他导致死亡倾向的本能相对立，这表明了在两种本能之间的矛盾，神经症的理论认为它具有很大意义。好象这是生物生命的一种节奏：一组本能促使生物尽快地达到生命的最终目标，另一组则使生物返回到一定的地方以便重新开始发展过程，从而延长这段旅途。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问一问自己，是否这些思辨缺乏基础。除了性本能外，难道就没有别的本能也是以恢复过去的条件为目的，难道就没有努力要达到从未得到过的条件的本能？我还不知道在有机世界有什么令人满意的例子具有那种性质。还无法确定，在植物与动物界存在着向高级发展的一般冲动，虽然这种发展路线作为一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方面，说一个阶段比另一个阶段高级只是我们的评价问题，另一方面，生物学清楚地表明，在某一特定方面向高级的发展常常伴随着（或与之相平衡的是）另一方面的退化……

我们中许多人也发现，很难放弃这种信仰，认为人本身有着一种趋向完善的冲动，这使人具有目前高度智慧的才能和伦理的升华，并且可以由此预

料，人肯定能够发展为超人。但是我并不相信存在这样一种内部的冲动，我也看不到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持这种令人愉快的错觉。在我看来，人发展到现在并不需要任何不同于动物发展的解释。在一小部分人身上观察到的力图进一步完善的不断努力，很容易解释为对本能压抑的结果，而人类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建筑在这种基础之上。被压抑的本能永远不会停止追求完全的满足，这就是重复早期得到满足的经验，所有的替代或者反动形成和升华都无法放松持续的紧张，而在过度的要求满足的基础上产生了推动的力量，它不允许保持现状，用诗句表达就是："永远奋进，百折不挠。"在回到完全满足的道路上，总是受到压抑的抗拒，因而只能返回来向着尚未受到阻碍的方向，即发展的方向前进，但是不能期望这种过程能有终结或达到目标。在神经症恐怖症的发展中，实际上只有一种要逃避"完善冲动"本能的满足的企图。但是我们无法给出这种显然是所有人的起源的原型。这种动态的条件确实非常普遍地存在，但是实际关系似乎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才有利于这类现象。

VI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篡改过的一个假设上来，希望它会经得起严厉的反驳。我们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所有生命的死亡都是由于内部的原因。我们轻松愉快地作出这个假设，因为这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是一种假设。我们习惯于这样想，而每一首诗也鼓励我们的这种观念。也许我们这样想是因为在这种信仰中具有一定的安慰作用。如果一个人第一次由于所爱的人死亡而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他宁可希望自己丧命是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不是一种可以以某种方式避免的偶然事件。但是，这种认为死是生物内部规律的必然结果的信仰也许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形成这种错觉是为了承受生存的负担。这的确不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信仰。“自然死亡”的观念与原始民族是不相容的。他们把每一次死都看作敌人或恶魔产生影响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要忽略从生物学来检验这种信仰。

如果我们这样去做，就会惊讶地发现，生物学家们对于自然死亡问题的共同之处是如此之少。死亡的概念的确使他们感到迷惑……

〔在这里作者进行了长篇大论的生物学讨论，这是难以节略的——编者〕

我认为可以在这一点上突破。他是在结论里不能没有一点批判反省的话。我可以问一下自己是否相信这里所提出的观点，如果相信的话，程度如何。我的回答是，我自己不相信，也不想让别人相信。更确切地讲，我并不知道自己相信它的程度。在我看来似乎没有必要在这里考虑这个带情感色彩的“相信”。一个人的确可以为自己规定一条思路，然后按照这条思路尽可能走得远些，这仅仅是出于科学的好奇心，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是坚持错误观点，但是不要和魔鬼去签订条约……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办法产生那种关于死亡的观念，除非把事实与多次相继出现的想象结合在一起，这会与观察的结果相去甚远。我们知道，在构造理论的过程中越是多用这种方法，最后的结果就越不可靠，不确定性的精确程度也就越弄不清。人们可能会不光彩地走入迷途。在这种工作中，我对所谓的直觉根本不相信。我们在这儿看到的似乎是智力的公正的结果，不幸的是当人们考虑到终极的事物，关于科学和生命的伟大问题时，往往是不公正的。我相信，每一个人偏爱的摇摆，很深的根源在于

他在苦思冥想时不知不觉地为某种利益服务。那里有动摇的雄厚基础，只要稍稍放纵情感就会对自己的心理活动产生影响。这里我急于补充一下，自我批判并没有对于不同观点特别容忍的义务。人们可以固执地反对与观察分析的第一步相矛盾的理论，同时承认那些有暂时真理性的理论。我们赞赏自己关于生本能和死本能的思辨，唯一使我们不安的是，有如此多的过程是这样令人惊讶和难以描述，例如一种本能可以为其他本能所排斥，或者从自我转向对象，等等。这只是因为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术语处理，也就是说采用心理学（更确切地讲是深蕴心理学）特有的隐喻表达方法。但是不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根本无法描述相应的过程，实际上甚至无法强调它们。如果我们能够用生理学或者化学的术语来代替心理学的术语，也许我们描述中的缺点就会消失。这些仅仅构成了一种隐喻的语言，却是我们长期熟悉的语言，或许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语言。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说明，我们思辨中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向生物学借鉴的必要。生物学的确是一个潜力无限的领域。我们期望从中得到最惊人的发现，并且无法猜想几十年后对我们提

出的问题将作出什么回答。也许它们会推翻假说的整个人工结构。如果这样的话，会有人问，为什么有人要将其公布于世呢？因为我无法否认在这里探索的某些类比、关系和联系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 Ⅶ

……让我们最明确地区分机能与倾向。快乐原则是一种倾向，它对一定的机能起促进作用，就是说，使心理器官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摆脱兴奋，或者使兴奋的程度尽可能降低。我们无法判定这些概念中的任何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样定义的机能将参与所有生命物质中最普遍的倾向，——回到无机世界的宁静中去。我们根据经验都知道，我们可能得到的最大快乐是性行为的快乐，这与高度兴奋状态的平息有关。但是这种本能兴奋的“束缚”是一种预备性的功能，它把兴奋引向在释放的快乐中的最后调节。

在同样的关系中产生了如下问题，是否快乐和“痛苦”的感觉可以象来自束缚的兴奋过程一样也能来自“未束缚”的兴奋过程呢？看来毫无疑问，“未束缚”的原始过程要比束缚的“次级过程”更能大量引起强烈的感觉。原始过程在时间上也更

早。在心理生活一开始时，并不存在其他活动。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快乐原则并非早已对它们起作用，那么它就不会在以后的过程中起作用了。因此我们得出的结果，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果，寻求快乐在心理生活的一开始要比以后表现得强烈得多，但是更不确定，是在不断的违反中确立起来的。在成熟的年龄，快乐原则的统治地位就很有保证了，虽然这种原则与所有其他本能一样都有少量逃脱限制的例外。在任何情况下，当次级过程与原始过程一起作用时，在兴奋过程中，同时存在快乐与“痛苦”的感觉。

看来这是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我们的意识不但从内部向我们传递快乐与“痛苦”的感觉，而且传递那些特有的紧张，这紧张也可以具有快乐或“痛苦”的性质。我们是否必须借助于这些感觉来区别“束缚”与“未束缚”的能量过程，或是借助与绝对量有关的紧张感觉？也许在负荷的层次上，从快乐到痛苦的一系列变化涉及负荷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事实，生本能与我们的内部知觉有很大关系，因为它们表现为对平静的骚扰并且持续地保持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的解脱则给人一种快乐的感觉。另一方面，死本能则完成它们朴

实的机能。快乐原则看来直接促进死亡本能，当然，它也监视外部的刺激，这种刺激被认为对两种本能都是危险的。但是它特别监视那些内部刺激的增强。这些刺激使生活的任务复杂化。在这点上产生了无数现在还无法回答的其他问题。我们必须耐心地等待其他的研究方法和机会。只要我们一度遵循的道路无法通向更好的结果，我们就准备放弃它。只有那些期望科学来替代他们已经放弃的信条的“真正信仰者”才会认为研究者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观点甚至改变自己的观点是一种错误。

此外，我们可以从一首诗得到科学知识进展缓慢的安慰：

我们不会飞翔，只能蹒跚前进；
圣经教导我们，蹒跚不是罪行。

#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921)

# I 导 论

个性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或群体心理学的对比，初看起来非常重要，但是更细地考察一番，区别就不那么显著了。的确，个性心理学研究个人，探索他满足本能的途径。但是只有很少的时候，在特定的例外条件下，个性心理学才能不考虑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的心理生活必定会涉及其他那些作为榜样、对象、帮助者和反对者的人。个性心理学从一开始就同时是社会心理学，这种词义的推广是完全合理的……

个人……与他的双亲、与他的兄弟姐妹、与他所爱的人、他的朋友、医生发生联系，他受到一个人或者很少几个人的影响，其中每个人对他都极为

重要。社会心理学或群体心理学往往把这种关系放在一边，只把同时受到许多人影响的个人作为研究的对象，这些人与他有着某种联系，虽然在其他许多方面对他来讲是陌生的。因而，群体心理学把个人作为一个种属、一个民族、一个阶层、一种职业团体、一个机构，甚至是一个在特定的时候、为了一定目的而结合起来的群体的一个成员来考虑，一旦以这种方式保持自然的连续性，就很容易把在这种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现象看成是一种特殊本能的表现，是一种社会本能（“群居本能”、“群体心理”），不能进一步还原，在其他情况下不会显示出来。不过我们也许可以斗胆表示异议，因为很难说有这么一种一群人的因子，它重要到可以在心理生活中引起一种新的本能，非此这种本能就不起作用。因此我们期望另外两种可能性：也许这种社会本能并不是一种无法进一步分解的原始本能；或者，有可能发现它是从一个更小的圈子里发展起来的，例如一个家庭。

群体心理学还处在幼年时期，包括大量互不相干的结果，并向研究者提出了大量的问题，这些，我们至今无法很好地区分开来……任何人只要把这本书的有限篇幅与群体心理学的范围加以比较，就

立刻能想到，这里所谈到的只是从全部材料中挑选出的很少一部分。这些材料实际上在精神分析的深蕴心理学特别关心的问题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 II 勒·邦关于群体心理的描述

我们与其从定义出发，不如从某些现象出发更加有用，从中选择那些与我们的探索可能有关的特别显著或有特色的事实……

什么是“群体”？它为什么有能力对个人的心理生活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迫使个人心理发生变化的实质是什么？这是理论群体心理学要回答的三个问题。而回答它们的最好方式是从第三个问题开始。

勒·邦的解释是，个人在群体中的条件实际上带有催眠性质，而不仅仅是两种状态间进行比较的问题。在这点上，我们并不想提出什么异议，我们只想强调一个事实（他所提到的），个人在群体中发生变化（易受感染和影响）的两个原因，显然是不等价的，因为感染看来只是影响的一种表现而

已。……当我们注意到这种比较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时，就不能不强烈地感到不足，就是说在勒·邦的表述中并没有提到，在群体中起催眠者作用的人……

现在让我们先撇开个性心理而转向勒·邦所概括的群体心理。这里没有一种性质使精神分析学家难以确定或难于发现其根源……群体是非常轻信的，它容易受影响，没有批判能力；它用想象进行思维，通过联想由此及彼（就象一个人处于想象之中那样），并且永远不会用理性的机能去检验它是否与现实一致；群体的感情总是非常简单、夸张的，因此，一个群体既不懂得怀疑也不会犹豫，它一直走向极端；一旦产生怀疑，也立刻会发展为对怀疑的坚信不疑；轻微的厌恶会变成狂暴的憎恶；由于群体倾向于走向各种极端，因此它只能用过度的刺激来激发；任何人希望对它产生影响时，都不必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逻辑整理，他只需使用最强烈的色彩，只需夸张，并一再地重复同一件事。

群体对真理或错误都不怀疑，它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力量，它不能宽容，它服从权威；它崇拜力量，很少受仁慈的影响，后者被看成软弱的表现；它要求自己的英雄有力量，甚至使用暴力；它希望

被统治、被压迫，并畏惧自己的主人。从根本上讲，它完全是保守的，反对所有的改革和进步，无条件地崇拜传统。

要想正确地判断一个群体的道德，就必须考虑到，一旦个人组合成群体，它们作为个体所受的禁忌就完全消失了。残忍的、兽性的破坏本能在个体中占有统治地位只是早期阶段的遗迹，现在都被煽动起来自由地寻求满足。但是在暗示的影响之下，群体在克制、无私和献身于某种理想等方面，也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总的说，群体的智力远低于个人，它的伦理行为既可以大大高于个人，也可以大大低于个人……

最后，群体永远不会渴望真理。他们所需要的是错觉，并且离不开错觉。他们总是把不真实的东西看得比真实的东西更为重要。不真实的东西对于他们具有和真实东西一样强烈的影响。他们明显地倾向于对这两者不加区别。

我们已经指出，幻想生活与未满足的愿望产生的错觉占优势在神经症患者的心理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我们发现，神经症不是受客观实在的支配，而是受心理实在的支配。歇斯底里的症状取决于幻想，而不是经验的重复，强迫性神经症的犯罪

感取决于永远不会实现的罪恶倾向……

〔勒·邦〕把观念和领袖都归结为一种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称为“威望”。威望通过个人、工作或者观念来控制我们。它完全麻痹了我们的批评能力，使我们充满了惊叹和崇敬。它所引起的感情就象是催眠时的那种迷惑……〔但是〕我们不认为，勒·邦所谈到的领袖的机能和威望的重要性与他对群体心理的出色描述完全协调一致。

## Ⅲ 集体心理活动的其他解释

我们已经以导言的形式运用了勒·邦的描述，因为它对无意识心理活动的强调与我们的心理学如此合拍。然而我们现在必须加以补充。事实上这位作者的论述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他所谈的损害和贬低群体心理的话，都是陈词滥调。……〔其他人强调，只有社会为所有的人规定了标准，并唤起他们的热情，才有可能达到最出色的群体成就〕……

麦克杜格尔在他的著作《群体心理》〔1920〕中也是从刚才所提到的矛盾出发，并且在组织因子中

找到了答案……群体形成的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结果是“激励或者强化群体中每个成员产生的情绪。”按照麦克杜格尔的观点，一个人的情绪在群体中所能达到的强烈程度在其他条件下很难达到，或者根本达不到。有些人无条件地屈服于自己的激情，从而融化在一个群体中失去了对于自己个性限度的感觉，这是一种愉快的体验。麦克杜格尔把个人由于共同的冲动失去自制力解释为“利用原始的同情反应直接诱导情绪的原理”就是利用我们早已熟悉的情绪感染。……

对于“无组织”群体的心理行为，麦克杜格尔归纳的判断并不比勒·邦更为友好。这样的群体，“是极其感情用事的、冲动的、狂暴的、变化无常的、优柔寡断的、行为极端的、只有粗糙的激情而缺乏细腻的感情。它非常容易受影响，缺乏考虑而急于作结论，推理是简单化的、不完备的。容易摇摆、缺乏自我意识，缺乏自尊和责任感，易于失去对自己力量的意识，也就容易产生那些不负责任和极权的表现。它的行为很象一个不守规矩的孩子，或者处于陌生环境中的没有教养、感情用事的野蛮人，而不象一个温和的成员。在最坏的情况下简直象一只野兽而不是一个人。”

……〔麦克杜格尔〕提出了五个“原则条件”可以把集体的心理活动提到更高的水平。第一个和基本的条件是在群体中要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第二个条件是群体的成员要形成关于群体性质、组成、机能和能力的某些观念，以便发展与群体的感情联系而形成整体。第三个条件是群体必有与其他类似但许多方面又不同的群体的相互作用（也许是采用敌对的形式）。第四就是群体要具有传统、习惯、风俗，特别是确定的成员间关系。第五是群体要有确定的结构，表现为它的组成部分机能的专门化与分化。

按照麦克杜格尔的意见，如果满足了这些条件，群体形成的心理缺陷就能消除。只要不让群体去完成智力的任务而让它的成员去完成，就不会降低集体的智力。

在我们看来，麦克杜格尔所提出的群体“有组织”的那些条件可以用更加合理的方式进行描述。问题在于如何使一个群体获得个人的特点，这些特点使个人与他们所形成的群体区别开来。个人与原始的群体不同，他有自己的连续性、自我意识、自己的传统与习惯、自己特定的机能和地位，并和自己的对手保持距离。由于加入“无组织”的群体，

他会暂时丧失这些特点。如果我们承认，形成群体的目的是要使它具有个体的那些能力，那么我们应该记住特罗特的忠告：形成群体的倾向，在生物学上是所有高级生物多细胞特点的延续。

## Ⅳ 暗示与里比多

我们从这样的基本事实出发：群体中的个体由于屈从于影响而改变自己的心理活动。他的情绪得到了极端的强化，而智力则显著地减弱……〔虽然〕这些不受欢迎的后果往往由于群体更高级的“组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制止，但这并不违背群体心理学的基本事实——在原始群体中，情绪得到强化，理智则受到压抑。我们现在的兴趣是对个体在群体中体验到的这种心理变化作出心理学的解释……

毫无疑问，在我们身上存在某种东西，当我们意识到其他人的情绪表示时，容易感染上同样的情绪。然而，我们不是常常想反抗它，抗拒这种情绪，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吗？为什么在群体中就总是被感染所战胜呢？……我们要说，暗示（更

确切地讲是一种易受感染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无法还原的最基本的现象，是人类心理活动中的一种基本事实。伯恩海姆也持这种观点，对他那些令人惊讶的艺术，我是1889年的证人……（在大约三十年不接触之后再度探索暗示之谜，我发现情况并无变化）……

我现在设法运用里比多的概念来研究群体心理学，这个概念在我们研究精神性神经症时是非常有效的。里比多可以用情绪理论来表述。我们用能量（把它看成一种量，虽然目前还无法进行测量）来称呼的本能都可以用“爱”这个词来概括。我们所说的爱的核心当然是性爱，这是通常所说的爱，也是诗中歌颂的爱，其目的是与性的结合。但是我们并不排除自爱，也不排除对其他人的爱，如对父母、对孩子、对朋友的爱和对人类的爱，还包括对于具体对象和抽象观念的献身，无论如何，这些都能用“爱”这个词。我们的辩护是依据精神分析研究的事实，即：所有这些倾向都是同一种本能活动的表现。在两性的关系中，本能迫使他们走向性的结合，但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就离开这一目标，或被阻止达到这点，虽然总是保持着原来的本性足以使

他们的同一得到承认（例如渴望亲近和自我牺牲的性质）。我们认为，语言用“爱”这个词把众多的用法结合在一起是完全合理的，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作为我们科学讨论的基础和解释的基础……

我们想试试运气，假设爱的关系（或者采用更有中性色彩的表述——情绪联系）也构成了群体心理的基本成份……

## V 两种人为的群体 教会与军队

我们回忆一下群体形态学的知识就可以区分各种不同的群体并追溯它们的发展过程。有临时的群体也有长期存在的群体；有相同个体组成的同质群体，也有异质的群体；有自然的群体和借助外力结合在一起的人为群体；有原始的群体和具有一定结构的高度组织化的群体。由于我们要谈到的一个原因，我们特别强调一种区别，权威们对这种区别是不注意的；我是指无领袖的群体与有领袖群体之间的区别……

〔高度组织化、持久和人为的群体〕中最有趣的例子就是教会——一种信仰的团体，和军队。教

会与军队是人为的群体，依靠外部力量防止它们解体并监督它们结构的变化……教会（我们最好以天主教为典型）和军队虽然在其他方面有所不同，但都对首领有一种错觉，仿佛他是一视同仁地热爱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在天主教中这个首领是基督，在军队里则是统帅。一切都依赖于这种错觉，只要外部力量能使这种错觉消除，教会和军队就会瓦解。这种一视同仁的爱用基督的话来讲是："你要象对待我一样对待我的每一个兄弟。"这是指在一个信仰群体中的个别成员与兄长（领袖）的关系；兄长是父亲的代理人。对于每个成员的这些要求都是出自基督的爱。（教会中贯穿了民主的精神，因为在基督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平享基督的爱）……这和军队非常相似。统帅就是父亲，他平等地对待自己所有的士兵，因此他们都是亲密的伙伴。军队与教会的结构不同，它是由一系列群体组成。其中每一个军官都是他的伙伴的指挥和父亲，包括每一个未任命的军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人为的群体中每个成员都受到里比多两个方面的束缚，一方面与领袖（基督或统帅），另一方面则与群体中其他成员联系在一起……如果每一个成员都受到这种强烈的情绪联

系在两个方面的束缚，那么我们在他个性中发现的变化和局限就不难找到根源了。群体的本质在于其中存在着里比多联系，在恐慌现象中也可以找到这种影响的暗示。这点，在军队的群体中进行了最好的研究。如果这类群体中有一个解体了，就会引起恐慌。其特点是对上级的命令不再有人服从，每个成员都急于为自己打算，而不考虑别人。相互之间的联系不复存在，一种强大的、无情的恐怖〔不安〕被释放出来……在一个群体里，恐怖的争斗由于诱导(感染)而大大加强，这种论点与这些注解一点也不矛盾……但是，能最好地为我们的目的服务的最突出的例子是一支部队因解体而陷入恐慌，虽然危险的程度丝毫没有增加，而且往往是以前遇到过的……在个人身上的恐怖是由严重的危险或失去情绪联系(里比多发泄)引起的，后者也是神经症的恐怖。这正好象引起恐慌的原因是共同危险的增强或者失去了把群体结合在一起的情绪联系（里比多发泄），后者则与神经症的恐怖相仿。任何人如果象麦克杜格尔那样把恐慌描述成“群体心理”的最明显的机能，就会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因为这与群体心理的最显著特点毫不相干。无疑，恐慌只意味着群体的瓦解。其中包括不再有相互照顾的感

情，而一个群体的成员本来应该彼此表示出这种感情的……

宗教团体的瓦解不容易观察到。不久以前我得到一本关于天主教起源的英文小说，这是伦敦大主教推荐的，题目是《何时曾黑暗》。我觉得它似乎勾画出关于这种可能性及其后果的一幅机智而可信的画面。这本小说被认为与当前现实有关。它谈到，基督教的敌人如何成功地搞了一个阴谋，使一个坟墓在耶路撒冷被人发现。坟墓中有一卷手稿，在手稿里阿里马塔阿的约瑟夫写着，由于虔诚，他在基督被埋葬后的第三天就把尸体秘密地转移到这里了。这意味着关于基督复活及其神圣的性质都被否定了。这个考古发现在欧洲的文明中引起了骚动，犯罪及暴力行为大大增加，直到伪造的阴谋被揭露之后，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伴随瓦解（在这里被设想为对宗教团体的袭击）而来的并不是恐慌，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对其他人的无情和敌意的冲动。由于基督平等的爱，他们以前是不会这样干的。然而，即使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那些不属于这种信仰团体的人并不爱基督，也不接受他的爱，他们在这种联系之外。因此，即使一种宗教标榜自己是

爱的宗教，也很难爱、或者根本不爱那些并不属于它的人。从根本上讲，每一种宗教只对自己的成员是爱的宗教，在这方面它们是类似的。同时对其他人是残酷的，不能容忍的，这对宗教来讲也是很自然的。但是作为个人，我们很难不严厉地谴责信仰者的这种作为。不信仰者或者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在这方面的心理要好得多。今天，这些不能容忍的特点已不象前几个世纪表现得那样极端和残酷了，但是很难得出人们的态度在走向温和的结论。这也许是因为宗教感情和它的里比多联系无可否认地淡薄了。如果有另外一种群体取代了宗教的联系，而这种社会联系又很成功，那么对异己分子也会象在宗教战争年代一样毫不容忍。甚至科学观点的不同也会对群体起同样的作用。这是新动机产生老结果。

## Ⅵ 进一步的问题与工作路线

……在群体的形态方面还有许多其他东西需要进行考察和描述。我们先弄清这样的事实：仅仅把人们集合在一起并不构成群体，除非建立起这些联系。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在人的任何集合中，形成

心理群体的倾向很容易变得明显起来……我们首先关注具有领袖的群体与没有领袖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我们需要考虑，是否有领袖的群体就不是原始的和完善的群体？是否就没有其他的观念和抽象物能代替领袖（这是事物的一种状态，具有无形领袖的宗教团体则是过度阶段）；是否就没有一种公共的倾向，一种公共的愿望以同样的方式代替它。这种抽象或多或少与我们可以称为次级领袖的形象一致，而观念与领袖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一些有趣的变种。领袖或指导思想可以说是否定性的；对于一个特定的人，一种特定制度的仇恨可以起到团结的作用，可以引起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情绪联系。于是问题又来了：领袖对于群体是否真的必不可少，而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会使我们对群体的结构这一基本的心理学问题减少兴趣，……让我们继续考察人们之间一般情绪关系的本质……

精神分析的证据表明，两个人之间的几乎任何一种亲密的情绪联系只要延续一段时间就会积累起厌恶和憎恨的感情，其中包括婚姻、友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种感情最初是通过压抑排除的。……当一个人结合到一个更大的单元中时也会产生

同样的情况。当两个人联姻时，每一方都会认为自己比对方优越，或者比对方出身高贵。两个相邻的城市，会成为最妒忌的对手，每一个行政区都会蔑视其他的行政区。关系密切的民族也保持一定的距离，南部德国人不能忍受北方的德国佬，英格兰人竭力诽谤苏格兰人，西班牙人看不起葡萄牙人。因此当两个民族之间有更大的差别时，产生无法克服的厌恶也就不足为怪了，例如法国人对于德国人的感情，雅利安人对于闪米特人的感情，以及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感情。这种敌意在另一种情况下会成为爱，我们把它称作情感的矛盾情绪。我们这样解释，也许前一种是过于理智的状态，因为在亲密的关系中会引起一系列的利益冲突。我们认为对于陌生人的厌恶是一种自爱，即自恋的表现。这种自爱与突出自己的行为看起来就象自己在特定的发展路线中产生了分化，因而对它们进行批评，要求他们回到原路来……

作为群体形成或在群体之中的结果，这种不相容性就暂时或永久地消失了。只要维持群体的形式或继续使其扩张，那么个体的行为就是统一的，容忍别人的特质并与他们平等相处、不产生厌恶。按照我们的理论，这种对于自恋的限制只是由一个因

素产生的，那就是与别人的里比多联系。对于自己的爱只有一个障碍，就是对于别人的爱，对于其他对象的爱……人类作为整体的发展过程就象个体一样，爱是在文明化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这里指它从利己主义走向利他主义。指向女人的性爱就是如此，这时所有的义务仅限于讨好女人。这点对于不具性特色的、指向其他男人的升华的同性爱也是正确的，它来自共同的工作。如果在一个群体内，自恋式的自爱受到约束，但对群体外的人不起作用，那么它就成为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形成群体的关键是在成员间形成新的里比多联系。

我们的兴趣是紧紧抓住这样的问题：群体内存在的这种联系的本质是什么。迄今为止，我们在对神经症的研究中几乎只考虑了与对象结合在一起的爱的本能，它们直接追求性的目标。群体中显然不存在以性为目标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爱的本能已经偏离了它们原来的目标，虽然起作用的能量并没有减弱……事实上，我们从精神分析中看到，只存在一种情绪联系的机制，就是所谓的认同作用。我们还没有充分了解这个过程，也难以描述，对它的探讨有时会偏离群体心理学的主题。

# Ⅶ 认 同

精神分析所知道的认同作用是对他人的情绪联系的一种原始表现……小男孩会对父亲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希望自己也能象父亲那样长大，并能处处和他一样，处处取代他。可以说，他把父亲看成自己的理想。这种行为不是对父亲（或对一般男人）的被动的或女性的态度，相反，这是一种典型的男性行为。……很容易在对父亲的认同作用和把父亲作为对象之间进行区分。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希望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是要占有父亲。这个区别取决于这种联系是和自我的主体联系在一起还是和对象联系在一起……

我们〔从临床工作〕中所学到的知识可以归纳如下。首先，认同作用是与对象情绪联系的一种原始形式；其次，它可以通过倒退成为里比多对象联系的替代物，就好象把对象内投到自我中；第三，它可被每一种对他人的共性的知觉所引起，即使他并不是性本能的对象。共性越是重要，这种部分的认同作用就越能成功，从而成为一种新的联系的开

始。

我们早就预言，群体中成员间的相互联系具有这种认同作用的性质，它基于重要的共同情绪。我们猜测，这种共同性取决于与领袖联系的性质。其他的怀疑会告诉我们，我们远没有弄清认同问题，我们所面临的过程在心理学中称作“感情移入”，它在我们理解其他人身上的陌生的东西时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这里将局限于认同作用的直接情绪效果，先不管它对我们理智活动的意义。

精神分析的研究早已探讨过精神病中一些更加困难的问题，它们表明认同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法直接理解的。我将详细举两个例子作为进一步考虑的材料。

在很大一类案例中，男性同性恋是这样产生的。一个年轻男人在俄底浦斯情绪的作用下对母亲的固恋时间很长，也过分强烈。但他在青春期结束时，性对象终于由母亲换成了其他人。事情是突然发生的：这位年轻的男人并未抛弃他的母亲，而是把自己看成母亲，把自己变成了她，并寻找一个对象取代他的自我。他把自己从母亲那儿体验到的爱和关怀赐于这个对象。这种过程常常发生，你可以得到足够多的证据，这里没有任何假设，好象这种

转变有一种生物驱动力或某种动机。这种认同作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规模极大，他根据对象的模型重新塑造了自我的一种重要特点——它的性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对象要么完全被抛弃，要么只在无意识中被保留下来，这已经与现在讨论的问题无关了。认同作用抛弃或失去对象，采用取代的方式，把对象内投到自我中，这对我们来讲确实不新鲜了。这种过程有时可以在幼儿身上直接观察到。不久前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这类的观察报告。一个孩子因失去了小猫精神不爽，便干脆宣称他自己就是那只小猫，因而整天象猫那样爬来爬去，不在桌旁吃饭，等等。

另一个对象内投的例子是通过对抑郁症的分析得到的，这种情感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的激发会引起实际上或者在情绪上失去所爱的对象。这些例子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残酷地压抑自我，无情地批判自我和严厉地谴责自我。分析表明，这种贬低和谴责归根结底是针对对象的，表现了自我对它的报复。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讲过的那样，该对象的影子落到了自我身上。这种对象的心力内投无疑是非常清楚的。

抑郁症还向我们显示了其他东西，它们对我们

下面的讨论很重要。它们表明自我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反对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通过心力内投发生变化的部分，其中包括失去的对象。但是我们并非不知道第一部分的行为是如此残忍。它构成了良心，是自我中的一种批判能力，它甚至在正常的时候也对自我采取批判的态度，虽然从未如此无情和不公正。我们在前面已被迫假设，自我中发展起来的这些能力可以使自己与自我中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并且与它们发生冲突。我们称之为“自我理想”，根据其机能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自我观察、道德良心、梦中的检察官和在压抑中的主要影响。我们说过，这是继承了原始的自恋，儿童的自我在原始自恋中找到了满足。它逐渐从环境的影响中收集了环境对自我的要求，自我并非总能满足这些要求。因此，当一个人无法从自己的自我得到满足时，却可以从自我理想中得到满足，这二者是不相同的。我们要进一步表明，在观察的妄想中这种能力的瓦解就变得明显了，从而揭示了它在上级权力影响下的根源，这首先是父母权力的影响。我们不应该忘记补充一点，自我理想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距因人而异，在许多人身上，这种自我的分化并不比童年时更大。

但是，在运用这些材料来理解群体的里比多结构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对象与自我之间相互关系的其他一些例子。

## Ⅶ 爱和催眠状态

即使语言的用法多变，它仍然是非常现实的。“爱”这个名称可以指许多情绪关系，我们在理论上把它们都归结为爱。然而我们又会感到疑惑，这种爱真的是现实的、真实的、实际的爱吗？真的暗示了爱现象的各种可能性吗？我们要想凭经验来发现这一点没有什么困难。

有一类爱不过是性本能的对象发泄，其目的是达到直接的性欲满足，一旦达到了目的，发泄也就平息了。这是一般所谓的感性爱。但是我们知道，里比多很少有这样简单的情形。一种要求完全有可能在平息之后再复活，这无疑是在性欲对象上延续进行精神发泄的原始动力，为了在没有感情的间隙保持“爱”。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因素，它出自人的性生活所追求的令人惊讶的发展过程。在人的第一阶段，通

常指5岁之前，儿童从自己的双亲中找到一个爱的对象，他的所有性本能以及想得到满足的要求都与该对象结合在一起。迫使他放弃大量婴儿性欲目标的压抑留下了深刻改变他与父母关系的痕迹。这个孩子仍然与父母联系在一起，但是他的本能的“目的受到了抑制”。他对自己所爱对象以后产生的情绪，其特点是“温柔”。这种早期的“感性”温柔或多或少强烈地保存在无意识中，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所有源流仍然存在。

我们知道，青春期会产生一种新的、非常强烈的、直接指向性目标的倾向。在不适宜的情况下，上述倾向采用感情流的形式，总是与他们所保持的那种“温柔”的情绪倾向分离。于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某些文学运动喜欢理想化的两个方面。这样的男人会对自己崇敬的妇女表示热情，但是并不会激发他采取性行动，他只对自己不“爱”的其他女人，抑或自己厌恶的女人才有性交能力。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青春期成功地把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一方面是非感性的，天上的爱，另一方面是感性的、地上的爱；他与性对象关系的特点是不受压制的本能与目标受到压制的本能相互作用。任何人爱的深度可以用纯感性的欲望与被压制的温柔本

能结合的程度来度量。

与恋爱问题相联系的是我们常常感到吃惊的性崇拜现象，即爱的对象为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批评而感到高兴，对对象所有特点的评价都要高于那些没有陷入恋爱的人，或者高于他自己尚未陷入恋爱的时候。如果感性的倾向受到更有效的抑制，或者被撇在一边，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对对象产生的感性爱好象是由于它的精神优点，其实恰好相反，由于感性的迷恋才发现了这些优点。

在这方面作出错误判断的倾向就是理想化。但是理想化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路。我们看到，对待对象就象对待我们的自我一样，因此当我们恋爱时就会有相当多的自恋里比多流向对象。在恋爱选择的多种形式中，对象显然成了我们自己某些无法企及的自我理想的替身。我们爱它是因为我们努力想使自己的自我能够达到那种完美，现在则要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作为满足我们自恋的手段。

如果性崇拜和恋爱的程度进一步增强，那么对这种情况的解释就更不会出差错了。直接指向性满足的倾向会完全转向年轻人的伤感，这是司空见惯的。自我变得越来越谦虚温和，而对象则变得越来越崇高可贵，最后对象完全占有自我的自爱，而自

我的自我牺牲接踵而来也就成为自然的结果了……

当爱不愉快，不能得到满足时特别容易发生上述情况。因为不管怎样，每一种性满足总会降低对性的崇拜。当自我“献身”于对象无法和对抽象观念的崇高献身相区别时，自我理想的机能就完全停止起作用。这种批评沉默了；对象所做的一切，所要求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无可谴责的。良心不再适用于为对象所做的任何事情。在盲目的恋爱中，可以犯下残酷的罪行。所有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对象取代了自我理想。

现在就容易区别认同与称为迷惑或者迷恋的极端发展的恋爱了。在前一种情况下，自我用对象的性质来充实自己，按照费伦奇的说法这是把对象“内投”到自身。这第二种情况下，它枯竭了，屈服于对象，用对象来替代自己最重要的成分……〔迷恋的情况保留了对象，自我对其作过度的发泄从而消耗了自己。但是还有一个困难。难道认同肯定以放弃对象发泄为前提吗？难道没有保持对象的认同吗？在我们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之前，我们也许早已明白，问题实质上还有另外一种提法，对象究竟代替了自我还是自我理想。

从恋爱到催眠显然相差无几。在这两种情况下

敬意都是很明显的。对待催眠师就象对恋爱对象一样，都有谦卑的屈从，都缺乏批判。在两种情况下，个人的首创精神都被吸收了；没有人会怀疑催眠师已经处于自我理想的地位……催眠的关系就是无限爱的献身关系，只是没有性欲的满足。但是在恋爱时的这种满足只是暂时被阻止了，它保留在隐蔽处，以后仍有可能成为目标。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催眠的关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由两个成员组成的群体。把催眠与群体形成相比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是一码事。它突出了群体的复杂结构中的一种元素，这就是个别成员对领袖的行为。催眠与群体形成的区别在于数目的限制，与恋爱的区别是没有直接的性欲倾向。在这方面它居于两者之间。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正是那些目标被压制的性欲倾向形成了人们之间持久的联系。理解这一点很容易，因为它们无法达到完全的满足，而目标没有受到压制的性欲倾向，一旦得到满足就会通过释放能量而大大减弱。感性爱的命运就是在得到满足后平息下去。它要持续下去首先必须和脆弱的成分——目标被压制的东西一混合或者转变成这种成分。

催眠的某些性质无法作合理的解释，迄今为止我们把它看成是没有直接性欲倾向的恋爱状态，否则催眠就可以直截了当地解决群体里比多组成之谜了。我们必须承认，这里有很多东西还是神秘的。它还包含瘫痪的成分，这来自拥有绝对权力者与无能为力者之间的关系——它可以过渡到发生在动物身上的恐怖催眠……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其他方面表现出完全的暗示性屈从，被催眠者的道德良心仍然会显示出抗拒来。这可能是因为在催眠中通常会有一种认识，认为所发生的事不过是一场游戏，是另外一种对生活重要得多的情形的再现，是不真实的。

在讨论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说明群体的里比多组成，至少迄今所考虑的群体是如此。群体有一位领袖，没有更复杂的“组织结构”，能表现出个人的次级性质来。原始的群体中，每一个个体都以同一对象作为自己的自我理想，因而他们都有相同的自我……

# IX 群居本能

我们不能长时间地陶醉于这个错觉，以为已经用上述方式解决了群体之谜……

我们在群体中观察到的强烈的情绪联系足以解释它的特点，即它的成员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他们反应相似、水平降低。但是当我们把群体看成一个整体时，就会发现其他的特点。其中有些性质如智力低下，缺乏情绪约束，不会节制和延缓，在表达情绪和以行动的方式充分发泄时总会有越轨的倾向，这些性质都很相似……明显地表现为心理活动倒退回早期阶段。在原始民族和儿童身上发现这些性质是不足为奇的。特别在共同群体中，这种倒退是一种基本的性质，据我们所知，在有组织的、人为的群体中这种性质很可能被检测出来……我们记得这些依赖性现象作为人类社会的正常组成部分是如此之多，在其中可以发现的创造性与个人勇气却如此之少，每个成员受到群体心理态度的控制如此之深，而群体心理的表现形式为极端性、阶级偏见、公众舆论等。如果我们承认，每个成员不但受

到领袖的影响，而且受到每个其他成员的影响，那么暗示的影响就成了更大的谜。我们应该责备自己不适当地强调了对领袖的关系，而把相互暗示的因素掩蔽了。

谨慎起见，我们要听听其他的意见，以便使我们的解释建立在更简单的基础之上。……特罗特把群体中发现的心理现象归于群居本能（群居性），和动物一样是一种天性。……个体处于孤独状态就会感到“不完满”。幼儿的恐惧就是这种群居本能的表现。反对群居就是要分离出去，因此必须竭力避免。群体总是防止出现新的、反常的事物。群居本能表现出某种原始的东西，某种“不能分割的东西”。……虽然特罗特的说明比别人更公正，但仍会遭到反对，因为他对领袖在群体中的作用考虑得太少。我们倾向于这种反对意见，忽视了领袖就不可能把握群体的性质。他所说的群居本能根本不给领袖以容身之地。领袖几乎完全是偶然地与群体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见这种本能不需要上帝；这种群体没有首领……

追溯群居本能的产生根源自然不是一件容易事。幼儿孤独时会感到恐惧，特罗特早已把这种现象说成是群居本能的表现，但是更容易作另一种解

释。这种恐惧与孩子的母亲有关，以后则与其他熟悉的人有关，是愿望得不到满足的表现，儿童自己不知道如何对付这种愿望，只能将其转变为恐惧。儿童的恐惧不会因为见到偶然出现的“群体成员”而得到慰藉，“陌生人”的接近反而会增加恐惧。有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出在儿童身上也有群居本能或群体感情的特性。有些类似的性质首先在托儿所里发展起来，那里解除了儿童与双亲的关系。这些性质最初是对妒忌的反应，年龄较大的儿童出于妒忌把后来的儿童撇在一边，使他摆脱双亲，剥夺他的所有特权。但是因为该儿童（和其他后来的儿童一样）为他的双亲所爱，因此不能不伤害他而使其保持对双亲敌意态度，这就迫使他和其他儿童变得一样。于是在儿童的大军里发展了一种共同的感情，或者说群体的感情。这种感情以后在学校里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种反动形成首先要求公正，要求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在托儿所和学校里，群体感情代替妒忌的这种变换，如果不是在其他情况下也能观察到，会被人们认为是不可能的……

人们并不相信，社会中形成的“群体精神”源自最初的妒忌。没有人想突出自己，每个人都和别人一样。社会的公正意味着每个人必须放弃自己的

许多东西，这样其他人也能放弃这些东西，或者对别人不作如此要求。这种平等是社会良心和责任感的基础……

社会感情的基础是敌意感情逆转为认同性的、有积极色彩的联系。我们现在可以根据事件的发生过程看到，这种逆转受到群体成员对群体外某人的共同温情的影响。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对认同的分析是详尽的，但就我们目前的目标而言已经足够了，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谈这种性质，即要求完全的平等。我们早已知道关于两种人为群体的讨论，即教会与军队，它们的先决条件是有一个人，即群体的领袖，一视同仁地爱每一个成员。但是切莫忘记，在群体内对平等的要求只适用于一般成员而不适用于领袖……我们冒昧更正一下特罗特的断言，他认为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而我们认为人更象游牧部落的成员，是一个有首领的游牧部落中的个体。

## X 群体与原始的游牧部落

我在1912年采用达尔文的假设，把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看成是受到一个男性强人专横统治的游牧

部落。我试图证明，这种游牧部落的命运必然可以追溯到人类祖先的历史，特别是图腾崇拜的发展。图腾崇拜构成了宗教、道德和社会组织的起源，它关系到用暴力杀死首领，把父子关系的游牧部落变成兄弟关系的社区。的确，这仅仅是一种假说，和考古学家的许多其他假说一样，是为了努力弄清一团漆黑的史前时代。恰如并非刻薄的批评家（克罗伯）所戏称的那样，这“只是故事而已”……

在我们看来，群体是原始游牧部落的复活。恰如原始人保留在每个人身上一样，原始的游牧部落也会在任何一种人群中重现。只要人们习惯于受到群体形成的支配，我们就得承认，这是原始游牧部落的残留物。可以由此得出结论，群体心理是最古老的人的心理。由此分离出来的个人心理忽略了所有的群体痕迹，只不过是古老的群体心理通过逐渐的发展过程而产生的，这个过程至今仍然可以说是不完备的。我们以后还要试图说明这种发展的出发点。

进一步的思考向我们表明，这种陈述需要更正。个人心理和群体心理其实一样古老，因为从一开始就有两种心理，群体中单个成员的心理和作为父亲、首领或领袖的心理……他在人类的始初就是

超人。在尼采看来，未来世界才会出现超人……

群体形成在暗示现象中表现出来的可怕的、强制的性质可以追溯到原始的游牧部落。群体的领袖仍然是可怕的原父；群体希望受到没有制约的力量支配；这是对权威的极端热情……对服从的渴望。原父是群体的理想，处于自我理想的地位支配着自我。催眠可视为两个成员的群体；这里有对暗示的定义——不是依据知觉和推理，而是依靠性欲纽带的坚信。

## XI 自我的不同等级

……我们认识到，可以把群体里比多结构的解释归结为自我与自我理想之间的区别，归结为两种联结——对自我理想对象的认同与替代……让我们思考一下自我与自我理想对象的关系，自我理想的对象由自我发展而来，我们把外部对象与自我之间的所有相互作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就可以通过它来研究神经症，使我们对自我内部的行为有新的理解，也许可以在此基础上使其重视。

我在这里只想探究从这种观点出发可能得出的

一个结果，重新讨论我在其他地方被迫搁置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所知道的每一种心理差异都表明了心理机能障碍会产生心理恶化并增加它的不稳定性，有可能成为心理崩溃的起点，也就是说开始患病。因此我们从一生下来就离开了绝对自我满足的自恋，走向对变化的外部世界的知觉，开始发现对象。这与我们无法长期忍受一种新状态有关，我们在睡眠中总会周期性地逆转到以前那种没有刺激、逃避对象的状态中去。在这方面我们的确受到了外界的暗示，这种暗示靠白天与黑夜的周期性变化，能够暂时摆脱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大部分刺激。第二个例子不受这类限制，从病理上讲更加重要。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心理存在被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与自我一致，另一部分在自我之外，是无意识、被压抑的。我们知道，这种新习得的稳定性总是不断受到冲击。因此在梦中、在神经症中就用抗拒来对付要求破门而入的敲击。我们在清醒时的健康状态下会采取特殊的手段允许被压抑的东西克服抗拒，暂时进入自我从而增强我们的快乐。一般来讲，对机智、幽默（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喜剧）都可以从这种角度去理解。每一个懂得神经症心理学的人都会想到不太重要的类似例子；但我急于讨论

已经评论过的那些应用。

把自我理想从自我分离出来只是暂时的，不可能持久，这完全可以理解。按照一般规律，强加于自我的所有放弃与限制都会周期性地失效；这可以用节日的确立来说明。节日的起源在于逾越法律的限制，它的欢庆性质就是要摆脱法律带来的限制。罗马的农神节和我们现代的狂欢节都符合原始民族节日的这种基本特点，其结果往往是各种放荡的行为和侵犯那些其他时候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戒令。但是在自我理想中包含使自我平静的所有限制，因此要取消自我理想就必须为自我提供豪华的节日，使自我有可能再度得到满足。

当自我中有什么东西与自我理想一致时，总会产生胜利的感情。同样，我们也可以把犯罪感（以及自卑感）理解为自我与自我理想之间产生紧张的表现。

众所周知，有些人的心境会发生周期性的振荡，从极度的抑郁通过一些中间状态而变成精神焕发的良好感觉……这种心境自动振荡的基础究竟是什么还不清楚。我们并不了解从抑郁症转变成躁狂症的机制。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些病人身上可以找到我们的假设的实际应用——他们的自我理想可

以暂时融入自我，在这之前自我理想用特殊的限制来控制自我。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根据我们对自我的分析，毫无疑问在躁狂症中自我与自我理想融为一体，于是一个人就会处于胜利与自我满足的心境之中，不受自我批评的困扰，乐于解除压制，泯灭为别人考虑的感情，放弃自责。有一点并不是很明显，然而却非常可能：抑郁症的痛苦表明了他的自我的两种能力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自我理想极为敏感，无情地谴责自我，自我则处于自卑和自贬的错觉之中……

转变为躁狂症并不是抑郁症的压抑症状中必不可少的特征。有一种简单的抑郁症从不出现这类发展，这种病人有的受到一次打击，有的受到多次打击。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抑郁症，兴奋的原因显然是致病的因素之一。这些病在失去恋爱对象之后发生，或者因为对象的死亡，或者因为必须从对象撤回里比多。这类心因性抑郁症会转变成躁狂症，会循环多次地重复，转变很容易，看起来仿佛自动地发生。我们对其情况还不十分清楚，特别是因为精神分析所研究的抑郁症的形式与病例都不多。迄今为止我们所理解的情况仅限于对象本身被证明不值

得爱而放弃。于是就在自我内部通过认同作用将其重新确立，它受到自我理想的严厉谴责。在形成抑郁症的自责中可以看到指向对象的谴责与攻击。

……

## XII 附言

在我们暂时告一段落的探讨过程中，我们碰到了一些叉道，我们开始时避开了这些叉道，但是从中可以洞察许多东西。我们现在谈几点一直被撇在一边的问题。

A. 在我们开始时研究的两个有趣例子中，即军队和基督教会，可以发现自我认同对象及自我用对象替代自我理想之间的区别。

显然，战士把上级，也就是军队的首领，看成自己的理想，同时把自己看成与战友们一样，并从他们自我的共同体出发，觉得有义务相互帮助，有福共享，这是友谊的含义。但是，如果他把自己和首领看成一样就荒唐可笑了……天主教会的情况有所不同。每一个基督教徒都爱基督，把基督看成自己的理想，通过认同的联结感到自己与其他所有

的基督教徒团结在一起。但是教会对他还有更多的要求，还要求他把自己看成基督，象基督那样去爱所有的基督徒。但是在这两点上都要求群体形成所赋予里比多的地位得到补充。在进行对象选择时要加上认同，而在认同时要加上热爱对象。这些附加物显然超出了群体的构成。一个人可以是个好教徒，但是离处于基督的地位、象基督一样无所不包地爱全人类还有很大的距离。一个道德脆弱的人不必把自己设想成有救世主般伟大的灵魂与爱的力量。但是群体中里比多分配的进一步发展也许是基督教徒的品性赖以达到更高伦理水平的基础。

B. 很可能在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从群体心理到个体心理的转折点也能为群体中的单个成员所达到。

为此我们要暂时回到关于原始游牧部落父亲的科学神话上来。他后来上升为公正的创世主，他的所有儿子组成了第一个群体。他是每一个儿子的理想，是从可怕、高尚而成为禁忌的理想。这么多成员必然会团结在一起，杀死他、碎尸万段。在胜利者的群体中没有一个人能取代他的地位，如果有谁取代了他的地位，就会重新爆发战争，直到他们明白，必须放弃父亲的遗产。于是他们就形成了图腾

崇拜的兄弟社团，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力，通过图腾禁忌团结在一起，保持对屠杀的记忆并赎罪。但是对得到的一切的不满仍然存在，它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根源……

以后也许会有某个成员渴望脱离群体战胜父亲。他这样做最初是英雄般的壮丽，并在想象中取得了进展。这种史诗般的举动为了满足自己的渴望而掩饰真理。他发明了英雄的神话。英雄是杀死父亲的人——父亲作为图腾的妖怪仍然出现在神话中。正如父亲曾经是男孩的第一个理想，史诗在渴望父亲地位的英雄身上创造了第一个自我理想。幼子有可能成为英雄，他是母亲的宠儿，母亲保护他抵御父亲的妒忌，在原始游牧部落的时代，他就成为父亲的继承人。在关于史前时代的虚假的史诗幻想中，妇女是战争的奖赏和凶杀的诱惑者，也许会变成勾引与煽动罪行的人。

英雄声称要单枪匹马完成的功勋，只有整个游牧部落才有勇气去干。但是正如兰克观察到的，在童话故事里总是保留着否认的明显痕迹。我们往往在这些故事里看到英雄必须完成某种困难的任务（通常是最年幼的儿子，偶而也是父亲的代理人，他的行为是愚蠢的，无邪的）——我们往往会看

到，这位英雄只有在一群小动物的帮助下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例如一群蜜蜂或者蚂蚁。这是指原始游牧部落中的弟兄，正如在梦的象征中昆虫与害虫指兄弟姐妹一样（象婴儿那样蔑视别人）。而且在神话与童话故事中每一项任务都很容易看成英雄的业绩。

因此，神话是个人摆脱群体心理的一步。最早的神话肯定是心理的神话，即英雄的神话；解释自然的神话则要晚得多。诗人走出了这一步，并以这种方式使他自己在想象中摆脱了群体（正如兰克进一步观察到的），他无法找到在现实中回到群体中去的办法。因此他把自己投身的英雄事业与群体联系起来。归根结底他并不是英雄，只是他自己。于是他把自己降低到了现实的水平，而把听众提高到了想象的水平。但是他的听众理解了史诗，因为他们同样渴望成为原父，因此能与英雄认同。

虚构的英雄神话的高潮是把英雄神化，也许神化的英雄比父神出现更早，他把原父变成父神的先驱。按照时间的顺序，这一串神为：母神——英雄——父神。只有把永远难忘的原父提高，父神才能具有那些我们今天知道的性质。

C. 本文大量描述了直接的性本能以及那些目

的受到压制的本能，我们希望这种区分不致遭受过多非议……没有或者无法达到压抑深度的心理学把温柔的情绪联结一律看成是无性目标倾向的表示，即使它们从具有这种目标的倾向派生出来。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从这些性目标转移过来的，虽然要给出这种转移的代表尚有一定的困难……而且那些目标受到压制的本能总还保留少量原来的性目标。即使一个狂热的信徒，一位朋友或者崇拜者，也需要在肉体上亲近精神迷恋的对象，并见到他的形象。如果我们作出选择的话，我们也许会认为这种目标的转移是从性本能的升华开始的，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升华的限度。那些目标受到压制的本能的机能要比目标没有受到压制的本能强得多。因为它们实际上无法完全得到满足，它们尤其宜于产生永久的联结。那些有直接性目标的本能每次得到满足后都会遭受能量的损失，必须靠性里比多新的积累来恢复，这时性对象就有可能发生变化。被压制的本能可以与不被压制的本能随意混合，它们能转变为后者，恰如它们是从后者派生来的一样。众所周知，性欲很容易发展出具有友谊性质的情绪联系，这是因为在师傅与徒弟之间、演讲者与欣喜的听众之间有欣赏与敬佩的关系。

这在妇女中尤为明显。事实上这类情绪联结的发展一开始是毫无目标的，但是往往会走向性的对象选择……另一方面，那些短暂的直接性倾向也往往会转变为持久的、纯洁的温柔联结。恋情冲动的婚姻要得到巩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种过程。

当我们听到，由于内部或外部的障碍而使性目标无法达到、有直接性目标的倾向会产生目标受到压制的性倾向，我们自然不会感到惊讶。潜伏期的压抑就是这种内部障碍，更确切地讲是内化的障碍……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个新的课题，它关系到直接性本能与群体形成之间的联系……

D. 直接的性倾向不利于群体的形成。在家庭发展的历史上的确有性爱的群体关系（群婚），但是性爱对自我越是重要，它的恋爱性质越是得到发展，就越是迫切需要限制在两个人之间，这是由生殖器目标的性质所决定的。多配偶的倾向必须靠不断更换对象才能得到满足。

两个人出于性满足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只要他们想巩固这种结合就会反对群居本能，反对群体感情。他们爱得越深，彼此越感到满足。对群体影响的排斥以羞耻感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了保护性的对象选择不受群体联结的侵犯，就产生了极端强烈

的妒忌。只有当爱情关系中的温柔的个人因素完全为感性因素所代替，两个人才有可能在别人面前发生性交，或者一个群体同时发生性行为，如狂欢时发生的那样……

大量的迹象表明，迷恋是后来才出现在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中。因此，性爱与群体联结之间的对立也是以后才发展起来……在庞大的人为群体，即教会与军队中，不允许妇女成为性对象。男女之间的爱情关系仍然被排斥在这些组织之外。即使群体由男女组成，性的差别也不起什么作用。要问把群体结合起来的里比多具有同性性质还是异性性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并不是根据性别来分化的，而且表现出与生殖器有关的目标完全没有关系。

即使一个人在其他方面已经被吸收到群体中去了，他的直接性倾向也仍然保留着少量的个人活动。如果这些活动太强就会瓦解群体的形成。天主教教会出于明确的动机希望信徒们保持单身，并强迫教士过独身生活。但是堕入情网往往迫使教士离开教会。同样，对妇女的爱能冲破种族、民族隔离与社会阶级系统的群体联结，从而在文明过程中成为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可以肯定，同性恋远比群体联结更有竞争能力，即使它采取的形式是不受压制

的性倾向，这是明显的事实，要解释它会使我们离题太远。

对精神性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研究告诉我们，这些病的症状可以回溯到那些受到压制但仍然保持活性的直接性倾向。我们在结束这段描述时还要补充一点：对目标受到压制的性倾向来讲，或者压制无法取得完全成功，或者回到被压抑的性目标上去，这取决于神经症使自己的牺牲品社会化，还是使他脱离通常的群体形成。可以说神经症与恋爱一样对群体有瓦解作用。另一方面，如果群体形成有强大的动力，神经症就有可能减弱，甚至完全消失。完全可以尝试把神经症与群体形成之间的对抗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即使有些人对于今天文明世界宗教幻想的消失不感到遗憾，他们也会同意，只要他们有力量，就会向同他们有关的人提供最有力的保护来抵御神经症的危险。不难看出，与神秘宗教或哲学宗教的流派或社团的所有联结都能对各种神经症起变相的治疗作用。所有这一切都和直接性倾向与目标受到压制性倾向之间的对立有关。

如果让神经症病人孤立起来，他就被迫以症状形成来代替自己受到排斥的大群体形成。他为自己创造想象的世界，创造自己的宗教，创造自己妄想

的系统，从而以一种变形的方式概括人类的各种体制，这清楚地表明，直接性倾向起着决定性作用。

E．最后我们还要对我们关心的一些状态，从里比多理论的观点作比较评价，其中包括恋爱、催眠、群体形成、神经症。

恋爱的基础是直接性倾向与目标受到压制的性倾向同时存在，于是对象就把一部分自恋的自我里比多吸引到自己身上。这是自我与对象共处的条件。

催眠与恋爱一样局限于两个人，但是完全依靠目标受到压制的性倾向，并用对象代替了自我理想。

群体使上述过程复杂化；它与催眠的相同之处是本能的性质都是结合，并用对象代替自我理想。但是还有对其他成员的认同，这在最初可能是因为他们和对象有相同的关系……

神经症与它们不同。它也是依赖人的里比多发展的特殊性——由于直接性倾向具有间隔的潜伏期而造成重复的发作。在这方面它与催眠及群体形成相似，都具有缺乏爱情的倒退性质。只要直接性本能胜过目标受到压制但不完全成功的性本能，就会

出现神经症。它代表了两类本能之间的冲突，第一类本能通过发展被自我接受，另一类是第一类本能中的一部分，它与其他完全被压抑的本能愿望一样，来自被压抑的无意识，努力要得到直接的满足。神经症的内容非常丰富，因为它包括了自我与对象之间的所有关系——既包括保留对象的所有关系，也包括放弃对象或者在自我中确立对象的所有关系——和自我及其自我理想之间的冲突关系。

# 自我与本我

(1923)

# I 意识和无意识

在序言性的这一章里，我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讲，我不得不重复自己以前经常说过的那些话……

我们是从压抑的理论中获得有关无意识的概念。压抑为我们提供了无意识的原型。但是我们看到有两种无意识，一种是潜伏的，但可以成为意识，另一种是被压抑的，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成为意识。对心理动力学的这种洞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术语和描述。我们把那种潜伏的、只是从描述意义而不是动态意义上讲为无意识的东西称为前意识，而把无意识的术语留给那种被压抑的，动态意义上的无意识，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关于意识的术语，

即意识（cs）、前意识（pcs）和无意识（ucs），这种无意识不再具有纯粹的描述意义。我们预先假设前意识要比无意识更接近意识。既然我们把无意识称为心理活动，那么把潜伏的前意识称为心理活动就更不必迟疑……我们现在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三个术语了，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只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描述的意义上有两种无意识，而在动态意义上只有一种。为了进行阐述，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忽略这种区别，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区别却必不可少……

我们在这儿阐述的思想是，每个人都有一种心理过程的结构，我们把它称为自我。自我包括意识，它控制着能动性的入口，即将兴奋释放到外部世界中去。正是心理中的这种构造调节着它的内部的所有过程。它在晚上入睡，虽然仍对梦行使检察官的职责。自我产生了压抑，并通过它，企图把某种心理倾向不仅排斥在意识之外，而且不让它们采取其他的表现和活动的形式。在分析中，这些被排斥的倾向是反对自我的，分析面临的任务是去除自我表现出来的抗拒，这种抗拒反对把自我和被压抑的东西联在一起。我们现在发现，如果我们在分析的时候给病人一些任务，他就会陷入困境。当他应

该接近被压抑的思想时，他的联想就中断了。于是我们告诉他，他被抗拒所控制。但他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即使他从自己不舒适的感觉中猜想到抗拒正在起作用，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和如何描述它。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抗拒出自他的自我并属于它。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意料之外的境地，我们碰到了自我中某种无意识的东西，其行为有如被压抑，也就是说它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却未被意识到，若要意识到它，需要特殊的机能。从分析实践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察会造成下述后果：假若我们坚持以前那种表达方式并且企图把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冲突作为神经症的根源，我们就会处于无穷的混乱和困难之中。我们将用另外一组对立面来代替这组对立面，它出于我们对心理结构的理解，也就是在有结构的自我与被压抑的、分裂出来的自我之间的对立。

但是，新的观察结果对无意识的概念更为重要。动态的考虑导致我们作出第一个修正，关于心理结构的知识则导致第二个修正。我们认识到，无意识与被压抑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的确所有被压抑的东西都是无意识的，但是并非所有无意识都是被压抑的。自我也有一部分可以是无意识的，甚至肯

定是无意识的，上帝知道，它是多么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属于自我的无意识，并不象前意识那样处于潜伏状态，因为如果它象前意识，那么它不成为意识就无法活化，而使它成为意识的过程也不会遇到如此大的困难。当我们发现，有必要假设第三种未受压抑的无意识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无意识的性质对于我们开始失去意义了，因为它变得具有多种含义，这使我们无法象希望的那样使它成为深刻和必然性结论的基础。不管怎样，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性质，因为是否成为意识的性质，作为最后一着是排除深蕴心理学模糊性的唯一希望。

## Ⅱ 自我与本我

病理学的研究使得我们把兴趣完全集中在压抑上，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自我。现在我们了解到，它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无意识的。迄今为止，唯一可以指导我们探索的是意识与无意识的不同特点，而最后我们将会明白这种差别本身是含糊不清的……

我早已在其他地方提出，无意识与前意识两种

观念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加工的某些材料是未被认识的，后者（前意识）则添加了与言语表象之间的联系。这是企图发现前意识与无意识两个系统之间（而非二者与意识之间）区别的最初努力。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如何成为意识？”这样的问题可以更好地表达为“如何成为前意识？”回答将是：“与对应的言语表象发生联系。”……

我们不要因为对简单化感兴趣而走入歧途，忘记视觉记忆残迹的重要性（它们是事物的残迹，与语言不同），或者否认思想过程有可能通过恢复视觉残迹进入意识。许多人看来更倾向于采用这种方式……图象的思维是一种非常不完善的进入意识的方法，在某些方面它比用语言思维更加接近无意识的过程，从个体发生和种类发生来讲，它无疑要比后者更加古老……

外部知觉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明白的，而对内部知觉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则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它再度引起这样的疑问，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肯定，可以把整个意识归于一种表面的 知 觉—意 识系统。内部知觉产生关于心理器官最不相同也是最深层次发生的过程的知觉。关于这种知觉和情感我们知道得非常少，所掌握的最好的例子仍然属于快

乐—痛苦一类……快乐性质的感觉并不具有任何先天的促进特点，但“痛苦”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种性质。后者促使变化、促使释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痛苦解释成提高能量的发泄，把快乐解释成降低能量的发泄。假设我们把以快乐和痛苦为形式的意识描述成一种量和性质都不确定的心理元素，那么问题就成为，该元素能否直接成为意识，还是先要转移到知觉系统。临床经验判定为后者……实际上，区别在于无意识的观念链在进入意识之前必须加以伪装，而无意识情感却可以直接转移，无需这些条件。换言之，对于情感来讲，前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情感要么是有意识的，要么是无意识的，没有前意识的。即便当它们与言语表象联系在一起时，它们成为意识也不是取决于环境，而是采取直接的方式……

弄清了外部知觉和内部知觉以及表面的知觉—意识系统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给出我们关于自我的概念。这显然是从它的中心部分即知觉系统开始的，开始时包括前意识，后者邻近记忆痕迹。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自我也是无意识的。

我们若能遵照乔治·格罗代克的建议，就会本

丰富的收获。（他指出）我们称为自我的行为从本质上讲是被动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是靠未知的、不可控的力量在生活……我主张考虑这一点，把出自知觉系统开始于前意识的存在称为自我，并且按照格罗代克的建议把另外一部分心理，即由这种存在所延伸、行为象无意识的那部分存在称为本我(id)。我们很快可以看到，这会使我们获得什么新的理解和描述上的优越性。我们现在把个人的心理看成是不可知、无意识的本我，自我在它的上面，以知觉系统为核心发展而来。

很容易看到自我是本我在外部世界直接影响下通过知觉—意识的作用发生变化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表面差异的扩大。而且自我的任务是把外部世界的影响施加到本我及其倾向上，并努力以现实原则代替在本我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快乐原则。在自我中知觉起着本我中本能的作用。自我表现为我们所谓的理智和心智健全，而本我则包含着感情。所有这些都与我们熟悉的区别相符。但同时只能认为，在平均的意义上或“理想”的情况下，这种区别才能明显地存在。

自我的重要性表现在对转移来的能动性的正常控制。它与本我的关系正如人骑在马背上，他必须

证实自己驾驭马的能力，所不同的地方在于骑士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到这点，而自我则要借助别的力量……

看来除了知觉系统的影响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影响着自我开始的形成和它从本我的分化。身体的任何表面都有可能产生外部与内部的知觉，这点对任何对象都一样，只要接触就会产生两种感觉，其中一种相当于内部知觉……自我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一个身体自我，它不仅是一个表面的存在，而且是表面的投射……

关于自我与意识的关系，我们已经重复过了，但是在这种关系中仍然有一些重要的事实需要加以澄清。我们不论在哪儿都习惯于采用我们的社会或伦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我们听说，在无意识中活动的热情较低时，并不会感到惊讶。而且我们希望，越是在我们的价值尺度中处于高级地位的心理机能越应该容易在接近意识的地方发现它。但是精神分析的经验使我们失望了。我们有证据说明，即使微妙复杂的智力作用也可以在前意识中进行，而不必进入意识，这种作用往往需要高度的集中。这种例子是无可争议的。例如它们可以发生在睡眠中。就象有人在初醒时发现自己知道了数学难题或者其他

问题的答案，而这个问题在睡前的白天曾使他绞尽脑汁。

这里有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现象。我们在分析中发现，有些人的自我批评和良心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并能产生有重要意义的结果，这种能力是一种心理活动，处于很高的层次上。抗拒就是一个例子，它在分析时仍然是无意识的，但决不是唯一的。尽管我们有批判能力，这种新发现仍迫使我们谈论“无意识的犯罪感”，它比其他东西更使我们困惑，并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逐渐看到，在大量的神经症中，这种无意识的犯罪感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并且在康复的道路上设置最强的障碍。如果我们再度回到自己的价值标准上来，我们会说，不但最低级，而且最高级的自我也可以是无意识的。这就好象补充证明我们刚才提出的关于意识自我的论断：身体自我是最重要，最基本的。

## Ⅲ 自我与超我（自我理想）

如果说自我只是本我中在知觉系统影响下被改

进的那部分，是外部世界在心理中的代表，那么我们要处理的情况就很简单。但是作更深入的考虑就会发现问题没有那样简单。这种考虑使我们假设在自我中存在着另一个级别的自我即自我理想，或者在别处所说的超我。……这种新的命题认为，这部分自我与意识的联系比其他部分更远。

我们必须在这点上拓宽自己的视野。我们成功地解释了抑郁症的痛苦障碍，假设产生这种痛苦是因为失去的对象仍留在自我之中。就是说对象发泄为认同作用所代替。但是，最初提出这种解释时，我们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个过程的意义，也不知道它有什么普遍性和典型性。以后我们知道这种替代在决定自我所采取的形式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对所谓“性格”的形成产生实际的影响。

最初，在原始口唇期，对象发泄与认同作用很难区别，我们只能假定后者是在对象发泄的基础上由本我产生的，在本我中性欲倾向作为需要被感受。开始时并不健全的自我，后来意识到对象发泄，它要么默认它们，要么用压抑来反对它们。

一个人放弃了性欲对象后，自我常常会得到改进，这只能描述成在自我中使对象复原，就象在抑郁症中发生的那样。我们还不了解这种替代的确切

性质。也许是这样：心力内投是向口唇期机制倒退，自我采用这种方法就更加容易放弃对象或者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这种认同作用甚至可能是本我放弃对象的唯一条件。不管怎样，这种过程，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是经常发生的。并且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自我的特性是放弃对象发泄后的沉淀，它保留着过去的对象选择的记录……从另外的观点看，这种性欲对象选择转变为自我的改进也是一种自我控制本我并加深其间关系的方法。不错，作为代价，自我要默认大量的本我经验……从对象里比多向自恋里比多的转变显然意味着放弃性目标，它是一个失去性意义的过程，因而是一种升华……

然而，无论哪一种特性，只要抗拒放弃对象发泄的影响，就会在多年之后重新出现婴儿期最初的认同作用，并生根和延续下去。这使我们回到自我理想的起源。在它的背后隐藏着最初和最重要的认同作用，即对父亲的认同作用，它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史前期。这显然不是对象发泄的结果的第一个例子，直接的认同作用的发生比任何对象发泄都要早。但是对象选择属于最早的性阶段，与父亲和母亲联系在一起，在所讨论的这类认同作用中发现它们的

结果是很正常的，这将加强基本的认同作用……

男孩的情况可以用简化的形式描述如下。最初小男孩发展了一种对母亲的对象发泄，起先与母亲的乳房联系在一起，这是依赖型对象选择的最早的例子。通过认同作用他把自己看成父亲。一段时间之后，这两种关系就成为并列的了，直到他对母亲的性愿望越来越强，以至把父亲视为这种关系的障碍。这就产生了俄底浦斯情结。于是，这种对父亲的认同作用带上了敌对的色彩，并变成一种要驱除父亲并取代他对母亲的地位的欲望。从此以后，与父亲的关系就成为一种矛盾情绪。这种矛盾情绪象是从一开始的认同作用继承来的，后来才表现出来。对父亲的矛盾态度和对母亲的纯粹出于柔情的对象关系构成了男孩身上简单的正俄底浦斯情结的内容。

随着俄底浦斯情结的解除，对母亲的对象发泄会放弃。她的位置将由两者替代，其一是对母亲的认同作用，其二是对父亲的更强的认同作用。我们习惯于把后者看成更为正常的，它容许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对母亲的柔情。采用这种方式，出现过的俄底浦斯情结会加强男孩性格中的男性……

这些认同作用并非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会使

我们抱有期望，因为它们并不涉及自我对被放弃对象的吸收。但是这种变更的结果也会发生，这在女孩身上尤为明显。分析往往表明，在一个不再把父亲作为爱的对象的小女孩身上，男性将占统治地位，她把自己看成父亲，也就是说与她失去的对象认同而不是与她的母亲。这显然取决于在她的身上男性是否够强，不管它是由什么组成的。

因此，在两种性别里，男性与女性性素质的相对强度就决定了俄底浦斯情结的结果究竟是对父亲的认同还是对母亲的认同。这是后来俄底浦斯情结变化时两性介入的方式之一。另一种方式甚至更为重要。人们会得到一种印象，简单的俄底浦斯情结决不是最普遍的形式，只是一种简单化或图式化。的确，这常常是适应实用的目的。更加细致的研究发现它往往有两面性，就是说，一个男孩不但具有对父亲的矛盾态度和对母亲的柔情，同时也会象女孩那样显示出对父亲的柔情态度和对母亲的相应敌意与忌妒。这是两性带来的复杂因素，它使我们为得到与最早的对象选择及认同有关的事实的清晰观念的努力遇到了困难，而更困难的是理智地描述它们。在双亲关系中表现出的矛盾情绪甚至可能应该完全归结为两性，而不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是由

认同作用在竞争中发展而来……

受到俄底浦斯情结控制的性阶段的最一般的结果，可能是在自我中形成沉淀，是这两种认同作用以同样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的。这种自我的改进保持着它的特殊地位，它与自我中采取自我理想或超我形式的其他部分对立。

但是超我不仅仅是本我最初对象选择时留下的沉淀，也表现为反对这种选择的能量的反动形成。它对自我的关系不限于下述命令："你应该如此这般（象你父亲那样）"；它也可以由禁令组成："你不能如此这般（象你父亲那样），就是说，你不能做他做的一切事，有许多事是他的特权。"……

如果我们再度考虑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超我的起源，我们就会设想它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的结果，一个是生物因素，另一个是历史因素。就是说，在一个人身上长期存在的童年的无能和依赖、他的俄底浦斯情结和我们已经说过的被压抑的东西，都与里比多潜伏阶段的发展中断有关，与人的性生活活动特性的双重性有关……

精神分析一再受到谴责，说它忽略了人类本性中更高级的道德精神方面。这种谴责有双重的不公正，从历史上和方法上讲都是如此。首先，我们从

一开始就把促进压抑的机能归因于自我中道德和美学的倾向。其次，一般人都不认为精神分析的研究会产生一种完备的成型的学说，就象一个现成的哲学体系。它必须沿着理解心理的复杂性的道路一步步地前进，对于正常和反常的现象作出分析性的判断。只要我们把心理中受压抑的部分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我们就没有必要为更高级心理生活的存在而感到不安，但是我们现在围绕自我进行的分析使我们能够对那些道德感受到冲击的人，那些抱怨在人身上一定有更高级的性质的人作出回答。我们可以说："完全正确，我们已经掌握了这种更高级的性质，这就是在自我理想或超我中我们与双亲关系的代表。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们就懂得了这些更高级的性质，我们迷恋它们也害怕它们，以后就把它们变成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自我从根本上讲是外部世界的代表，是现实的代表，与此相反，超我则是内部世界的代表，是本我的代表。正如我们现在要看到的那样 在自我与理想意志之间的冲突最终反映了现实与心理之间的对立，反应了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之间的对立。

通过理想的形成，生物发展和人种变化留给本我的痕迹就为自我所克服了，但在每个人身上仍然

存在。由于它的形成方式，自我理想与每个人的种属发生的天赋有许多接触点，这种天赋是古代的遗产。这样，通过这种理想的形成，属于心理最深层的东西变化了，成为人的灵魂中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

很容易说明，自我理想用一切方式回答了人们对人的高级性质的期望。在替代父亲的渴望中包含着所有宗教发育的种子。自我判断宣称，若自我缺乏理想就会产生没有价值的感觉，这时宗教信仰会满足他的渴望。随着孩子长大，父亲的职能就由主人和其他权威人士来执行，他们的命令和禁令的力量仍然表现在自我理想之中，并以良心的方式继续对道德行使监察作用。在良心的要求和自我的实际依附之间的紧张被体验为一种犯罪感。社会感情基于与它人的认同，基于它们公共的自我理想。宗教、道德和社会意识是人的最高层次的主要成分（我暂时不谈科学和艺术），它们原来出自同一样东西……

# Ⅳ 两类本能

已经说过，我们把心理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表示了我们知识的进步。这使我们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在心理中的动态关系，并且更加清楚地描述它们。我们也已得出结论，自我特别容易受知觉的影响，从广义上讲，可以认为知觉对自我的意义就象本能对本我的意义一样。同时，自我也象本我一样服从本能的影响，自我实际上是本我改进后的一部分。

我近来发展了一种有关本能的观点，现在就采用这种观点，并将它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必须区别两类本能，一类是生本能或者说性本能，这是非常明显和易于研究的。它不但包括未加禁止的性本能和升华的冲动，包括由它派生的目标受到禁止的本能，也包括自我保存的本能。自我保存本能本应归于自我，但在分析工作的开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其与性的对象本能相对立。第二类本能不那么容易定义，最后我承认施虐狂是它的代表。作为受到生物学支持的理论考虑的

结果，我们假定存在着死本能，其目的是要使有机体回到无机物的状态……这种假说对于两类本能相互混合、彼此纠缠的状态并无补益，但它是正常的，广泛的，对我们的概念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假设……

一旦承认两类本能相互融合的概念，我们便被迫接受将它们程度不等地“摆脱”的可能性。性本能的施虐成分是本能融合服务于有用目的的典型例子。使施虐得以独立的倒错则是典型的摆脱，虽然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便对一大批事实有了新的看法，以前则从未这样考虑过它们。我们设想出于释放的目的，毁灭本能常常为生存本能服务（我们猜想癫痫发作是本能摆脱的产物和症状），我们理解了摆脱与死本能的明显出现是许多严重神经症中最值得注意的后果，例如强迫性神经症就是这样。作一种快速的推广，我们可以猜想里比多倒退的本质就在于本能的摆脱，例如从生殖器期到肛门施虐期。相反，从早期阶段发展到确定的生殖器阶段，其条件是增加性的成分……

让我们考虑爱和恨的两极性以代替两类本能的对立……临床的观察表明，不但爱总是意外地伴随着恨（矛盾情绪），不但在人类关系中，恨总是爱的先驱，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恨会变成爱，爱也会

变成恨。如果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一种时间上的相继关系，那么就不会象性本能与死本能那样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按照预想，爱和恨在生理过程中是彼此对立的。

有的人对同一个对象先是爱，然后是恨（或相反），因为那个人引起他这样去做，这种情形显然与我们的问题无关。另一种情况下，爱的感情并未表现出敌意和侵犯的倾向也与我们的问题无关，因为这可能是对象发泄的毁灭成分中失去了性的成分，以后二者才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神经症心理学中的几个例子，它们为变化发生的假设提供了更好的基础。在迫害妄想狂中，患者采用一种特殊的自卫方式来反对对于某人过分强烈的同性依恋，其结果是他一度爱过的人变成了受迫害者，成为患者侵犯性和经常具有的危险性冲动的对象。我们有根据在爱向恨的转变中插进中间阶段。只是近来的分析研究才揭示出同性恋和两性的社会感情的根源，它包括非常强烈的竞争感情引起的侵犯欲望，这种欲望屈服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对以前憎恨的对象的爱或认同。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假定在这种情况下恨会直接转变为爱。显然，这种变化完全是内部的，与对象行为的变化无关。

然而，可能还有另一种机制，我们是通过对与妄想狂有关的过程的分析研究了解它的。它开始表现为矛盾情绪的态度，后来的转变则受到精神发泄的性转移的影响，由此便从性冲动撤回能量并用于补充敌意的能量。当竞争的敌意态度被克服并导致了同性恋时，就发生了类似的事，虽然与刚才所谈的并不完全一样……

由此可见，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不一定要假设从恨直接转变为爱，这与两类本能间的性质差别毫不相容。但是，我们考虑应该包括另一种机制，根据这种机制，爱可以变为恨。我们默认另一个假设，用它进行明确的阐述。我们的依据是，在心理中——无论自我或本我——存在着一种可以转移的中性能量，它能与性冲动或毁灭冲动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本能结合在一起，并加强其总的发泄。不假设这种可以转移的能量存在，我们就无法前进。唯一的问题是，它是从哪里来的，属于什么，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关系到本能冲动的性质以及在变化中表现出来的持久性，它们仍然是含糊不清的，而且现在很难加以解决……

在目前的讨论中，我只是提出一种假设，而没有提供证据。这种观点看来是有道理的，这种中性

的可以转移的能量，在自我与本我中的行为很可能是相似的，它来自自恋的里比多贮存器，也就是两性的生本能。（性本能看来比死本能更有弹性，更容易转移和取代）。因此，我们很容易进一步假设，这种能转移的里比多可以为快乐原则服务以避免积累便于释放……如果这种可转移的能量是无性别的里比多，也可以把它描述成一种升华的能量，因为它仍然以生本能为主要目的，即统一和结合，它有助于建立这种统一或者统一的倾向，这是自我的特殊性质。如果智力过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按照这种转移来进行分类，那么思维功能的能量就必须由升华的性能源来加以补充……

## V 自我的次要关系

我们的主题的复杂性，表现在这本书中没有一章的标题与它的内容完全相符，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我们总是回到已经处理过的问题上来。

正如我们一再重复的那样，自我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认同作用取代了已被放弃的本我的发生。这种最早的认同作用总是执行自我的特殊职

能，与自我的超我部分不同，以后，随着自我成长得更为强大，自我就能够抵抗认同作用的影响……

超我与随之而来的自我改进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粗略地讲是童年最初的性阶段与青春期后完全成熟的性活动之间的关系。虽然它也受到以后的每一种影响，但在一生中都保持着恋父情结派生出来的特点，就是说它有能力独立于自我并控制它。应该记住自我以前的弱点和它的依赖性，成熟的自我仍然受这些弱点的控制。就象孩子曾经被迫服从双亲一样，自我也服从于超我的绝对命令……

我们最好把注意力转到某些临床事实上，这样才能最好地理解这些关系。这些事实早已不新鲜，但仍有必要对它们作理论探讨。有些人的行为在进行分析时表现得非常特殊。当人们满怀希望地与他们交谈或对治疗过程表示满意时，他们就会流露出不满，情况也必然恶化。开始，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挑衅，企图证明他们凌驾于医生之上，但以后采取了一种更加深刻和正确的观点。人们开始相信，这样的人不但无法经受任何赞赏，而且他们的反应与治疗过程的进展正相反……毫无疑问，在这些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在反对他们的复原，好象这是一种危险因而害怕它的到来……如果我们以通常的方式分

析这种抗拒，那么即使我们排除病人对医生的挑衅态度和对疾病带来的各种优越性的固恋，仍剩下更大的一部分。这表明它是康复的最大障碍……我们最后终于明白了，我们要对付的是所谓的“道德”因素，是一种犯罪感，它在病中表现为赎罪感，并拒绝放弃受苦的惩罚。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结论，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解释。但是在病人身上这种犯罪感是沉默的，它并没有告诉他有罪。他不感到有罪，只是感到有病。这种犯罪感仅仅表现为对康复的难以克服的抗拒。很难使病人相信，这种动机是他继续生病的根源。他会顽固地坚持更加明显的解释，认为分析治疗对他的病情毫无补益。我所作的描述适用于这种状态的极端情形。但我认为，许多病例甚至也许是所有严重的神经症，都与这个因素有关。实际上可以不含糊地讲，正是这个因素，即自我理想的态度决定了神经症的严重性，因此，我们将毫不迟疑地对犯罪感在各种条件下的表现方式进行更充分的讨论。

解释正常的犯罪意识（良心）并没有什么困难。这是因为自我与自我理想之间的紧张，它表现为自我通过自己的批评机能宣布的谴责。可以推测在神经症中熟知的卑下的感情，与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两种非常熟悉的疾病中，犯罪感表现为过分强烈的意识，其中自我理想表现得特别严厉，并且常常以最残酷的方式向自我发怒。自我理想在这两种疾病中，即强迫性神经症与抑郁症中的态度显示出并行的相似性，其差别微不足道。

在强迫性神经症的某些形式中，犯罪感竭力表现自己，却不能向自我证明自己有理。结果，病人的自我反对这种犯罪的诋毁而寻求医生的支持以和它断绝关系。在这里，默认是愚蠢的，因为这样做并没有效果。分析表明，超我受隐藏在自我后面的过程的影响。有可能发现，实际上是被压抑的冲动引起了犯罪感。于是证明超我比自我对于无意识的本我更为了解。

在抑郁症中，超我控制意识的这种印象就更强了。但在这种病例中，自我不敢反抗，它认罪并屈从于惩罚。对这种差别的解释很平常。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应受谴责的冲动受到超我的批判，永远不会形成自我的部分，而在抑郁症中超我发怒的对象通过认同作用成了自我的一部分……

歇斯底里型的自我保护着自己避免超我批判的痛苦知觉，其方法和它用来保护自己免于无法忍受的对象发泄相同，即采取压抑行动。因此，正是自

我应该对保留在无意识中的犯罪感负责。我们知道，按照惯例自我是遵照超我的命令进行压抑，但在这种病例中，它又调转枪口来反对自己严厉的监工了。正如我们所知，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反动形成的现象占有优势。这里，令自我感到满意的是，它与犯罪感有关的材料保持着距离。

有人可能会走得更远而冒险提出如下假说：大部分犯罪感通常应该保持无意识状态，因为良心的起源与无意识的俄底浦斯情结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任何人想提出自相矛盾的主张，认为正常人远比自己所相信的更不道德，又远比自己所想的更道德，那么精神分析要对论断的前半句负责，但不会对后半句提出异议。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无意识的犯罪感的强化会使一个人去犯罪。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许多罪犯中，特别是年轻的罪犯中，可以检查出，在犯罪之前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犯罪感，因而这不是犯罪的结果而是犯罪的动机。好象这种释放能够把这种无意识的犯罪感固定到某种现实的和直接的东西上去……

〔那么〕超我如何表现为一种犯罪感（或者不如说是批判），因为犯罪感是自我对批判的知觉，

同时又针对自我发展到如此严厉和激烈呢？如果我们先看抑郁症，就会发现，过强的超我控制了意识，它用无情的狂怒反对自我，就好象竭力对其施虐。按照我们关于施虐的观点，应该说，毁灭的因素盘踞在超我中转而反对自我……

在有些强迫性神经症的形式中，良心的谴责只是痛苦和折磨，但对这种情况我们并不清楚。与抑郁症相比，强迫性神经症最明显的特点是永远不会采取自我毁灭的步骤。他好象对于自杀的危险具有免疫力，防御的能力也比歇斯底里强得多。我们可以看到，使自我的安全获得保证的是对象的保留。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有可能通过倒退到前生殖器结构而将爱的冲动转变为对对象的侵犯性冲动……

对本能的控制与限制从道德的观点看，于本我是完全非道德的，对于自我来讲则争取成为道德的，而对于超我来讲可以是超道德的，从而变得象本我一样冷酷无情。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越是检点自己对于别人进攻性倾向，他在自我理想中就会越专横，也就是更富进攻性。与此相反，通常认为由超我确立的标准是进攻性压抑的动机。但是，事实仍象我们所说的那样，一个人越是控制自己的侵犯性，他的超我反对自我的侵犯性倾向就越强，这

就象一种返回自身的转移。然而，即使正常的道德也具有一种严厉限制、无情禁止的性质。正是由此产生了无情的上级的概念，他施加着惩罚……

我们关于自我的观念开始明确了，它的各种关系也区别开来了。我们看到自我的力量和它的弱点，它有着重要的机能。由于它与知觉系统的关系，它把心理过程排列成时间的顺序，并检验它们与实际的对应关系。通过插入思维的过程保证运动释放的延迟并控制了产生灵活性的途经……来自外部的所有的生活经验丰富了自我，但是本我对它是另一个外部世界，它努力使本我服从自己。它从本我那儿提取里比多并把本我的对象发泄转变成自我的构造……但是，根据〔另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自我是个可怜的家伙，要为三个主人服务，从而受到三重危险的威胁；一重来自外部世界，一重来自本我的里比多，第三重来自严厉的超我。对应于这三重危险的是三重焦虑，因为焦虑是对危险反应的表现……

自我是焦虑的真正居处。由于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危险，它便发展了一种躲避反应，从所知觉到的威胁和本我的恐惧过程撤回自己的发泄并以焦虑的

形式释放。这种原始反应后来被保护性精神发泄的引进所代替（恐怖症的机制）。自我的恐惧要么来自外部，要么来自里比多的危险，这是难以说明的。我们知道它具有推翻和毁灭的性质，但无法用分析来确定。自我只是服从于快乐原则的警告。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清在自我对超我的惧怕背后是它对良心的恐惧。这位以后成为自我理想的上级曾经以阉割来威胁自我。而对阉割的恐惧也许是以后对良心恐惧的核心所在，它以对良心的恐惧为形式而保留着。

有一个夸张的说法，“任何恐惧，归根结底是对死亡的恐惧。”很难说它有什么意义，不管怎样，这是无法证实的。对于我则正相反，把对死亡的恐惧与对外部对象的恐惧（对象性焦虑）和神经症里比多焦虑区别开来是完全正确的。这对精神分析家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死亡是一个具有否定含义的抽象概念，与无意识无关。看来死亡恐惧的机制只能是自我大量放弃自恋的里比多发泄。就是说，它放弃自己就象在其他病例中放弃某个使它感到焦虑的外部对象。我相信，对于死亡的恐惧涉及自我与超我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知道，对死亡的恐惧出现在两种条件下

（而且完全类似于焦虑发展的其他情形），即作为对外部危险的反应或作为一种内部过程，就象在抑郁症中那样。神经症的表现再一次有助于我们对正常人的理解。

在抑郁症中对死亡的恐惧只能有一种解释：自我放弃自己是因为感觉受到了超我的憎恨和困扰，而不是得到了爱。因此，对于自我，活着意味着被爱，即被超我所爱。超我在这儿再度表现为本我的代表。超我所执行的保护和拯救的机能是早年由父亲执行、以后又由命运执行的机能。但是，当自我发现自己面临实际要求的严重危险时，它相信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它，它被迫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它看到自己为所有的保护力量所抛弃，只有死路一条。而且，这里再度出现了类似诞生时的巨大焦虑状态和幼年渴望不在场人物的焦虑，比如与保护自己的母亲分离的焦虑。

这些考虑使我们能够设想死亡的恐惧，它和良心的恐惧一样，是阉割恐惧的发展。犯罪感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意义使得我们可以设想，正常的神经症焦虑在严重的情况下会由于自我与超我间焦虑（对阉割、良心和死亡的恐惧）的发展而强化。

我们最后回到本我，它无法表明对自我是恨还

是爱。它无法说出自己的愿望，它无法达到意志的统一。生本能与死本能在它之中斗争，我们看到了每一组本能使用什么武器保护自己和反对对方。可以把本我描述成在沉默而强大的死本能的控制之下，它需要和平并且（按照快乐原则的要求）使生本能这位入侵者平静下来，但这有过低估价生本能的危险。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在结束的时候概括一下我对精神分析与世界观问题的关系究竟说了些什么。在我看来，精神分析并没有创造一种自己的世界观。它也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它只是科学的一个分支，它可以赞同科学的世界观。但是科学的世界观盛名难副，因为它无法包罗万象，它是不完备的，并没有声称自己是全面的，或者要构造一个系统。科学的思想仍处于它的童年期，许多重大的问题还无法妥善处理。基于科学的世界观除了强调它依靠现实世界外，主要是一种否定的性质，例如它把自己限于真理，并抛弃错觉。有些人不满足这种状态，他们需要更多的东西使心灵获得片刻的平静，也许他们可以期望在哪儿如愿以偿。我们不想责备他们这样做，但我们无法帮助他们，也无法改变我们看待他们的方式。

# 译者的话

# 译者的话

弗洛伊德在世界上引起的广泛争议，不单始于他创立精神分析理论的有生之年，在他去世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如此。有人把他奉作开创心理学一代先河的宗师，也有人贬他为江湖骗子；有人把他看成思想家、哲学家，盛赞他为人类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也有人视他的理论为伪科学……不管怎么评论，他无疑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哲学、医学、文学、艺术、美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犯罪学等许多领域，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但是，弗洛伊德首先是一位心理学家，是精神分析的奠基人。

在抹去几十年的灰尘之后，我们再来分析弗洛伊德的理论，也许可以更加清楚地勾画出它的基本框架，看清它的历史源流和发展轨迹。

弗洛伊德诞生在一个科学繁荣的伟大时代。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展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认清了自己在自然界的地位。冯特与费希纳把心理学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人们开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心理学。与此同时，物理学的革命迎来了硕果累累的黄金时代，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把物理学的各个领域结合成有机的整体。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

在这些思潮与科学成果的影响下，弗洛伊德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践积累，逐渐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他把人看成一个能量系统，一个动态系统，服从物理与化学的规律。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和个性，就是研究这个动态的能量系统的结构及其变化规律。

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是关于人的心理深层结构的理论，是关于人的个性的理论，而首先是关于无意识的理论。

弗洛伊德所谓的关于人的个性由三个系统组成，即本我、自我和超我。

在健康人身上，这三个系统是统一的整体，并和环境发生作用，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愿望。

本我的机能是在外部或内部刺激的作用下直接

释放心理能量或降低紧张，并由此得到快乐的满足。它的机能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快乐原则。

人的存在离不开与环境的作用，这种作用使个性的第二个系统，即自我，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并得到发展。自我具有自我保存本能，它服从现实原则。

个性的第三个系统是超我。它是儿童的自我同他双亲的价值标准的结果。超我包括自我理想与良心，它们为自我确立了好和坏的标准。一个社会的理想和传统价值观就是通过超我传递给后代的。

形成三个个性系统的能量称为心理能量，即里比多。完成个性的各种功能的能量都来自本能。本能具有来源、目的、对象。本能的基本根源是肉体的需要和冲动，即身体组织或器官要通过兴奋释放积聚的能量。本能的最终目的是要解除身体的需要和紧张。本能的最富于变化的成分是它的对象，这充分显示了心理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本我的能量用于本能在对象发泄中的需要，这种发泄可以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自我与超我没有自己的能源，它们通过认同作用从本我中本能的对象选择吸收能量。

心理能量在三个系统中的转移构成了个性发展

变化的动态过程。按照这种观点可以把心理活动归结为推动力与遏制力的相互作用。所谓推动力就是精神发泄；所谓遏制力就是反精神发泄。

本我只有精神发泄，自我和超我同时具有推动力与遏制力。

人的个性是发展变化的过程，可以明显地分为婴儿期、童年期、青春期、成年期等。随着个性的成熟，三个系统日趋成为统一的整体，彼此进行能量交换并与外界交换能量，交换的方式也趋于稳定。

个性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成熟、挫折、冲突、不适应和焦虑。

感觉、知觉、记忆、想像、思维，无一不受中枢神经系统成熟过程的影响。本能，特别是性本能在成熟过程中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挫折是寻求快乐的障碍，它压制那些会带来痛苦后果的里比多释放。

如果挫折来自内部，由于精神发泄的推动力与遏制力的对抗，就成为心理冲突。个人若是因为经验、能力等方面的缺陷而不能在发生心理冲突时作适当的调节，就是不适应。

焦虑在个性的发展和个性的机能中所起到的作

用不应忽视。它是人体内部器官的兴奋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绪经验。弗洛伊德根据焦虑在三个系统中的不同起源把它分为神经症焦虑、现实焦虑和道德焦虑。神经症焦虑由对来自本能的危险知觉引起；现实焦虑由对外部危险的知觉引起；道德焦虑则是因为害怕受到良心的谴责，害怕违反自我理想的标准。

在个性的发展中，认同作用至关重要。通过它，可把外部对象特别是其他人的特性吸收到自己的个性里。认同作用有四种。第一种认同只与自恋的精神发泄有关。自恋的认同作用不仅对人的个性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群体形成的纽带。第二种是目标定向的认同作用，这是由于挫折和焦虑引起的，即受挫折的人通过对成功者的认同（自居）而得到虚幻的成功。第三种是失去对象的认同作用，当一个人失去精神发泄对象时，会把自己认作发泄的对象。第四种认同作用是服从权威规定的禁令，以免受到惩罚，它是社会稳定的因素。

自我为了对付各种威胁和危险，可以采取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依靠防御机制。

采用反精神发泄的方法来抑制精神发泄就是压抑。压抑有两种，即原始压抑和真正压抑。原始压

抑压制了从未被意识到的那些本能的对象选择，它使本我的大部分内容保持无意识状态。真正的压抑即一般所说的压抑是把危险的记忆、观念或知觉从意识中排除出去。

自我反抗神经症焦虑与道德焦虑的防御机制是投射。其基本特点是主体发生了变化。通过主体与客体的交换可以将这两种焦虑变成现实焦虑，从而把来自本我或超我的内部危险变成自我易于对付的外部危险。投射还使人掩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因此是一种非常普遍的防御机制。

反动形成也是一种重要的防御机制。当本能对自我施加压力而产生焦虑时，自我就利用它的反面来削弱或掩盖它。反动形成可以防御内外部威胁。

防御机制还包括固恋与倒退。固恋是因为看到发展道路上的危险与障碍而停步不前；倒退是出于恐惧而退回早期阶段。

总之，自我采用的防御机制都是以非理性的方式来对付各种焦虑。

性本能的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举足轻重，它的含义比人们通常理解的广泛得多。对这一概念的运用不但使弗洛伊德与自己的同事发生了重大分

歧，也使他的理论遭受洪水般的非议。为了更好地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必须按照他的理解来对待性本能。他的性本能不但指生殖器受到刺激产生的消耗能量并带来快感的活动，而且指其他身体部位的类似活动。因此他说的性感带也包括生殖器以外的器官。三个主要的性感带指口腔、肛门和生殖器，分别与生物的三种基本需要的满足对应，即摄食、排泄与繁殖。这三个性感带在个性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关于无意识的理论。无意识在他的理论中，尤其是早期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弗洛伊德相信，心理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揭示心理行为中的不为人知的那些原因。他还进一步把无意识与前意识区分开来。前意识中的思想和记忆遇到的抗拒较小，因此容易进入意识，而无意识的内容要进入意识就很难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得益于对梦、催眠状态和神经症等异常心理现象的研究。他认为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比有意识的心理活动更古老、更基本，二者是密切相关的。

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思想在西方有很大影响，但中国对他的原著介绍不多，加之本人水平有

限，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及时给予批评指正。

贺明明

1985年5月